宋本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禮記 二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

曲禮下

鄭氏注　孔穎達疏

五官之長曰伯 謂爲三公者周禮九命作伯。○長丁丈反後皆同 是職方 職主也是伯分主東西者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或爲氏。○陝式冉反依字當作陝何休注公羊傳云弘農陝縣是也一云當作郟古洽反謂王城郟鄏也召時照反又作邵音同相息亮反。疏 ○五官至職方。○正義曰此一節揔論二伯及州牧諸侯等稱謂今各依文解之。○五官之長曰伯職外之大莫大於二伯故此先言之也五官者即司徒以下五官也云長者謂三公無職故不在五官之中即三公加一命出爲分陝二伯者也伯長也謂朝廷之長言此二伯爲內外官之長是職方者言二伯於是職主當方之事也。○注職主至乎內。○正義曰引公羊傳證周家二伯所主之事隱五年公羊傳云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則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又案三公八命者堯時爲四伯故詩崧高注云當堯時姜氏爲四伯至堯之末分置八伯故虞書傳云元祀巡守四岳八伯舜之元祀有八伯明堯末置之夏則無文殷則改置二伯與周同故王制云八州八伯又云天子之老二人曰二伯是也

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 擯者辭也春秋傳曰王命委之三吏。謂三公也。○擯本又作儐必刃反 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 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也外自其私土之外天子畿內。○天子謂之伯父本或有同姓二字衍文 疏 ○其擯至之吏。○正義曰此是二伯也擯謂天子接賓之人也若擯者傳辭於天子則稱此二伯爲天子之吏也亦當言名也記者略可知也然擯呼在朝三公亦爲天子之吏若然玉藻云伯曰天子之力臣者謂介傳命稱天子力臣擯者受辭傳於天子則曰天子之吏。○注擯者至公也。○正義曰引證呼三公並爲吏之意也此左傳成二年晉使鞏朔獻齊捷于王王命委之三吏杜預注云三吏三公也於時王不見鞏朔王命委付三公接對之故云委之三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者此三公與王同姓者王呼爲伯父伯者長大之名父乃同姓重親之稱也。○異姓謂之伯舅者異族重親之名也異族無父稱故呼爲伯舅亦親之故也案晉文公爲二伯左傳僖二十八年云王曰叔父不稱伯者以州牧之禮命之

故稱叔也然晉既稱叔父所以昭九年云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又云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晉稱伯父者以晉既稱伯父又以晉爲州牧又爲二伯若以州牧爲禮稱之則曰叔父若以二伯之禮稱之則曰伯父故晉或稱伯或稱叔也周公分陝爲二伯詩稱王曰叔父者成王以本親命之晉文侯仇爲伯尚書直云父義和不云伯者親親之也又二伯稱天子之老自敵以下曰寡人僖四年齊桓公對楚屈完稱不穀者謙也凡常諸侯皆稱寡人莊十一年宋災魯往弔之宋閔公稱孤者傳云列國有凶稱孤禮也以有凶災故降名稱孤。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者二伯若與九州及四夷之諸侯言已自謂天子之老係於天子言之以威遠國也。於外曰公者外者其私土采地之外也而猶在王畿之內如周公食邑於周嚮國外之人其自稱則曰公也。於其國曰君者其國采地內也若與采地內臣民言則自稱曰君其既主分陝又在王朝嫌不正爲采地君故明之也不云自稱承上可知也。注稱之至畿內。正義曰自稱爲公正在畿內耳畿外則曰天子之老也

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爲之牧也周禮曰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牧牧養之牧徐音目

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辟二伯也亦以此爲尊禮或損之而益謂此類也外自其國之外九州之中曰侯者本爵也二王之後不爲牧。辟音避下同

疏 九州至曰君。正義曰殷曰伯周曰牧此云牧據周禮也天子於每州之中選取賢侯一人加一命使主一州爲牧若入天子國則自稱曰牧牧養也言其養一州之人故周禮八命作牧是也然伯不云入天子國者伯不出故不言入耳州長云入曰牧出則否也崔靈恩云州長自稱也白虎通云往來牧視諸侯也。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者牧劣於二伯故天子謂之叔叔小也父舅義如前一本云天下同姓然則二伯云其擯於天子曰天子之吏此不云擯於天子是記者略之也故下云諸侯見天子鄭云爲州牧則曰天子之老臣某侯某是也。於外曰侯者外謂其所封外九州內也自稱曰侯侯是本爵不云牧自稱承前可知也。於其國曰君者若與國內臣民言猶自稱爲君也。注牧尊至爲牧。正義曰大國之君是侯使稱伯今選侯之賢者加一命爲牧則是尊貴於不牧之侯而不謂爲伯降呼爲叔父者分陝已稱伯今牧若又呼爲伯則亂於分陝若猶呼本稱則不見其異故呼爲叔亦異常也云禮或損之而益謂此類也者崔云覲禮大國之君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此小者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此各當一國不嫌敵二伯州牧雖爲侯封皆是大國之君本自稱伯牧今摠攝衆國嫌其敵義故更稱叔此是損也叔名雖損即是明其爲牧故謂之爲益故云損之而益謂此類也熊氏云三夫人致飲有醴清醬酏糟不體王故申得二飲后致飲醬酏糟以體王故屈二飲亦是損之而益之類也云二王之後不爲牧知不爲牧者以二

王之後其爵稱公今此經云九州之長曰牧於外曰侯不言於外曰公故知二王之後不爲牧牧用侯以下二王之後所以不爲牧者以其先祖嘗爲天子統領海內若更遣爲牧恐有專權之心故也

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以爲之子子猶牧也入天子之國曰子天子亦謂之子雖有侯伯之地本爵亦無過子是以同名曰子疏其在至曰子○正義曰此天子亦選其中賢者爲之牧也但不知幾國立一人耳卑不得名爲牧又不得謂爲父舅其本爵不過子男若其本爵子者今朝天子擯辭曰子若本爵是男亦謂爲子也所以爾者舉其高者言之亦尊異故也不云入天子國及不云擯者略可知也故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李巡注四海遠於四荒晦冥無形不可教誨故云四海也海者晦也言其晦暗無知案爾雅所列與此同但數異爾○注謂九至曰子正義曰其或有多功益士雖加侯伯之地而爵不得進終守子男以卑遠故也今雖別爲牧長而同呼爲子不得過本爵也

於內自稱曰不穀與民言之謙稱穀善也○謙稱尺證反

於外自稱曰王老威遠國也外亦其戎狄之中疏於內至王老○正義曰謂其國之外夷狄之中也以爲牧長恐夷狄難服須尊名威之故與一切言自稱曰我是天子之老臣也崔云方伯牧稱天子之老四夷之長稱曰王老方伯之職帶三公之任猶謂之內臣化同天子無有歸往之義故云天子之老四夷之君去王遠由有歸往之義賢始得爲長故以王老爲稱也

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謂戎狄子男君也男者於外亦曰男舉尊言之疏庶方至曰孤○正義曰庶衆也小侯謂四夷之君非爲牧者也以其賤故曰衆方也若入王國自稱曰某人若牟人介人也六服之內但舉伯之與牧不顯其餘諸侯九州之外既舉大國之子又舉其餘小國者以六服諸侯下文別更具顯故於此略之○於外曰子者此君在其本國外四夷之中自稱依其本爵或子或男今言子是舉其尊稱耳若男亦稱男也○自稱曰孤者若自與臣民言則曰孤孤者特立無德能也凡二伯自稱及介傳命曰天子之力臣故玉藻云伯曰天子之力臣是也若擯者傳命於天子則曰天子之吏故此云擯於天子則曰天子之吏是也於諸侯及朝廷則曰天子之老則此文及昭公十三年劉獻公對晉叔向云天子之老是也九州之長及介傳命則曰某土之守臣某知者玉藻云若其擯者傳命於天子則曰天子之老臣某侯某知者約此文天子之老及下文云某侯某其餘諸侯介傳命云某土之守臣某知者亦約玉藻文也擯者傳命云某侯某知者約下文也凡九州之外大國之子介傳命某屏之守臣某故玉藻又云其在邊邑曰某屏之守臣某是也擯者告天子稱某子某與中國諸侯同庶方小侯介傳命云某土之孤某知者玉藻云小國之君曰孤是也擯者告天子亦應云某孤某知者約尋常諸侯稱某侯某

但稱孤爲異耳其二伯以下對天子皆稱名也○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依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春秋時齊侯唁魯昭公以遇禮相見取易略也覲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依本又作扆同於豈反注同狀如屏風畫爲黼文高八尺見賢遍反下文注除相見皆同覲其靳反宁徐珍呂反又音儲門屏之間曰宁夏戶嫁反唁音彥穀梁傳云弔失國曰唁易以豉反○

疏 天子至曰朝○正義曰此二節論諸侯四時朝覲宗遇之法各隨文解之○天子當依而立者依狀如屏風以絳爲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繡爲斧文也亦曰斧依故覲禮云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左右凡天子衮冕負斧依鄭注云依如今綈素屏風也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爾雅云牖戶之間謂之扆郭注云窻東戶西也依此諸解是設依於廟堂戶牖之間天子見諸侯則依而立負之而南面以對諸侯也凡諸侯朝王一年四時案宗伯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鄭注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遇猶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若通而言之悉曰朝從初受名覲禮云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又云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又春秋僖二十八年夏五月經曰公朝於王所知朝通名也但朝覲宗遇禮異耳案大行人云侯服歲壹見甸服二歲壹見男服三歲壹見采服四歲壹見衞服五歲壹見要服六歲壹見隨服更來周而復始然而六服分來又每方服別分爲四分一分朝春一分宗夏一分覲秋一分遇冬四方並然故鄭注云其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趣四時而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要服之外有夷鎮蕃三服案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鄭注云世謂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來耳六服之中服數朝外又有四名一是時見曰會者若諸侯有不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若東方諸侯不服則與東方諸侯共討之若南方諸侯不服則與南方諸侯共討之諸方皆然朝竟王乃爲壇於國外與之會盟春於國東夏南秋西冬北會則隨事無有定期有時而然故曰時見曰會也二曰殷見曰同者天子十二年一巡守或應巡守之歲而天下未平或王有他故不獲自行則四方諸侯並朝京師朝竟亦於國外爲壇以命之政事殷衆也其來既衆故曰殷見曰同也三曰時聘曰問者謂王有事諸侯非朝王之歲不得自來遣大夫來聘因而問王起居此亦無常期故曰時聘曰問也四曰殷覜曰視者謂元年七年十一年唯有侯服來朝朝者既少諸侯遣卿大夫以大禮來聘聘者既衆故曰殷也覜亦見也爲來見王起居故曰覜也殷覜亦並依時春東夏南秋西冬北各隨方逐時但不每方分爲四耳故鄭注大行人云其殷同四方四時分來如平時也鄭既云四時分來如平時而前六服初時唯云四時雖不言四方後又云四方各分趣四時明其同也然所以殷覜不須分見四

時者小禮不須更見四時法也天子當依而立是秋於廟受覲禮也諸侯來朝至於近郊王使大行人皮弁用璧以迎勞之諸侯亦皮弁從使者以入天子賜舍諸侯受舍聽天子之命其朝日未出之前諸侯上介受舍于廟門外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至朝日質明諸侯裨冕先釋幣於其齊車之行主天子衮冕在廟當依前南面而立不迎賓諸侯自廟門外位天子使上擯進諸侯諸侯入廟門右坐奠圭玉而再拜所以奠圭玉者卑見於尊奠贄不授也擯者命升西階親授諸侯於是坐取圭玉升堂王受玉是當依而立之時也○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者王既受玉而諸侯降階並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使升成拜是北面曰覲時所以同北面者覲遇秋冬陰氣質斂故不布散○天子當宁而立者此爲春夏受朝時也宁者爾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宁郭注云人君視朝所宁立處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間曰宁謂天子受朝於路門外之朝於門外而宁立以待諸侯之至故云當宁而立也然路門外有屏者即樹塞門是也爾雅云正門謂之應門又云屏謂之樹李巡云恒當門自蔽名曰樹郭云小牆當門中今案李郭二注以推驗禮文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者矣○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者王既立宁諸侯次第而進諸。在西諸侯在東而朝王陽氣文也故因文而分布也崔云地道貴右公故在西也然此是春朝也先受朝竟然後入廟受享也○注諸侯至令亡○正義曰庭實受之於廟生氣文也陽生之時其氣文舒而布散故分於兩處受也云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一并朝享皆廟受之殺氣質也此陰殺之時其氣質斂故并於一處受之也云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者此內朝即路門外朝也對皐門內三槐九棘之外朝故稱內也若對路寢庭朝又爲外故文王世子云朝於外朝則以官是也崔云諸侯春夏來朝各乘其命車至皐門外陳介也天子車時在大門內傳辭既訖則乘車出大門下車若升朝之時王但迎公自諸侯以下則隨之而入更不別迎也入至文王廟門天子還服朝服立於路門之外諸侯更易服朝服執贄而入應門而行禮故王當宁以待諸侯次第而進故云序進謂入應門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若熊氏之義則朝無迎法唯享有迎諸侯之禮案覲禮諸侯乘墨車而入朝鄭云墨車者大夫制也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同也云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者其宿受位次在廟門外至朝之旦秋冬王不出迎其尊卑各在其次中未得相見聽上擯進之乃於位次第而入故云序入也云王南面立於依宁而受焉者二處皆南面也云夏宗依春冬遇依秋者陰陽同各相依也云春秋時齊侯唁魯昭公以遇禮相見取易略也者此引證宗依朝遇依覲非唯並受爲異其禮有難易繁省之殊也穀梁傳曰弔失國曰唁魯昭公伐季氏不勝而出故春秋昭二十五年九月公孫於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於野井公羊云以人爲菑以幦爲席以鞌爲几以遇禮相見是也分六服隨服而朝則六年一遍此鄭康成之義尚書六年五服一朝而孔注云五服一朝侯甸男采衛六年一朝會京師孔鄭不同孔以昭十三年左傳云歲聘以志

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以爲諸侯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一盟是周之正朝法也其大行人依服數見者是諸侯遣使貢獻而見耳知覲在廟者此云當依而立覲禮又有負斧依及侯氏入廟門告聽事鄭注云告王以國所用爲罪之事大行人云廟中將幣三享故也知在文王廟者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明天子受覲於廟之祧可知也又案覲禮同姓西面異姓東面鄭注分別同姓異姓者受之將有先後也則是覲禮之法先同姓後異姓若然案檀弓注云朝覲爵同同位則爵尊先見覲禮見不同者二文雖異其意則同就爵同之中先受同姓之朝周之盟會亦先同姓也故定四年祝佗稱踐土之盟載書云晉重魯申蔡甲午鄭捷齊潘鄭雖小國而在齊上故隱十一年傳云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若其餘盟分國大小爲次故襄二十七年宋之盟晉楚爭先楚人先歃是也必知然者案杜預釋例云若王官之伯主盟異姓爲後其餘則否也凡天子三朝其一在路門內謂之燕朝大僕掌之故大僕云王眡燕朝則正其位文王世子云公族朝於內朝親之也此則王與宗人圖其嘉事及王退侯大夫之朝也其二是路門外之朝謂之治朝司士掌之故司士云正朝儀之位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太僕太右太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上此是每日視朝之位其王與諸侯賓射亦與治朝同故射人云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在朝則皆北面不云王族故士虎士大僕大右者文不具耳不云士者鄭注云此與諸侯射士不與案諸侯大射士立於西方東面是天子大射士亦預禮也其三是皋門之內庫門之外謂之外朝朝士掌之故朝士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此是詢衆庶之朝也凡朝三公北面者以其貴臣荅王之義也孤及諸侯東面者尊之故從賓位卿大夫西面者君之臣子統於君也士門西東面者以其卑賤故外之其外朝孤與士辟諸侯故就東方西面同其位案燕禮云卿西面大夫北面士門西東面大射亦然知諸侯有路門外朝者案玉藻云君朝服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是也其外詢衆庶之所經雖無文亦當與天子同其位無三公及諸侯當同燕禮大射之位若然周禮天子有射朝燕儀禮諸侯有燕朝也射雖無正朝當與天子同則天子諸侯皆三朝也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涖牲曰盟

及至也郤閒也涖臨也坎用牲臨而讀其盟書聘禮今存遇會誓盟禮亡誓之辭尚書見有六篇○郤去逆反涖音利徐力二反又音類盟音明徐音亡幸反郤閒如字又音閑坎苦感反徐又苦敢反後同

【疏】諸侯至曰盟○正義曰今若未至前所期之日及非所期之地而忽相見則並用遇禮相接故曰遇也所以爾者遇禮易略既期未至故用簡易禮也○相見於郤地曰會者此謂及期之禮郤閒也既及期又至所期之地則其禮閒暇○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者聘問也謂遣大

夫往相存問○約信曰誓者亦諸侯事也約信以其不能自和好故用言辭共相約束以爲信也若用言相約束以相見則用誓禮故曰誓也鄭注司寇云約言語之約束也○涖牲曰盟者亦諸侯事也涖臨也臨牲者盟所用也盟者殺牲歃血誓於神也若約束而臨牲則用盟禮故云涖牲曰盟也然天下太平之時則諸侯不得擅相與盟唯天子巡守至方嶽之下會畢然後乃與諸侯相盟同好惡奬王室以昭事神訓民事君凡國有疑則盟詛其不信者及殷見曰同並用此禮後至於五霸之道卑於三王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盟之爲法先鑿地爲方坎殺牲於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盤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爲盟書成乃歃血而讀書知坎血加書者案僖二十五年左傳云坎血加書又襄二十六年左傳云歃用牲加書是也知用耳者戎右職云贊牛耳知用左者以馘者用左耳故也知珠槃玉敦者戎右職云以玉敦辟盟又玉府云則共珠槃玉敦知口歃血者隱七年左傳云陳五父及鄭伯盟歃如忘又襄九年云新與楚盟口血未乾是也異義云禮約盟不令春秋公羊說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故穀梁傳云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且盟非禮故春秋左氏云周禮有司盟之官殺牲歃血所以盟事神明又云凡國有疑盟詛其不信者是知於禮得盟許君謹案從左氏說以太平之時有盟詛之禮鄭氏不駮從許愼義也盟詛不及三王非鄭所用然盟牲所用許愼據韓詩云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又云毛詩說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又左傳云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又云衞伯姬盟孔悝以豭鄭云詩說及鄭伯皆謂詛小於盟周禮戎右職云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鄭注云役之者傳敦血授當歃者下云贊牛耳桃茢又左傳云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則盟者人君以牛伯姬盟孔悝以豭下人君也皇氏以爲春秋時盟乃割心取血故定四年鑪金○云王割子期之心與隨人盟杜云當心前割取血以盟示其至心是也○注及至至六篇○正義曰鄭注司盟云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云聘禮今存遇會誓盟禮亡誓之辭尚書見有六篇者一曰甘誓夏啓伐有扈氏誓羣衆二曰湯誓謂湯伐桀誓羣臣也三曰泰誓武王伐紂度孟津誓勑士衆之辭也四曰牧誓武王伐紂於牧野時所作五曰費誓徐戎作難魯侯伯禽誓羣臣興兵伐之也六曰秦誓秦穆公襲鄭不從蹇叔之諫果敗諸崤後穆公悔過與羣臣自誓也

○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 謂嗇夫承命告天子辭也其爲州牧則曰天子之老臣某侯某奉璋請覲○嗇音色 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 謙也於臣亦然○自謂一本作自稱 其在凶服曰適子孤 凶服亦謂未除喪○適音的 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 稱國者遠辟天子 死曰薨 亦史書策辭 復曰某甫復矣 某甫且字 既葬見天子曰類

見代父受國類猶象也執皮帛象諸侯之禮見也其禮亡言諡曰類使大夫行象聘問之禮也言諡者序其行及諡所宜其禮亡○其行下孟反諸侯

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繫於君以爲尊也此謂諸侯之卿上大夫○使於色吏反下同

疏諸侯至之老○正義曰此一節明諸侯及臣稱謂之法各隨文解之○諸侯謂五等諸侯見天子而擯者將命之辭也同得稱臣故曰臣也○某侯某者若言齊侯衛侯下某是名若伯子男則云曹伯許男某也○注謂嗇至請覲○正義曰嗇夫承命告天子辭也此注並覲禮之文也鄭云嗇夫蓋司空屬也爲末擯承命於侯氏末介傳而上上擯以告於天子也音義隱云嗇夫主諸侯所齎幣帛皮圭之禮奉以自於天子也云其爲州牧則曰天子之老臣某侯某者若爲州牧既尊若來見故擯者加此四字也前州牧闕此故鄭補言之也云奉珪請覲是鄭意術擯者之辭文無所出也○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此亦自與民言法也寡人者言已是寡德之人○其在凶服曰適子孤者謂擯者告賓之辭知者雜記云相者告曰孤某須矣但彼文不云適子文不備此直云適子孤不云名亦文不具也稱孤稱名者皆謂父死未葬之前也故雜記云孤某須矣下則云既葬蒲席明孤某是未葬也凡諸侯在喪之稱公羊未葬稱子某者莊三十二年子般卒襄三十一年子野卒皆是君薨未葬稱子某也既葬稱子則文公十八年子惡卒經書子卒是也踰年稱君者則僖公十年里克殺其君卓及文公元年公即位是踰年稱君也謂臣子稱君也若其君自稱猶曰子故公羊傳文九年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是也案昭十一年楚滅蔡執世子有其時蔡君已死其子仍稱世子者何休云稱世子者不許楚之滅蔡也猶若君存然故猶稱世子文十四年九月齊商人弒其君舍舍爲君。商人之弒也襄二十九年吳子使季札來聘先君未踰年吳稱子者賢季子故録之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先君既葬而尚稱名者公羊云何以名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休云直以喪降稱名無餘罪致貶凡以王事出會未踰年皆稱子僖九年會於葵丘宋襄公稱子僖二十八年會於踐土陳共公稱子定四年會召陵陳懷公稱子皆未踰年會王事而稱子也若未踰年非王事而稱爵者皆譏耳成四年鄭伯伐許是也從上以來皆公羊之義也其左氏之義君薨未葬未行即位之禮前稱子某子般子野是也其出會諸侯未葬之前稱子故僖九年左氏傳云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踐土之會陳共公稱子是也葬雖未踰年則稱君則晉里克弒其君卓齊商人弒其君舍是也文十八年子惡卒先君葬後稱子者杜預云時史畏襄仲不敢稱君故云子也其王事出會則稱爵成四年鄭伯伐許是也案桓十三年經書衛惠公稱侯成十三年經書宋公衛侯此並先君未葬而稱爵者賈服注譏其不稱子杜預云非禮也僖二十五年會衛子莒慶盟於洮時先君已葬衛成公猶稱子者杜預云善其成父之志故上繫於父而稱子服虔亦云明不失子道成十年晉侯伐鄭時厲公父景公患未薨而厲公出會稱

爵識其生代父位不子也此皆左氏之義公羊以奚齊僖九年死卓子十年死以卓子踰年故稱君左氏卓子亦九年死但赴告在十年以葬後故稱君左氏公羊二傳不同也公羊以成四年鄭伯伐許非王事未踰年而稱爵譏之也左氏則以鄭伯伐許爲王事雖未踰年得稱爵當與公羊異鄭駮異義從公羊義以鄭伯伐許爲非禮及公羊未踰年爲王事皆稱子即宋襄公稱子陳共公稱子是也左氏未踰年爲王事皆稱爵鄭駮異義引宋襄公稱子從公羊說以爲稱子禮也○外事曰曾孫某侯某○外事謂社稷山川在封內者也天子外事言嗣王某諸侯不得稱嗣侯但稱曾孫所以然者天子尊謂能繼天德而立也諸侯無德不繼嗣爲侯故不云嗣但是父祖重孫故言曾孫也○死曰薨者此謂諸侯死而國史策辭也若異國史書之則但云卒也在四夷不言亦賤略也自此以下皆然○注亦史書策辭○正義曰上又云天王崩書策辭今諸侯云薨故亦史策辭若告於諸侯則辭當謙退故雜記云赴於諸侯曰寡君不祿○復曰某甫復矣天子復則曰天子諸侯不可復云諸侯復故呼其字言某甫故鄭注前文諸侯呼字是也○既葬見天子曰類見○此諸侯世子父死葬畢而見於天子禮也類象也言葬後未執玉而執皮帛以象諸侯見故曰類見然春秋之義三年除喪之後乃見而今云既葬者謂天子或巡守至竟故得見也若未葬未正君臣故雖天子巡守亦不見也○言謚曰類○言謚謂將葬就君請謚也凡謚既是表德故由尊者所裁故將葬之前親使人請之於天子若檀弓云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是言謚於君也而曰類者王肅云請謚於天子必以其實爲謚類於平生之行也何胤云類其德而稱之如經天緯地曰文也鄭云使大夫行象聘問之禮也今案鄭旨謂吉時遣大夫行則曰聘今請謚使大夫不得曰聘而名曰類言類象聘而行此禮也故云言謚曰類也○注使大夫至禮亡○正義曰言象聘問之禮者解經中類字言此類聘問之禮請謚於天子○諸侯至之老案玉藻云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此云自稱曰寡君之老則上大夫擯者傳辭及自稱於他國亦曰寡君之老若於已君則玉藻云下臣某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庶人僬僬皆行容止之貌也聘禮曰賓入門皇又曰皇且行又曰衆介北面蹌蹌焉凡行容尊者體盤卑者體蹙○濟子禮反蹌本又作鶬或作鏘同七良反僬子妙反盤步丹反蹙子六反

【疏】天子至僬僬○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至庶人行容之貌云天子穆穆者威儀多貌也天子尊重故行止威儀多也○諸侯皇皇者自莊盛也諸侯不及穆穆而猶有莊盛鄭注聘禮云皇皇莊盛也○大夫濟濟者濟濟徐行有節大夫降於諸侯不得自莊盛但徐行而已也○士蹌蹌者鄭注聘禮云容貌舒揚也案鄭意則不得濟濟也但舒揚而已○庶人僬僬者卑盡之貌也庶人卑賤都無容儀並自直行而已崔云凡形容下不得兼上上得兼下故詩有濟濟文王穆穆魯侯者詩人頌美舉盛以言非對例也○注聘禮至禮蹙○正義曰引聘禮

證皇皇是容儀也此是入門時容也又曰皇且行者又證行時容也然皇是諸侯之容聘禮入臣而云皇者執玉入廟門得進其容亦如其君行禮宜已申也若在本國則濟濟然云又曰衆介北面蹌焉亦聘禮文也衆介士也卑故不得進容猶蹌蹌而已云凡行容尊者體盤卑者體蹙尊者體盤穆穆皇皇卑者體蹙蹌蹌焦焦是也○

天子之妃曰后后之言後也○妃芳非反

諸侯曰夫人夫之言扶

大夫曰孺人孺之言屬○孺而樹反

士曰婦人婦之言服

庶人曰妻妻之言齊

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貶於天子也無后與嬪去上中○貶皮檢反去羌呂反○

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天子謂饗內諸侯之夫人助祭若時事見

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謂饗來朝諸侯之時

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小童若云未成人也婢之言卑也於其君稱此以接見禮敵嫌其當○童本或作僮

子於父母則自名也名父母所爲也言子者通男女

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亦謂諸侯之卿也三命以下於天子爲士曰某士者如晉韓起聘於周擯者曰晉士起○

自稱曰陪臣某陪重也○陪重直恭反

於外曰子子有德之稱魯春秋曰齊高子來盟○稱尺證反○

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使謂使人於諸侯也某名也○使自稱色吏反注使謂同本或作使者

【疏】天子至曰某○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以下妃妾及臣子稱謂之法各隨文解之○自稱○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者皆敵其夫如王之后故以后居前耳妃配也君之合配王諸侯以下通有妃義故以妃字冠之以特牲少牢是大夫士之禮皆云某妃配某氏尊卑通稱也白虎通云后君也明配至尊爲海內小君天下尊之故繼其王言之曰王后也○諸侯曰夫人者夫人之名唯諸侯得稱論語云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是也○大夫曰孺人者孺屬也言其爲親屬○注孺之言屬也○正義曰案爾雅云孺屬也○士曰婦人者婦之言服也服事其夫也其婦號亦上下通名故春秋逆婦姜於齊是諸侯亦呼婦也穀梁傳云言婦有姑之辭言服事舅姑知通名也○庶人曰妻者妻之言齊也庶人賤無別稱判合齊體而已尊卑如此若通而言之則貴賤悉曰妻故詩曰刑於寡妻是天子曰妻也周家大夫妻曰內子趙姬以叔隗爲內子是也○公侯至有妾○正義曰獨言諸侯舉其上者餘從可知也既下於天子不得立后故以敵體一人正者爲夫人○有世婦者謂夫人之姪娣故公羊云夫人無子立姪娣子也質家先立姪之子文家先立娣之子左氏亦夫人姪娣貴於二媵則此世婦

者謂夫人姪娣也其數二人○有妻者謂二媵及姪娣也凡六人有妾者謂九女之外別有其妾知者以上文云天子八十一御妻之外更有妾鄭注云妾賤者不入百二十人數故知此妾不在九女之數也○夫人至婢子此夫人謂畿內諸侯之妻也其助祭於后得接見天子故得自稱也言老而服事也以畿外諸侯夫人無見天子之禮此云自稱於天子故注云畿內諸侯之夫人助祭若時事見謂若獻繭之屬○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者此諸侯謂他國君也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也知者坊記云陽侯殺繆侯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於此之前有夫人饗法故注云謂饗來朝諸侯之時也君之妻曰小君而云寡者亦從君爲謙也○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者小童未成人之稱也其與夫言自謙稱爲小童若未成人言無知也○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者降於夫人故並自稱婢子賤故也婢之言卑也嚮其夫自稱言已卑故春秋晉懷嬴謂公曰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是也注云接見體敵嫌其當者爲其接見之時暫有體敵嫌若當夫人然也○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謂擯者辭也列國五等諸侯也天子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而五等之臣唯公國一孤四命耳自卿大夫從三命而下其命等於王之士故入天子之國則擯者稱爲某國之士也故注引春秋襄二十六年晉韓起聘於周擯者曰晉士起言晉國之士起以證之也○自稱曰陪臣某陪重也某名也其君已爲王臣已今又爲已君之臣故自稱對王曰重臣也若襄二十一年晉欒盈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是也○於外曰子者亦擯者辭外謂在他國時也擯者則稱其姓而曰子子是有德之稱故注引閔公二年冬齊高子來盟證於外曰子也高子高傒是也○於其國曰寡君之老者其國自國中也其君與民言自稱曰寡人故此卿若與國中人語自稱曰寡君之老也○使者自稱曰某者某名也若此卿爲使在他國與彼君語則稱名也若與彼臣民言則自稱寡君之老也○注使謂至名也正義曰知者以玉藻云上大夫於他國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於他國擯者曰寡大夫皆無稱名之事玉藻又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注云私事使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若晉韓穿來言汶陽之田彼以私事使稱名此文使自稱曰某稱名與彼相當故知使謂使人於諸侯也 ○

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天子之言出諸侯之生名皆有大惡君子所遠出名以絕之春秋傳曰天王出居於鄭衛侯朔入於衛是也○遠于萬反

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絕之

疏　天子至姓名○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諸侯有罪書出名之事各隨文解之○天子不言出者天子以天下爲家策書不得言出所在稱君○諸侯不生名者諸侯南面之尊名者質賤之稱諸侯相見祇可稱爵不可稱名○君子不親惡者謂策書君子謂孔子書經若見天子大惡書出以絕之諸侯大惡書名以絕之君子不親此惡人故書出名以罪之也○注天至是也○正義曰案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於鄭公羊云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謂不能以孝事於母此

鄭注天子言出大惡用公羊義也案春秋莊六年衞侯朔入於衞朔未爲君之時與其母譖構世子伋及爲君被逐出奔齊王立公子黔牟朔自齊而入衞以逐黔牟公羊云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犯命也謂犯王命鄭注以朔爲大惡亦用公羊義也○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春秋莊十年荆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公羊云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獲也此失地名也僖二十五年衞侯燬滅邢公羊云何以名絕曷爲絕之滅同姓也此滅同姓名也故鄭揔言絕之

爲人臣之禮不顯諫 爲奪美也顯明也謂明言其君惡不幾微○爲奪于僞反

三諫而不聽則逃之 逃去也君臣有義則合無義則離 疏 爲人至逃之○正義曰案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公羊傳云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何休云諫有五一曰諷諫者案定十二年公羊傳云孔子以季氏之强謂季孫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季孫聞之墮費邑是諷諫也何休又云二曰順諫曹羈是也即上諫曹君無以戎敵三諫不從遂出奔陳所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是順諫也何休又云三曰直諫子家駒是也案昭二十五年公羊傳云昭公將弒季氏子家駒諫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是不辟君僭而言之是直諫也何休又云四曰爭諫子反請歸是也案宣十五年公羊云楚莊王圍宋子反華元乘堙相對語華元謂子反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子反謂華元吾軍有七日之糧子反勸楚王赦宋而歸楚王不可子反頻諫不聽乃引師去楚王亦歸是爭諫也何休又云五曰贛諫百里子蹇叔子是也案僖三十三年公羊云秦穆公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穆公不從百里子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是贛諫也凡諫諷諫爲上贛諫爲下事君雖主諫爭亦當依微納進善言耳不得顯然明言君惡以奪君之美也○三諫不聽則逃之者聽猶從也逃猶去也君臣有離合之義有義則合無義則離若三諫不聽則待放而去也

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至親無去志在感動之○號戶刀反 疏 子之至隨之○正義曰父子天然理不可逃雖不從則當號泣而隨之冀有悟而改之然論語云事父母幾諫此不云者以其略耳檀弓云事親無犯相互耳又云事君有犯故此論其微檀弓言事親無犯此論其犯亦互言耳故注云至親無去志在感動之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 嘗度其所堪○度待各反

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慎物齊也○齊才細反○ 疏 君有疾飲藥至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正義曰凡人病疾蓋以筋血不調故服藥以治之其藥不慎於物必無其徵故宜戒之擇其父子相承至三世也是慎物調齊也又說云三世者一曰黃帝針灸二曰神農本草三曰素女脉訣又云夫子脉訣若不習此三世之書不得服食其藥然鄭云慎物齊也則非謂本草針經脉訣於理不當其義非也

儗人必

於其倫儗猶比也倫猶類也比大夫當於大夫比士當於士不以其類則有所褻○儗魚起反注同褻息列反疏儗人至其倫○儗人必於其倫○正義曰儗比也倫匹類也凡欲比方於人當以類相並不得以貴比賤則爲不敬也○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既不敢言年又不敢斥至尊所能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皆言其能則長幼可知御猶主也書曰越乃御事謂主事者謁請也謂能擯贊出入以事請告也禮四十強而仕五十命爲大夫○疏問天至負薪也○正義曰此謂幼少新立之王或有遠方異域人來不知王年大小問朝廷之臣○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者臣爲荅之必有法則禮齒路馬有誅而至尊體貴故臣不可輕言君年及形長短與才技所堪故依違而對也但云聞之謙不敢言見也云始服衣若干尺謂或五尺或六尺隨長短而言之也幼則衣短長則衣長問者聞之則知王之長幼也古者謂數爲若干故儀禮鄉射大射數射筭云若干純若干奇若如也干求也言事本不定常如此求之也故云若干也○問國君之年者亦謂幼少新立爲君而他人問其臣也○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不言聞之及衣而言所能主國者辟天子也國保宗廟社稷故以所保荅之也人君十五有養子之禮長則能主國聞其能主國則知十五以上爲長也若聞未能主國則知十四以下是爲幼也○問大夫之子者亦他國人問此大夫之子長幼於大夫之臣也天子諸侯繼世象賢其年不定故問其年而大夫五十乃爵故不問大夫而問其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御謂主事也官有世功子學父業故有御事之因也舉其所能則長幼可知也大夫子卑長幼當以二十爲限也○問士之子者亦謂他國人來問此士之屬吏也四十強而仕故問其子也○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謁請也士之子年數長則言能主賓客告請之事幼則言未能也士賤無臣但以子自典告也○問庶人之子者庶人謂府史之屬亦有同僚或他國人問其同僚府史熊氏云庶人年無長幼亦問其子者順上大夫士而言之○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者少儀云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謂士祿薄子猶以能農事爲業也與此不同者亦當有田無田之異此所言之士者是有田者故子免耕負薪而典謁○注書曰越乃御事謂主事者○正義曰引大誥證御事是大夫禮四十強而仕五十命

為大夫曲禮文引之釋所以不問大夫士庶人之身而問其子之義也以大夫士其年旣定故不假問其年而問其子也○

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皆在其所制以多少對宰邑士也食力謂民之賦稅○數色主反下數畜同畜許又反鄭注周禮云始養曰畜

疏問國至以對○正義曰謂問諸侯之臣求知其君封內土地所出也云富者非問其多金帛正是問最所優饒者也不問天子者率土之物莫非王有天下共見故不須問而諸侯止一國故致問也○數地以對者數土地廣狹對之也山澤之所出者又以魚鹽蜃蛤金銀錫石之屬隨有而對也晉文公謂楚成王曰羽毛齒革君地生焉是也○問大夫之富者亦他國人問其臣也○曰有宰食力者荅之也宰邑宰也有宰明有采地即公山弗擾為季氏宰是也食力謂食民下賦稅之力也○祭器衣服不假者謂四命大夫也衣服祭服也若四命大夫得自造祭器衣服故云不假若三命以下有田者造而不備則假借也○問士之富以車數對者士有地不多亦無邑宰故其屬吏但以其車數對也上士三命則得賜車馬也副車隨命中士乘棧車無副車也○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者謂雞豚之屬問師云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故以畜數對鄭注周禮云始養曰畜將用之曰牲引春秋云卜日曰牲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詩云來方禋祀方祀者各祭其方之官而已五祀戶竈中霤門行也此蓋殷時制也祭法曰天子立七祀諸侯立五祀大夫立三祀士立二祀謂周制也○徧音遍本亦作遍下同句古侯反芒音亡蓐音辱冥亡丁反禋音因霤力救反

疏天子至其先○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以下祭祀尊卑不同幷論神有廢置之事各隨文解之○天子祭天地者祭天謂四時迎氣祭五天帝於四郊各以當方人帝配之月令春曰其帝太皡夏曰其帝炎帝季夏曰其帝黃帝秋曰其帝少皡冬曰其帝顓頊明為配天及告朔而言之其雩祭亦然故月令孟夏云大雩帝為命祀百辟卿士旣云祀百辟卿士明五方人帝天子亦雩祀之其夏正郊感生之帝周以后稷配之其於明堂揔享五帝以文王武王配之故孝經說云后稷為天地之主文王為五帝之宗是也周人祭明堂時又兼以武王配之故祭法云周人宗武王是也○知方岳之神是崑崙者案地統書括地象云地中央曰崑崙又云其東南方五千里曰神州以此言之崑崙在西北別統四方九州其神州者是崑崙東南一州耳於一州中更分為

九州則禹貢之九州是也其配地之神孝經緯既云后稷爲天地之主則后稷配天南郊又配地北郊則周人以嚳配圓丘亦當配方澤也○祭山川者周禮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也○祭五祀者春祭戸夏祭竈季夏祭中霤秋祭門冬祭行也○歲徧者謂五方之帝迎氣雩祀明堂及郊雖有重者諸神揔徧故云歲徧○諸侯方祀者諸侯既不得祭天地又不得揔祭五方之神唯祀當方故云方祀○祭山川者王制云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是也○大夫祭五祀者大夫不得方祀及山川直祭五祀而已○士祭其先不云歲徧者以士祭先祖歲有四時更無餘神故也天子祭天地者天地有覆載大功天子王有四海故得揔祭天地以報其功其天有六祭之一歲有九昊天上帝冬至祭之一也蒼帝靈威仰立春之日祭之於東郊二也赤帝赤熛怒立夏之日祭之於南郊三也黃帝含樞紐季夏六月土王之日亦祭之於南郊四也白帝白招拒立秋之日祭之於西郊五也黑帝汁光紀立冬之日祭之於北郊六也王者各禀五帝之精氣而王天下於夏正之月祭於南郊七也四月龍星見而雩揔祭五帝於南郊八也季秋大饗五帝於明堂九也地神有二歲有二祭夏至之日祭崑崙之神於方澤一也夏正之月祭神州地祇於北郊二也或云建申之月祭之與郊天相對冬至祭昊天上帝者春秋緯云紫微爲天帝北極耀魄寶是也其配之人以帝嚳配之故祭法云周人禘嚳是也其五帝則春秋緯文耀鉤云蒼帝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黃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注祭四至制也○正義曰此經直言祭四方知非祭五天帝於四方者以上云祭天地則五帝在其中矣故知非天帝也案宗伯云疈辜祭四方百物知此方祀非四方百物者以此文在山川五祀之上與大宗伯血祭社稷五祀五嶽五祀在五嶽之上此四方亦在山川之上故知是五官之神云祝融后土在南者鄭意以爲黎兼爲后土土位在南方故知祝融后土在南引詩云來方禋祀者是小雅大田之詩以刺幽王之無道追論成王之時太平時和年豐至秋報祭招來四方之神禋絜祭祀引之者證四方之義也云五祀戸竈中霤門行者此月令文大宗伯五祀以爲五官者以其在五嶽之上此五祀在山川之下又與大夫同祭故知是戸竈等云此蓋殷時制也者以天子諸侯大夫同云祭五祀既無差等故疑殷時制也案王制云大夫祭五祀文與此同而鄭云五祀謂司命也中霤也門也行也厲也與此不同者王制之文上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既有尊卑等級疑是周禮故引祭法五祀以解之與此不同是有地大夫祭五祀無地大夫祭三祀○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爲其瀆神也廢舉謂若殷廢農祀棄後不可復廢棄祀農也後有德者繼之不嫌也○爲于僞反復扶又反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妄祭神不饗○妄祭本亦作無福

疏 凡祭至無福○正義曰此明祭有常典不可輙擅廢與如殷時廢柱祀棄則後人不得復舉柱而祭之也

○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者若已舉棄祀之後人不得復廢棄也○注爲其至嫌也○正義曰農即柱也有農功故曰農也棄即后稷也爲稷官故曰稷也尚書云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是也云後有德者繼之不嫌也者鄭恐人疑之昔以舉柱何意廢柱祀稷乎故此解之者若後有德者繼之則不在今所言之例也○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犧純毛也肥養於滌也索求得而用之○索所百反注同求也牷音全一本作純滌直的反養牲官也徐又同弔反【疏】天子至羊豕○正義曰此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皆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故左傳云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是天子亦得以肥也又公羊云帝牲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稷有災故臨時得別求之是天子諸侯得有索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者天子大夫士也若諸侯大夫即用少牢士則用特牲其喪祭大夫亦得用牛士亦用羊豕故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是也據此諸侯不得用犧牛祭義云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下云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諸侯有犧牲大牢者諸侯對卿大夫亦得云犧若對天子則稱肥耳其大夫牲體完全亦有犧牲之稱故上云大夫犧賦爲次但不毛色純耳○注肥養於滌也○正義曰案楚語觀射父云大者牛羊必在滌三月小者犬豕不過十日然者即此大夫索牛士羊豕既不在滌三月當十日以上但不知其日數耳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不敢自專謂宗子有故支子當攝而祭者也五宗皆然【疏】支子至宗子○正義曰支子庶子也祖禰廟在適子之家而庶子賤不敢輒祭之也若濫祭亦是淫祀○祭必告於宗子者支子雖不得祭若宗子有疾不堪當祭則庶子代攝可也猶宜告宗子然後祭故鄭云不敢自專○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腯肥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兎曰明視脯曰尹祭槀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鹺玉曰嘉玉幣曰量幣號牲物者異於人用也元頭也武迹也腯亦肥也春秋傳作腯腯充貌也翰猶長也羹獻食人之餘也尹正也商猶量也脡直也萁辭也嘉善也稻菰蔬之屬也豐茂也大鹹曰鹺今河東云幣帛也○大武如字一音泰鬣力輒反豚徒門反腯徒忽反注同本亦作豚翰戶旦反羹古衡反徐又音衡槀苦老反乾魚鮮音仙脡肥頂反徐唐頂反薌音香合如字或音閤其字又作萁同音姬語辭也王音期期時也稷曰明粢音咨一本作明

粱古本無此句疏本又作蔬色魚反韭音久鹹本又作醎音咸鹺才何反量音亮又音良作腯徒忽反翰長如字菰音孤本又作苽音同【疏】凡祭至量幣○正義曰此一節論祭廟牲幣告神之法○凡祭者爲貴賤悉然○牛曰一元大武者元頭也武迹也牛若肥則腳大腳大則迹痕大故云一元大武也○豕曰剛鬛者豕肥則毛鬛剛大也王云剛鬛言肥大也豚曰腯肥者腯即充滿貌也○羊曰柔毛者若羊肥則毛細而柔弱故王云柔毛言肥澤也○雞曰翰音者翰長也雞肥則其鳴聲長也○犬曰羹獻者人將所食羹餘以與犬犬得食之肥肥可以獻祭於鬼神故曰羹獻也○雉曰疏趾者趾足也雉肥則兩足開張趾相去疏也音義隱云雉之肥則足疏故王云足間疏也○兔曰明視者兔肥則目開而視明也故王云目精明皆肥貌也然自牛至兔凡有八物唯有牛云一頭而豕以下不云數者皆從其所用而言數也則竝宜云若干也雉雖爲腊及腊則不數也○脯曰尹祭者尹正也裁截方正而用之祭一通云正謂自作之也脯自作則知肉之所用也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言其不正也○槀魚曰商祭者槀乾也商量也祭用乾魚量度燥溼得中而用之也○鮮魚曰脡祭者脡直也祭有鮮魚必須鮮者煮熟則脡直若餒則敗碎不直○水曰清滌者古祭用水當酒謂之玄酒也而云清滌言其甚清皎絜也樂記云尚玄酒是也○酒曰清酌者酌斟酌也言此酒甚清澈可斟酌當爲三酒未必爲五齊黍曰薌合者夫穀秫者曰黍秫既軟而相合氣息又香故曰薌合也○粱曰薌萁者粱謂白粱黃粱也萁語助也○稷曰明粢者稷粟也明白也言此祭祀明白粢也鄭注甸師云粢稷也爾雅云粢稷也注今江東人呼粟爲粢隋祕書監王劭勘晉宋古本皆無稷曰明粢一句立八疑十二證以爲無此一句爲是今尚書云黍稷非馨詩云我黍與與我稷翼翼爲酒爲食以享以祀然則黍稷爲五穀之主是粢盛之貴黍既別有異號稷何因獨無美名爾雅又以粢爲稷此又云稷曰明粢正與爾雅相合又士虞禮云明齊溲酒鄭注云或曰明齊當爲明視謂兔腊也今文曰明粢粢稷也皆非其次也如鄭言云皆非其次由曲禮有明粢之文故注儀禮云非其次王劭既背爾雅之說又不見鄭玄之言苟信錯書妄生同異改亂經籍深可哀哉○注號牲至幣帛○正義曰元頭也案釋古文元首首則頭也武迹也釋訓文春秋傳作腯者桓六年左傳云博碩肥腯是也云羹獻食人之餘也者周禮槀人云掌豢祭祀之犬是也尹正也嘉善也釋言文此等諸號若一祭並有則舉其大者牲牢酒齊而言不應諸事皆道故少牢禮稱敢用柔毛剛鬛嘉薦普淖是也或唯有雞犬或唯魚兔及水酒韭鹽之祭則各舉其美號故此經備載其名必知然者案士虞禮祝辭云尹祭鄭注云尹祭脯也大夫士祭無云脯者令不言牲號而云尹祭亦記者誤○矣如鄭此言明單用脯者稱尹祭以此推之餘亦可知也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

異死名者爲人褻其無知若猶不同然也自上顛壞曰崩薨顛壞之聲卒終也不祿不終其祿死之言澌也精神斯盡也○傎

音顛、澌本又作澌同音賜**在牀曰尸**尸陳也言形體在**在棺曰柩**柩之言究也○柩音舊白虎通云久也【疏】天子至曰柩○正義曰此一節論死
後稱謂尊卑不同之事各隨文解之但生時尊卑著見可識而死蔭爲野土嫌若可棄而稱輕褻
之故爲制尊卑之名則明其猶有貴賤之異也○崩者墜壞之名譬若天形墜壓然則四海必覩
古之王者登假也則率土咸知故曰崩○諸侯曰薨者薨者崩之餘聲也而詩云蟲飛薨薨是聲
也諸侯卑死不得效崩之形但如崩後之餘聲遠劣於形壓諸侯之死知者亦局也○大夫曰卒
者卒畢竟也大夫是有德之位仕能至此亦是畢了平生故曰卒也○士曰不祿者士祿以代耕
而今遂死是不終其祿○庶人曰死者死者澌也澌是消盡無餘之目庶人極賤生無令譽死絕
餘芳精氣一去身名俱盡故曰死今俗呼盡爲澌即舊語有存者也云崩薨異號至葬同者以臣
子藏其君父安厝貴賤同也○在床曰尸者尸陳也古人病困氣未絕之時下置在地氣絕之後
更還牀上所以如此者凡人初生在地既病將死故下復其初生冀脫得死重生也若其不生復
反本床既未殯斂陳列在牀故曰尸也白虎通云失氣亡神形體獨陳是也言形體在也○在棺
曰柩者柩究也三日不生斂之在棺死事究竟於此也白虎通云柩究也久也不復變色然尸柩
亦通名也案曾子問云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此謂小斂舉尸在爲柩也春秋左氏傳贈死不及
尸是呼未葬之柩爲尸**羽鳥曰降四足曰漬**異於人也降落也漬謂相瀸汙而死也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漬也○降戶江反又音絳注同漬辭賜反瀸子
廉反汙穢汙之汙一作汙戶旦反【疏】羽鳥至曰漬○鳥獸死異名也降落也羽鳥飛翔之物令云其降落是知死也○四足曰漬者牛馬之屬也若一箇死則餘者更相染漬而死今云
其漬則知死也異於人耳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漬也公羊莊二十年夏齊大災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㾐也注云㾐者民疾疫也然此云漬彼云瘠字異而意同也者**死寇曰**
兵異於凡人當饗祿其後**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
曰皇辟更設稱號尊神異於人也皇君也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媲也媲於考也辟法也妻所取法也○妣必履反辟婢亦反徐扶亦反稱尺證反下之稱皆同行下孟反
下同媲普計反【疏】死寇至皇辟○死寇曰兵○謂父祖死君之寇而子孫爲名也言人能爲國家捍難禦侮爲寇所殺者謂爲兵兵器仗之名言其爲器仗之用也故君恒祿恤其子孫異
於凡人也故鄭云當饗祿其後春饗孤子是也○祭王至皇辟○此更爲神設尊號亦廣其義也○王父祖父也皇君也考成也此言祖有君德已成之也○王母曰皇祖妣者王母祖母也妣媲
也言得媲匹於祖也○父曰皇考母曰皇妣者義如上祖父母也○夫曰皇辟者辟法也夫是妻所取法如君故言君法也○注皇君至法也○正義曰皇君也考成也辟法也皆釋古文也**生**

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嬪婦人有法度者之稱也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疏生曰至曰嬪。生時所稱也不言祖及夫者以生號無別稱也。死曰考曰妣曰嬪者嬪婦人有法度之名也前是宗廟之祭加其尊稱故父母並曰皇也此謂非祭時所稱也。注嬪婦至婦功。正義曰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者此證嬪有德之名周禮以九嬪教宮內之婦人學四德也謂九御者自世婦以下九九而御者也嬪所教不教后夫人及世婦唯教九御而已云婦德婦言婦容婦功者此九嬪所教之事也婦德謂貞順也婦言謂辭令也婦容謂婉娩也婦功謂絲枲也。此生死異稱出爾雅文言其別於生時耳若通而言之亦通也尚書云大傷其考心又云聰聽祖考之彝訓倉頡篇云考妣延年又云嬪于虞詩大明云曰嬪于京周禮九嬪之官並非生死異稱矣

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祿謂有德行任爲大夫士而不爲者老而死從大夫之稱少而死從士之稱。折市設反任音壬又如字

疏壽考至不祿。此並是有德未經仕而死者之稱也壽考老也短折少也若有德不仕老而死者從大夫之稱故曰卒也若少而死者則從士之稱故曰不祿。注有德至之稱。正義曰鄭知有德行任爲大夫士而不爲者若實是大夫士前文已顯今更別云卒與不祿同大夫士之稱故知堪爲大夫士而不爲者檀弓云君子曰終小人曰死與此不同者此據年之老者從大夫之稱少者從士之稱檀弓不據年之老少但據君子取終其成功小人精神盡澌與此別也。

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袷交領也天子至尊臣視之目不過此。上時掌反下及注同袷音劫。國君綏視視國君彌高綏讀爲妥妥視謂視上於袷。綏依注音妥他果反大夫衡視視大夫又彌高也衡平也平視謂視面也士視五步士視得旁遊目五步之中也視大夫以上上下遊目不得旁。遊如字徐音流凡視上於面則敖敖則仰。敖五報反下於帶則憂憂則低。傾則姦辟頭旁視心不正也傾或爲側。辟本或作僻匹亦反。

疏天子至則姦。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以下其臣視君尊卑有異之事。天子視不上於袷者袷謂朝祭服之曲領也天子至尊臣之所視不得上過於袷過袷則慢供奉至尊須承候顏色又不得下過於帶若下過於帶則似有憂戚不供其事。國君綏視者國君諸侯也妥下也若臣視君目不得取看於面當視面下袷上既卑稍得上視也庾氏云妥頹下之貌前執器以心爲平故以下爲妥此視以面爲平故妥下於面則上於袷也。大夫衡視者衡平也人相看以面爲平若大夫之臣視大夫平看其面也故前云綏視形大夫爲言士視五步者若視大夫以上唯直瞻上下並不得旁視若士之屬吏視士亦不得高面下帶而得旁視左右五步也。凡視上於面則敖者此解所以觀視有界限之義也視人過高則是敖慢定十五

年邾子執玉高其容仰高仰敖也○下於帶則憂者若視過下則似有憂有憂頭低垂定十五年魯公受玉卑其容俯卑俯替也又昭十一年秋會於厥慭單子視不登帶是也○傾則姦者傾欹側也若視尊者而欹側旁視流目東西則似有姦惡之意也○君命大夫與士肄肄習也君有命大夫則與士展習其事謂欲有所發爲也○君命絕句肄本又作肄同以二反

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唯君命所在就展習之也官謂板圖文書之處府謂寶藏貨賄之處也庫謂車馬兵甲之處也朝謂君臣謀政事之處也○處昌慮反下皆同藏才浪反賄呼罪反字林音悔

朝言不及犬馬非公議也

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心不正志不在君輟猶止也○輟丁劣反

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固謂不達於禮也○

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於朝廷言無所不用禮

疏　君命至以禮○正義曰此一節論臣事君所在皆當謹習其事各隨文解之○君命謂君有教命有所營爲也其大夫則與士先習學所爲之事備擬君之所使○在官言官者此是君命所使之事言猶議也若君命之在官則臣當展習言議在宮之事○在府言府者命之在府亦當習議在府之事也○在庫言庫者命之在庫亦隨而習議在庫之事也○在朝言朝者命之在朝亦隨而習議在朝之事也○注唯君至處也○正義曰知官謂板圖文書者與府相對周禮內府之屬皆主財貨故知官謂板圖文書故周禮八法治官府○朝言至以禮○此以下明在朝言朝之事朝既如此則官及府庫可知也朝是謀於政教之處也不宜私褻辯論以及犬馬也○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者輟止也異事非常之事異慮非常之慮也臣於朝矜莊儼恪視不流目若忽止朝而迴顧此若非見異事則心有異慮也此由不先習也○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者固陋也若身無異事心無異慮忽止朝而顧君子謂此爲固陋不達禮意也魯哀公荅孔子云寡人固不固是也固謂不達禮也○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者朝事既重謀政不輕殷勤誠之言及問對則宜每事稱禮也故鄭注於朝廷言無所不用禮故論語云孔子謂顏回曰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是也

大饗不問卜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郊特牲曰郊血大饗腥○適丁歷反腥音星

不饒富富之言備也備而已勿多於禮也

疏　大饗至饒富○正義曰此大饗揔祭五帝其神非一若卜其牲日五帝揔卜而已不得每帝問卜若其一一問卜神有多種恐吉凶不同故鄭云莫適卜揔一卜而已○不饒富者富之言備也雖曰大饗諸帝配以文武然禮數有常取備而已不得以其大饗豐饒其物使之過禮此經直云大饗鄭知祭五帝於明堂者以其上文云不問卜又與月令季秋大饗帝同諸帝皆在不得每帝問卜若其祫之大饗則周禮宗伯享大鬼皆卜不得云不問卜知非大祫也

鄭引郊特牲云郊血大饗腥者取大饗二字以證此大饗之文其實彼大饗文在郊下謂祫祭也
然此祭五帝莫適卜而雩揔祭五帝得每帝問卜者以雩祭爲百穀祈雨非一帝之功故每帝適
卜至於大饗之時歲功揔畢配以文武祭報其功不須每帝皆卜故唯一卜而已　○**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
庶人之摯匹童子委摯而退　摯之言至也天子無客禮以鬯爲摯者所以唯用告神爲至也童子委摯而退不與成人爲禮也說者以匹爲鶩○
摯音至徐之二反本又作贄同鬯勑亮反香酒摯匹依注作鶩音木鴨也　**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　非爲禮之處用時物相禮而已
纓馬繁纓也拾謂射韝○樊本又作繁步丹反韝徐音溝又古侯反一音古豆反　**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　婦人無外事見以羞物也椇榛木名
椇枳也有實今邳郯之東食之榛實似栗而小○椇俱羽反榛側巾反字林云仕巾反木叢也古本又作亲音壯巾反云似梓實如小栗也見賢遍反枳居紙反邳被悲反下邳也郯音談東海縣名

疏　凡摯至棗栗○正義曰天子鬯者釀黑黍爲酒其氣芬芳調暢故因謂爲鬯也天子無客
禮必用鬯爲摯者天子弔臨適諸侯必舍其祖廟既至諸侯祖廟仍以鬯禮於廟神以表
天子之至故鄭注鬯人亦然也○諸侯圭者謂公侯伯也公侯伯用圭子男用璧以朝王及相朝
聘表於至也此唯云圭不言璧者略可知也○卿羔者鄭注宗伯云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類也
白虎通云羔取其羣而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黨也周禮云公之孤以皮帛若諸侯適子被王
命者各下其君一等公之子如侯伯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執璧子男之子命與未命者皆以皮
帛繼子男也○大夫鴈者鄭注宗伯云鴈取其侯時而行也白虎通云鴈取飛則行列也大夫職
在奉命適四方動則當以正道事君也○士雉者雉取性耿介唯敵是赴士始升朝宜爲赴敵故
用雉也羔鴈生執雉則死持亦表見危致命書云二生一死是也故鄭注宗伯云雉取其守介而
死不失其節也然白虎通云雉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撓之以威死不可畜也士行威介守節死義
不當移士摯冬雉夏腒也○庶人之摯匹者匹鶩也野鴨曰鳧家鴨曰鶩鶩不能飛騰如庶人但
守耕稼而已故鄭注宗伯云鶩取其不飛遷爾雅釋鳥云舒鳧鶩郭景純云鶩音木舍人及李巡云
鳧野鴨名鶩家鴨名某氏云在野舒飛遠者爲鳧○童子委摯而退者童子見先生或尋朋友既未成
人不敢與主人相授受拜伉之儀但奠委其摯於地而自退辟之然童子之摯悉用束脩也故論
語云孔子自行束脩以上則吾未嘗無誨焉是謂童子也然凡用牲爲摯主人皆食之故司士云
掌擯士者膳其摯鄭司農云王食其所執羔鴈之摯玄謂膳者入於王之膳人○注摯之至至也
○正義曰鄭知然者以上文云天子臨諸侯眕於鬼神又鬯人云供介鬯是天子於諸侯有告神
之義○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謂人在野外軍旅之中或應相見而無物可持爲摯者

則不以舊禮當隨時所用纓謂馬繁纓即馬鞅也拾射韝也矢猶箭也軍在野無物故用此爲摯可也不直云軍中而云野外者若軍在都邑中則宜依舊禮不可用軍物也云若非軍中而在野外亦曰時物或纓拾之徒隨所有也舉一隅耳觸類而長之則若土地無正幣則時物皆可也○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婦人無外事唯初嫁用摯以見舅姑故用此六物爲摯也椇即今之白石李也形如珊瑚味甜美榛似栗而小也脯搏肉無骨而曝之脩取肉鍛治而加薑桂乾之如脯者所以用此六物者椇訓法也榛訓至也脯始也脩治也棗早也栗肅也婦人有法始至脩身早起肅敬也故后夫人以下皆以棗栗爲摯取其早起戰栗自正也必知以名爲義者案莊二十四年左傳云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見榛是虔義之名明諸物皆取名爲義案昏禮婦見舅以棗栗見姑以服脩其榛椇所用無文○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埽灑納女猶致女也壻不親迎則女之家遣人致之此其辭也姓之言生也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人廣子姓也酒漿埽灑賤婦人之職○埽悉報反灑所買反又山寄反迎魚敬反賤婦人之職本又有無埽字者疏納女至埽灑○正義曰納猶致也致者壻不親迎則女之家三月廟見使人致之而爲此辭姓生也言致此女備王之后妃以下百二十人以生廣子孫故云姓也○於國君曰備酒漿者致女於諸侯也酒漿是婦人之職也故送女而持此爲辭轉卑不敢言百姓也詩云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是也○於大夫曰備埽灑彌賤也不敢同諸侯故不得言酒漿也唯及大夫不及士者士卑故也諸侯功成得備八妾重國廣嗣也○注納女至之職○正義曰成九年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此云納女故云納女猶致女也知壻不親迎嫁女之家使人致女者以成九年二月伯姬歸於宋時宋公不親迎故魯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也而天子亦有親迎以否者異義云禮戴說天子親迎左氏說天子不親迎使上卿迎之諸侯亦不親迎使上大夫迎鄭駁異義云文王迎大姒親迎於渭又引孔子荅哀公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冕而親迎君何謂已重乎此天子諸侯有親迎也若不親迎則宜致女云備百姓也

禮記注疏卷五挍勘記

曲禮下

五官之長曰伯節　惠棟挍云五官之長節其擯節九州之長節其在東夷節於內自稱節庶方小侯節宋本合爲一節

五官至職方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故詩崧高注云當堯時　監毛本作時此本時誤氏閩本同　明堯末置之　閩監本作未此本誤

宋毛本同

其擯於天子也節

天子同姓謂之伯父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釋文出天子謂之伯父云本或有同姓二字衍文正義本有同姓二字　正義曰此是二伯也惠棟挍宋本無上三字

九州之長節

正義曰殷曰伯惠棟挍宋本無上三字　一本云天下同姓閩本同監毛本下作子

其在東夷節

雖有侯伯之地惠棟挍宋本同宋監本同閩本同岳本嘉靖本同監毛本侯誤諸　正義曰此天子亦選其中賢者惠棟挍宋本無上三字

庶方小侯節

正義曰庶衆也惠棟挍宋本無上三字　曰天子之力臣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曰上有則字　對天子皆稱名也惠棟挍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六終又記云凡二十七頁

天子當依而立節惠棟挍宋本自此節起至納女於天子節止為卷七首題禮記正義卷第七

天子至曰朝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左右几監毛本作几此本几誤凡閩本同　負之而南面以對諸侯也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面誤而　欲其來之早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來誤求　殷頫亦並依時閩監毛本作覜此本誤頫下然所以殷頫不須分四時者同　恆

當門自蔽名曰樹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恆誤字衛氏集說恆作垣是也而近應門者矣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矣誤也諸公在西閩監毛本有公字此本脫公族朝於内朝閩本同監毛本族作侯與文王世子不合考文引宋板作族及王退侯大夫之朝也閩本同監毛本侯誤侯考文引宋板亦作侯南面西上上補毛本無重上字此本重疑傳寫之誤此是每日視朝之位閩本同監本此字上空闕毛本脫上字並非

諸侯未及期相見節

郤間也閩本同嘉靖本同監毛本間作閒岳本同諸侯至曰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許君謹案閩監本同毛本君作愼以詛射頴考叔者監毛本同閩本頴誤頴○按廣韻於从禾之頴字下云又姓左傳頴考叔亦非說詳左傳挍勘記不人君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不作下是也故定四年鑪金云閩監毛本同案鑪金二字不可解準以正義引左傳之例如本節疏所稱僖二十五年左傳云襄二十六年左傳云隱七年左傳云則此當作故定四年左傳云鑪金二字當爲左傳二字但形聲絕不相涉不知何以誤寫至此浦鏜云鑪金云三字當爲衍文果敗諸嶠監毛本作嶠此本嶠誤峭閩本同

諸侯見天子節

奉珪請覲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珪作圭宋監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考文云古本足利本作圭自稱曰寡人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釋文出自謂云一本作自稱正義本亦作自遠辟天子嘉靖本辟作避○按避正字辟假借字某甫且字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且作舉謬諸侯至之老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是鄭意術擯者之辭閩本同監毛本術作述○按作術用假借字監本初亦作術後改述不許楚之滅蔡也閩監毛本作滅此本誤濟今正舍爲君商人之弑也閩監毛本同盧文弨挍本舍上增成字商上增惡字言葬後未執玉而執皮帛惠棟挍宋本作未執玉衞氏集說同此本未執二字闕玉誤王閩本同監毛本未執玉作見於王非故得見也若未葬

惠棟校宋本作也若衞氏集說同此本也若二字闕閩監毛本作天子非　言諡曰類○言諡謂將葬　閩監毛本如此此本○言二字闕惠棟校宋本○作者字衞氏集說亦作言諡謂將葬

故將葬之前　惠棟校宋本作故將衞氏集說同此本故將二字闕閩本同監毛本作當未非

使大夫行象聘問之禮也　惠棟校宋本作行象此本行象二字闕閩監毛本行象作來行與注不合

令請諡使大夫　閩監毛本作諡使此本諡使二字闕惠棟校宋本使作遣

言類象聘而行此禮也　閩本同惠棟校宋本同監毛本象誤相

解經中類字　惠棟校宋本作解經此本解經二字闕閩監毛本同

案玉藻云　惠棟校宋本作案玉此本案玉二字闕閩監毛本案作○非

若於已君　惠棟校宋本作若於此本若於二字闕閩監毛本若作稱衞氏集說同

天子穆穆節

皇且行又曰　惠棟校宋本作行又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行又二字闕閩監毛本又作者非

衆介北面鏘鏘焉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校宋本鏘鏘焉三字作蹌蹌焉二字宋監本同齊召南考證云按鄭用聘禮記文當作衆介北面蹌焉此下疏亦作蹌蹌焉則鏘鏘二字並誤也○按段玉裁云依說文當作蹡蹡爲行皃蹌訓動也然則禮言行容者皆蹡爲正字蹌爲假借字

天子至僬僬○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一○

故行止威儀多也　惠棟校宋本作行止此本行止二字闕閩監毛本行止作穆穆非

而猶有莊盛　惠棟校宋本作猶有此本猶有二字闕閩監毛本猶有作皇皇非

皇皇莊盛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下皇字作自山井鼎曰聘禮注作皇自莊盛也宋板爲是

並自直行而已　惠棟校宋本作自直衞氏集說同此本自直二字闕閩監毛本同

故詩有濟濟文王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文作辟是也衞氏集說同

聘禮人臣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人作是是也

宜已申也　惠棟校宋本作申此本申字闕閩監毛本同

亦聘禮文也　惠棟校宋本作也此本也字闕閩監毛本同

天子之妃節

於其君稱此　毛本如此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其君稱三字闕閩監本同

以接見禮敵　閩監本同毛本禮作體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案依正義作體

是也嫌其當毛本如此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三字闕閩監本同言子者通男女毛本如此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無者字此本六字闕閩本闕五字監本同
案考文古本亦無者字亦謂諸侯之卿也毛本如此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之卿也三字闕閩監本同曰某士者如晉韓起聘於周
閩監毛本如此岳本如作若嘉靖本同宋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者如晉三字闕陪重也毛本如此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三穴闕閩監本同天子至曰
某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妃邦君之合配王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邦君之作配也判是也以特牲少牢是大夫士之禮惠棟按宋本作
少牢是是也衛氏集說同此本少牢是三字闕閩監毛本同故繼其王言之曰王后也惠棟按宋本作曰王后是也此本曰王后三字闕閩監毛本同孺屬也
言其為親屬惠棟按宋本作也言其閩本言其作與之非監毛本作與人亦非此本也言其三字闕衛氏集說亦作言其孺屬也。士曰婦人者毛本如此
閩本。士誤大夫監本。闕此本也。士三字闕其婦號亦上下通名故春秋惠棟按宋本作通名故閩監毛本名故作稱按非此本通名故三字闕衛氏集說三
字作通稱故言婦有姑之辭惠棟按宋本作有姑之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有姑作通稱非此本有姑之三字闕則貴賤悉曰妻惠棟按宋本作貴賤悉此本貴
賤悉三字闕閩監毛本貴賤悉作上下通衛氏集說同獨言諸侯閩監毛本作獨言諸惠棟按宋本獨作令此本獨言諸三字闕考文引宋板獨作令諸作公衛氏集說同故以
敵體一人正者為夫人惠棟按宋本作以敵體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以敵體作但得以此本三字闕故公羊云夫人無子惠棟按宋本作羊云夫閩
監毛本羊云作侯之此本羊云夫三字闕文家先立娣之子左氏亦夫人姪娣惠棟按宋本作之子左此本之子左三字闕閩監毛本左字闕謂夫人
姪娣也其數二人惠棟按宋本作也其數此本也其數三字闕閩監毛本同有妾者謂九女之外惠棟按宋本作九女是也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九女作
六人非此本九女之三字闕自稱曰陪臣某閩監本同毛本某下有者字

天子不言出節

天子至姓名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所在稱君閩監毛本同浦鏜按云居誤君君子不親比惡人閩監毛本比作此衛氏集說同注天

至是也閩監本同毛本天下有子字　故鄭揔言絕之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絕字脫之下有也字

爲人臣之禮節

爲人至逃之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五曰贛諫閩監本同毛本贛作戇下同　若三諫不聽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聽作從衛氏集說同

子之事親也節

子之至隨之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冀有悟而改之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之作也衛氏集說同

君有疾節

君有疾飲藥至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惠棟挍宋本無此十四字

儗人必於其倫節

儗人必於其倫〇惠棟挍宋本無此七字

問天子之年節

問天至負薪也惠棟挍宋本無此六字　謙不敢言見也監毛本作見衛氏集說同此本見誤用閩本同　數射筭閩監本同毛本筭作算是正字

但以子自典告也閩監毛本作告衛氏集說同此本告誤吉　謂主事者閩本同監毛本主誤王

問國君之富節

問國至以對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天子祭天地節惠棟挍云天子祭天地節凡祭節天子以犧牛節支子節宋本合爲一節

天子至其先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周人宗武王是也閩監毛本同浦鏜挍云下當脫祭地者謂祭崑崙之神及神州地祇也一十五字　於一州中更分爲九州惠棟挍宋本作一是也此本誤○閩監毛本作神亦非衞氏集說同　紫微爲天帝北極輝魄寶閩監毛本輝作燿　以刺幽王之無道閩監毛本同作王是也　既無等差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等差二字倒

天子以犧牛節

犧純毛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釋文出牷云音全一本作純考文引古本作牷　卒哭成事附皆太牢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附作祔下同

凡祭宗廟之禮節

豚曰腯肥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釋文出豚曰腯肥云腯徒忽反注同本或作豚案此經文腯字及注腯亦肥也並當從釋文或作豚本盧文弨挍云觀注云春秋傳作腯則此不作腯明矣釋文下又有作腯徒忽反一音若腯字上先見當云注同不必更出矣　槀魚曰商祭閩監毛本作魚石經同岳本同此本魚誤兎嘉靖本商誤商　稷曰明粢石經同岳本同各本同程瑤田九穀考云蔡邕獨斷無稷曰明粢句釋文明粢一本作明粱古本無此句案隋王劭勸晉宋古本皆無稷曰明粢句立八疑十二證孔疏非之引鄭氏士虞禮注以斥其妄然考鄭氏注曲禮於稷曰明粢句無解說其注士虞禮曰明齊新水也又曰或曰當爲明視謂兎腊也今文曰明粢粢稷也皆非其次尋其語氣鄭於明視意中有曲禮兎曰明視之說故直斥之曰謂兎腊也於明粢意中無曲禮稷曰明粢之說故必申言粢字據爾雅粢稷之云以斥今文之非由是言之鄭注曲禮時或實無稷曰明粢句而晉宋以後人誤讀士虞禮注而加之亦未可知耳王劭所見古本恐未可遽斷其非漢代流傳眞本　稻曰嘉蔬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釋文出嘉疏云本又作蔬通典四十八引稻曰嘉蔬　號牲物者異於人用也毛本如此岳本嘉靖本同宋監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者用二字闕閩監本同　翰猶長也惠棟挍宋本作猶長宋監本同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猶長作長聲衞氏集說同此本猶長二字闕釋文出翰長通典四十八引翰長也無猶字　其辭也嘉善也毛本作嘉善岳本嘉靖本宋監本同此本嘉善二字闕閩監本同通典引其辭也嘉善也

凡祭至量幣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裁葴方正而用之祭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而誤也　量度燥滋得中閩監毛本滋作濕衞

氏集說同　案釋古文閩監毛本古作詁　鄭注云尹脯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尹下有祭字　今不言牲號閩監毛本作今此本誤令

天子死曰崩節惠棟挍云天子節羽鳥節死寇節生曰節壽考節宋本合爲一節

自上顛壞曰崩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釋文本顛作傎　言形體在岳本嘉靖本宋監本同閩監毛本在下有也字考文引宋板足利本無也字　天子

至曰柩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但如崩後之餘聲遠劣於形壓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餘聲下又有聲字衞氏集說亦有　亦是畢了

平生閩監毛本作了此本誤子　不復變色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色作也

羽鳥曰降節

漬謂相瀸汙而死也閩監本同岳本同毛本汙誤汗嘉靖本瀸誤纖　今云其降落閩監毛本作今此本誤令　字異而意同也者閩監

毛本作者也惠棟挍宋本無者字

死寇曰兵節

兵器仗之名監毛本作仗衞氏集說同此本仗誤伏閩本同下倣此

生曰父節

大傷其考心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其作厥衞氏集說同

壽考曰卒節

祿謂有德行任爲大夫士而不爲者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浦鏜挍云祿當衍字衞氏集說無祿字

天子視不上於袷節

謂視上於袷 閩監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上誤止 天子至則姦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目不得取看於面 閩本取看作平看惠棟按宋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毛本取看作平視 旣毕稍得上視也 閩監本同毛本毕作畢

君命節

謂欲有所發爲也 惠棟按宋本同岳本嘉靖本宋監本同衞氏集說同閩本有誤肆監毛本誤肄 謂板圖文書之處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宋監本同嘉靖本同監毛本板作版岳本同疏倣此 君命至以禮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大饗不問卜節

大饗至饒富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凡摯節

所以唯用告神爲至也 各本同通典七十五作所以灌用告神 馬繫纓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釋文出樊纓云本又作繁正義本作繁 棋枳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段玉裁云釋文作枳棋內則注亦有棋枳棋也盧文弨云足利古本作棋枳棋也與釋文合按通典七十五作棋枳根也根當爲棋字之訛 凡摯至棗栗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子男用璧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用上有則字衞氏集說同 鴈取飛則行列也 閩監毛本則作有 亦曰時物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日作串衞氏集說同

納女於天子節

賤婦人之職 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釋文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無賤字是也 故云姓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姓上有百字衞氏集說同

親迎於渭閩監毛本作渭此本誤謂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惠棟挍宋本此行題禮記正義卷第七終記云凡二十九頁又宋監本題禮記卷第一經五千七百二十二字注八千三百二十七字嘉靖本題禮記卷第一經五千六百九十字注八千四百一字案嘉靖本毎卷尾有此題識作雙行細注與宋監本所記字數不合各附著之以存舊式

清嘉慶二十年重刊宋本禮記注疏附校勘記

禮記注疏卷五挍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六

檀弓上第三○陸曰檀弓魯人檀大丹反姓也弓名以其善於禮故以名篇 疏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檀弓者以其記人善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姓檀名弓今山陽有檀氏此於別錄屬通論此檀弓在六國之時知者以仲梁子是六國時人此篇載仲梁子故知也案子游譏司寇惠子廢適立庶又檀弓亦譏仲子舍適孫而立庶子其事同不以子游名篇而以檀弓為首者子游是孔門習禮之人未足可嘉檀弓非是門徒而能達禮故善之以為篇目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故為非禮以非仲子也禮朋友皆在他邦乃袒免○公儀仲子公儀氏仲子字魯之同姓也其名未聞免音問注同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又卻向後繞於髻袒音但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此其所立非也公儀蓋魯同姓周禮適子死立適孫為後○舍音捨下皆同適多歷反下皆同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居讀為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助也前猶故也○居音毆下同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去賓位就主人兄弟之賢者而問之子服伯子蓋仲孫蔑之玄孫子服景伯蔑魯大夫○蔑音芒結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伯子為親者隱耳立子非也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腯徐本作遁徒本反又徒遜反衍以善反為于偽反下為晉禮為為師同○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據周禮○孔子曰否絕句 疏 公儀至立孫正義曰此一節論仲子廢適立庶為檀弓所譏之事公儀仲子而身今喪亡檀弓與之為友又非處他邦為之著免故為重服譏其失禮所以譏者仲子適子既死舍其適孫而立其庶子檀弓居在賓位而言曰何居居是語辭言仲子舍適孫立庶子是何道理乎我未之前聞前猶故也言我未聞故昔有此事既言之後乃從賓位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問之曰仲子舍其適孫而立庶子是何禮也伯子為仲子隱諱乃言曰仲子雖生周世猶上行古之道也言亦者餘人有行古之道仲子亦如餘人故云亦

也即引文王微子之事爲古之道也更繼之云仲子亦猶行古之道與文王微子無異子游以此
爲疑問諸孔子孔子以仲子周人當從周禮不得立庶子當立孫也○注禮朋友至袒免○正義
曰知者喪服記云若他邦來還家而無主猶爲之免故鄭注云歸有主人乃已明無主猶袒免也
若朋友俱在家則弔服加麻加麻者素弁上加緦之環絰若一在一否亦然知者以云皆在他邦
乃袒免明不皆在者則否○注公儀蓋魯同姓○正義曰知者案史記魯相公儀休此云子服伯
子是魯人故疑魯同姓也知同姓者以春秋有公鳥公若公儀同稱公故知同姓也○注去賓至
大夫正義曰案賓位之法隨主人而變小斂之前主人未忍在主位有事在西階下則賓亦入門
西弔於西階下故士喪禮君使人襚主人拜送拜賓即位西階下東面鄭云未忍即主人位也小
斂之後尸則出堂廉然後有飾主人位則在阼階下西面賓弔者入門東於東階下弔也故士喪
禮小斂訖故士舉男女奉尸侇於堂主人降自西階即位踊襲絰于序東鄭云即位踊東方位也
則衆主人不接賓發初在東耳而檀弓之來者當在小斂之前初于西階行識弔而主人未覺後
乃趨觸門右問伯子焉必知小斂前者以仲子初喪即正適庶之位故也未小斂而著免者故爲
非禮之弔亦異常也然則子游之弔惠子是小斂後也故服衰而在門東故鄭云大夫家臣位在
賓後又云在門內北面云子服伯子蓋仲孫蔑之玄孫子服景伯者案世本獻子蔑生孝伯孝伯
生惠伯惠伯生昭伯昭伯生景伯云蓋者彼云子服景伯此云子服伯子不同故云蓋景是謚伯
是字也○注文王之立武王權也○正義曰案文王在殷之世殷禮自得舍伯邑考而立武王而
言權者殷禮若適子死得立弟也今伯邑考見在而立武王故
云權也故中候云發行誅紂且弘道也是七百年之基驗也○

事親有隱而無犯隱謂不稱揚其過失也無犯不犯顏而諫論語曰事父母幾諫**左右就養無方**左右謂扶持之方猶常也子則然無常人○左右徐上音佐下音佑今並如字下同養以尚反下同

服勤至死致喪三年勤勞辱之事也致謂戚容稱其服也凡此以恩爲制○稱尺證反**事君有犯而無隱**既諫人有問其國政者可以語其得失若齊晏子爲晉叔向言之○語魚據反又如字向香亮反叔向羊舌肸**左右就養有方**不可侵官**服勤至死方喪三年**方喪資於事父凡此以義爲制**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心喪戚容如父而無服也凡此以恩義之間爲制○

【疏】事親至三年○正義曰此一節論事親事君及事師之法臣子著服之
義各依文解之○注無犯至幾諫○正義曰據親有尋常之過故無犯
若有大惡亦當犯顏故孝經云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是也論語曰事父母幾諫是尋常之
諫也○注左右至常人○正義曰凡言左右者據僕從之臣故立有左右僕從之官位此左右言

扶持之謂子在親左相右相而奉持之云子則然無常人然猶如是也但是子則須如是或左右奉持不常遣一人在左一人在右故云無常人○注勤勞至爲制○正義曰言服勤者謂服持勤苦勞辱之事故云致謂戚容稱其服也者致之言至也謂哀情至極而居喪禮故云致謂戚容稱其服也上曲禮云五十不致毀與此同云凡此以恩爲制者凡上三事對下君與師故云以恩爲制○注既諫至言之○正義曰知既諫而後人有問其國政可以語其得失者昭三年左傳云晏子謂景公曰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景公曰子近市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緐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諫景公重刑後及其聘晉與叔向言齊國之政將歸陳氏景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是既諫得言君之過若其未諫而言君過則不可故昭三年子大叔如晉張趯與子大叔言云火星中而寒暑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未曾諫君輒言君德之退故傳云張趯有知其由在君子之後乎是其被譏也魯昭公取同姓孔子不仕昭公既先諫所以論語稱孔子爲昭公諱而稱上也過者聖人含弘勸奬擊過歸己非實事也若史策書理則不一若其良史直筆不隱君過董狐書趙盾弒君及丹楹刻桷之屬是也若忠順臣則諱君親之惡者春秋辟諱皆是故僖元年左傳云諱國惡禮也○注不可侵官○正義曰案成十六年左傳云晉楚戰于鄢陵時欒書將中軍欒鍼爲晉侯車右晉侯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時欒書弃元帥之任欲載晉侯是侵官也故云不可侵官此謂君有平常小事若有危難當致死故論語云事君能致其身○注方喪資於事父○正義曰方謂比方也謂比方父喪禮以喪君故云資於事父資取也取事父之喪禮以喪君但居處飲食同耳不能戚容稱其服○注心喪至爲制○正義曰凡親有冥造之功又有生育之惠故懷哀戚之痛同君哀服之限君則徒有榮身顯親之事而無冥造生育之功故唯服麤哀表盡哀戚師則以恩愛成己有同於親故不爲制服故云心喪戚容如喪父爲恩愛成己故也云而無服者既無親之冥造又無君之榮顯故無服也云以恩義之閒爲制者無犯是同親之恩無隱是同君之義兼有親恩君義故言恩義之閒爲制但子之事親本主恩愛不欲聞親有過惡故有隱不欲違親顔色故無犯臣之事君利在功義若有惡不諫社稷傾亡故有犯君之過惡象所同知故云無隱也○

季武子成寢 武子魯公子季友之曾孫季孫夙 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 自見夷人冢墓以爲寢欲文過之○葬徐才浪反又如字合如字徐音閤後合葬皆同文如字徐音問 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 記此者善其不奪人之恩

疏 季武至之哭○正義曰此一節明不奪人之恩兼論夷人冢墓爲寢欲文過之事各隨文解之○注武子至孫夙○正義曰案世本

公子友生齊仲齊仲生無逸無逸生行父行父生夙夙是公子友曾孫也○注自見至文過○正義曰言文過者武子自云合葬之禮非古昔之法從周公以來始有合葬至今未改我成寢之時謂此冢墓是周公以前之事不須合葬故我夷平之以爲寢不肯服理是文飾其過先儒皆以杜氏喪從外來就武子之寢合葬與孔子合葬於防同又案晏子春秋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何盆成遂後喪並得附葬景公寢中與此同也○吾許至何居○吾許其大者聽之將喪而入葬

子是許其大不許其細哭是細也何居居語辭旣許其大而不許其細是何道理故云何居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 子上孔子曾孫子思伋之子名白其母出○不喪如字下同徐息浪反下放此伋音急子思名也孔子之孫 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 禮爲出母期父卒爲父後者不服耳○期居宜反本又作朞後放此 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 汙猶殺也有隆有殺進退如禮○隆力中反盛也汙音烏下同殺所戒反又所例反下同 伋則安能 自予不能及○予羊許反許也一云我也又音餘 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記禮所由廢非之

疏 子上至始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子上不喪出母之事各隨文解之○注禮爲至服耳○正義曰案喪服齊衰杖期章出妻之子爲母又云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云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是也子思旣在子上當爲出母有服故門人疑而問之云子之先君子謂孔子也令子喪出母乎子思曰然然猶如是也言是喪出母故也伯魚之母被出死期而猶哭是喪出母也○子思至而汙○道猶禮也言吾之先君子無所失道道有可隆則從而隆謂父在爲出母宜加隆厚爲之著服道汙者汙猶殺也若禮可殺則從而殺謂父卒子爲父後上繼至尊不敢私爲出母禮當減殺則不爲之著服伋則安能者子思自以才能淺薄不及聖祖故云伋則何能鄭云自予不能及予猶許也自許不能及也○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頹乎其順也 此殷之喪拜也頹順也先拜賓順於事也○顙素黨反替顙觸地無容頹徒回反 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 此周之喪拜也頎至也先觸地無容哀之至○頎音懇惻隱之貌又音幾觸音昌欲反

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重者尚哀戚自期如殷可

疏 孔子至至者○正義曰此一節論殷周喪拜之異也拜者主人孝子拜賓也稽顙者觸地無容也頹

然不逆之意也拜是爲賓稽顙爲己前賓後已各以爲頹然而順序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者頎惻隱貌也先觸地無容後乃拜賓也是爲親痛深貌惻隱之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孔子評二代所拜也至者謂先稽顙後拜也重喪主貌惻隱故三年喪則從其頎至者也。注重者至殷可。正義曰三年之喪尚哀戚則從周自期以下如殷可此經直云拜而后稽顙稽顙而后拜鄭知拜而後稽顙是殷之喪拜稽顙而后拜是周之喪拜者於孔子所論每以二代相對故下檀弓云殷人旣封而弔周人反哭而弔殷以慤吾從周又云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皆以殷周相對故知此亦殷周相對也知並是殷周喪拜者此云三年之喪吾從其至明非三年喪者則從其順故知並是喪拜但殷之喪拜自斬衰以下緦麻以上皆拜而后稽顙以其質故也周則杖期以上皆先稽顙而后拜不期杖以下乃作殷之喪拜鄭知殷先拜而后稽顙而后拜者以孔子所論皆先殷而後周今拜而后稽顙文在其上故爲殷也稽顙而后拜文在其下故爲周也且下檀弓云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示不爲後也若爲後當稽顙而後拜也重耳旣在周時明知先稽顙而後拜者若然士喪禮旣是周禮所以主人拜稽顙似亦先拜而後稽顙者士喪禮云拜稽顙者謂爲拜之時先稽顙其喪大記每拜稽顙者與士喪禮同案晉語云秦穆公弔重耳重耳再拜不稽顙與下篇重耳稽顙不拜文異者國語之文不可用此稽顙而後拜即大祝凶拜之下鄭注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此拜而後稽顙即大祝吉拜鄭注云謂齊衰不杖以下者鄭知凶拜是三年服者以雜記云三年之喪以其喪拜喪拜即凶拜鄭又云吉拜齊衰不杖以下則齊衰杖者亦用凶拜者知齊衰杖用凶拜者以雜記云父母在爲妻不杖不稽顙明父母殁爲妻杖得稽顙也是知杖齊衰得爲凶拜若然雜記云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則杖期以下皆用吉拜今此杖期得用凶拜者雜記所云大判而言雖有杖期摠屬三年之内熊氏以爲雜記所論是拜問拜賜故杖期亦屬吉拜必知然者以鄭注大祝凶拜云三年服者是用雜記之文解以凶拜之義則拜賓拜問拜賜不得殊也且雜記問與賜與於拜文上下不相接次不可用也周禮大祝一曰稽首鄭云頭至地案中侯我應云王再拜稽首鄭云稽首頭至手也此即臣拜君之拜故左傳云天子在寡君無所稽首大夫於諸侯亦稽首故下曲禮云大夫之臣不稽首則大夫於君得稽首二曰頓首鄭曰頭叩地不停留也此平敵以下拜也諸侯相拜則然以其不稽首唯頓首也三曰空首鄭云頭至手所謂拜手也以其與拜手是一故爲頭至手也此荅臣下之拜其敵者旣用頓首故知不敵者用空首四曰振動鄭云戰栗變動之拜謂有敬懼故爲振動故尚書泰誓火流爲烏王動色變是也五曰吉拜者謂先作頓首拜後作稽顙故鄭康成注與頓首相近六曰凶拜者旣重於吉拜當先作稽顙而後稽首七曰奇拜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也鄭康成云一拜荅臣下然燕禮大射公荅再拜者爲初敬之爲賓尊之故再拜燕末無筭爵之後唯止一拜而已八曰襃拜者鄭大夫云襃讀爲報。拜再拜也鄭康成云再

拜拜神與尸九曰肅拜者鄭司農云但俯下手今時揖是也介者不拜引成十六年爲事故敢肅使者此禮拜體爲空首一拜而已其餘皆再拜也其肅拜或至再故成十六年晉郤至三肅使。此肅又謂婦人之拜故少儀云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是也。孔子既得合葬於防言既得者少孤不知其墓。少詩召反下文同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墓謂兆域今之封塋也古謂殷時也土之高者曰墳。墳扶云反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東西南北言居無常處也聚土曰封封之周禮也周禮曰以爵等爲丘封之度崇高也高四尺蓋周之士制。識式志反又如字處昌慮反之度本又作之數孔子先反當脩虞事門人後雨甚至後待封也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言所以遲者脩之而來。防墓防地之墓也庾云防衛墓崩孔子不應以其非禮。應應對之應三三言之以孔子不聞。三息暫反又如字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脩猶治也。泫胡犬反涕音體

疏孔子至脩墓。正義曰此一節論古者不脩墓之事各依文解之。天子之墓一丈諸侯八尺其次降差以兩。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今既東西南北不但在鄉若久乃歸還不知葬之處所故云不可以不作封墳記識其處。注周禮至士制。正義曰引周禮冢人云高四尺蓋周之士制者其父梁紇雖爲大夫周禮公侯伯之大夫再命與天子中士同云周之士制者謂天子之士也。曰防墓崩。防地之墓新始積土遇甚雨而崩庾蔚云防守其墓備擬其崩若如庾之言墓實不崩鄭何以言修之而來孔子何以言古不修墓違經背注妄說異同非也。孔子泫然流涕。自傷修墓違古致令今崩弟子重脩故流涕也。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寢中庭也與哭師同親之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爲之主也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自衞來赴者故謂死之意狀。使色吏反下及注同使者曰醢之矣時衞世子蒯聵篡輒而立子路死之醢之者示欲啗食以怖衆。醢音海蒯苦怪反聵五怪反蒯聵衞靈公之太子出公輒之父莊公也篡輒初患反輒出公名也啗本又作啖待敢反怖普故反遂命覆醢覆弃之不忍食。覆芳服反注同

疏孔子至覆醢。正義曰此一節論師資之恩兼明子路死之意狀。注寢中至親之。正義曰下文云師吾哭諸寢今哭子路於中庭故云與哭師同親之若其不親當哭於寢門外與朋友同故下云朋友哭諸寢門外案奔喪云師於廟門外者謂周禮也下文據殷法也。注故謂死之意狀。正義曰案哀十五年左傳云孔子聞衞亂

曰柴也其來由也其死矣則是預知所以進使者問故者以子路忠而好勇必知其死難但不知其死之委曲更問之也○注時衛至怖衆○正義曰案哀十五年左傳云蒯聵潛入孔悝之家與伯姬迫孔悝於厠强盟之遂刼以登臺子路入逐之至臺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注云不使冠在地遂絕纓而死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宿草謂陳根也爲師心喪三年於朋友期可○期音朞 疏 曾子至哭焉○正義曰曾子孔子弟子姓曾名參字子輿魯人也宿草陳根也草經一年陳根陳也朋友相爲哭一期草根陳乃不哭也所以然者朋友雖無親而有同道之恩言朋友期而猶哭者非謂在家立哭位以終期年張敷云謂於一成之內如聞朋友之喪或經過朋友之墓及事故須哭如此則哭焉若。期之外則不哭也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言其日月欲以盡心脩備之附於身謂衣衾附於棺謂明器之屬○衾音欽 喪三年以爲極亡去已久遠而除其喪○以爲極亡並如字極亡去徐紀力反王以極字絕句亡作忘向下讀孫依鄭作亡而如王分句 則弗之忘矣則之言曾 故君子有終身之憂念其親 而無一朝之患毀不滅性 故忌日不樂謂死日言忌日不用舉吉事○樂如字又音岳 疏 子思至不樂○正義曰此一節論喪之初死及葬送終之具須盡孝子之情及思念父母不忘之事今各隨文解之三日而殯者據大夫士禮故云三日也○凡附於身者謂衣衾也夫祀必求仁者之粟故送終之物悉用誠信必令合禮不使少有非法後追悔咎焉耳矣者助句之辭○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者三月而葬亦大夫士禮也附謂明器之屬亦當必誠信不追悔也○注言其至之屬○正義曰此言其日月欲以盡心修備之鄭意但言凡附身附棺自足又更云三日三月言棺中物少者三日之期家計可使量度則必中棺外物多三月之賒思忖必就故言日月欲見宜慎也云謂明器之屬者案既夕禮除明器之外有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杅盤匜燕樂器甲胄干笮杖笠翣等故云之屬也○喪三年以爲極亡○此亦子思語辭也言服親之喪以經三年以爲極亡可以弃忘而孝子有終身之痛曾不暫忘於心也注云則之言曾故君子有終竟已身恒慘念親此則是不忘之事雖終身念親而不得有一朝之間有滅性禍患恐其常毀故雖忌日不爲樂事他日則可防其滅性故也所以不滅性者父母生已欲其存寧若滅性傷親之志又身已絕滅無可祭祀故也○注謂死至吉事○正義曰下篇子卯爲人君忌日恐此忌日

亦爲子如故云謂死日也言忌者以其親亡忌難吉事不舉之○**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孔子之父郰叔梁紇與顏氏之女徵在野合而生孔子徵在恥焉不告○郰側留反又作鄹紇恨發反徐胡切反又胡沒反○**殯於五父之衢**欲有所就而問之孔子亦爲隱焉殯於家則知之者無由怪已欲發問端五父衢名蓋郰曼父之鄰○父音甫注及下同衢求于反爲如字又于僞反曼音萬**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見柩行於路○**其慎也蓋殯也**慎當爲引禮家讀然聲之誤也殯引飾棺以輤葬引飾棺以柳翣孔子是時以殯引不以葬引時人見者謂不知禮○慎依注作引羊刃反輤七見反翣所甲反○**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曼父之母與徵在爲鄰相善○**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皆所以助哀也相謂以音聲相勸○相息亮反注同**喪冠不緌**去飾○緌本又作緌同耳佳反去起呂反

【疏】孔子至於防○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訪父墓之事云孔子既少孤失父其母不告父墓之處今母既死欲將合葬不知父墓所在意欲問人故若殯母於家則禮之常事他人無由怪已故殯於五父之衢欲使他人怪而致問於已外人見柩行路皆以爲葬但葬引柩之時飾棺以柳翣其殯引之禮飾棺以輤當夫子飾其所引之棺以輤故云其引也蓋殯也殯不應在外故稱蓋爲不定之辭於時郰曼父之母素與孔子母相善見孔子殯母於外怪問孔子孔子因其所怪遂問郰曼父之母始知父墓所在然後得以父母尸柩合葬於防○注孔子至不告○正義曰按史記孔子世家云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鄭用世家之文故注言野合不備於禮也若論語云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及野哉由也非謂草野而合也但徵在恥其與夫不備禮爲妻見孔子知禮故不告言不知其墓者謂不委曲適知柩之所在不是全不知墓之去處其或出辭入告揔望本處而拜今將欲合葬須正知處所故云不知其墓今古不知墓處於事大有而講者諠諠競爲異說恐非經記之旨案家語云叔梁紇年餘七十無妻顏父有三女顏父謂其三女曰鄹大夫身長七尺武力絕倫年餘七十誰能與之爲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爲妻而生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王肅據家語之文以爲禮記之妄又論語緯撰考云叔梁紇與徵在禱尼丘山感黑龍之精以生仲尼今鄭云叔梁紇與顏氏之女徵在野合於家語文義亦無殊何者七十之男始取徵在灼然不能備禮亦名野合又徵在幼少之女而嫁七十之夫是以羞慙不能告子又叔梁紇生子三歲而後卒是孔子少孤又與撰考之文禱尼丘山而生孔子於野合之說亦義理無妨鄭與家語史記並悉符同王肅妄生疑難於義非也○注慎當至知禮○正義曰挽柩爲引無名慎者以慎引聲相近故云慎當爲引云禮家讀然者然猶如是也言禮家讀如是引字故大司徒云大喪屬其六引是讀引也云

殯引飾棺以輤者案雜記云諸侯行而死於道其輤有裧緇布裳帷輤爲赤色大夫布裳帷士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大夫以下雖無輤取諸侯輤同名故飾棺以輤云引葬飾棺以柳翣者案喪大記云君龍帷黼荒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大夫畫帷畫荒黻翣二畫翣二士布帷布荒畫翣二在上曰荒在旁曰帷捴謂之柳故云飾棺以柳翣。

有虞氏瓦棺始不用薪也有虞氏上陶。陶大刀反。夏后氏堲。周火熟曰堲燒土冶以周於棺也或謂之土周由是也弟子職曰右手折堲。即周本又作堲同子栗反又音稷注下同何云冶土爲甎四周於棺燒叔招反折之設反管子云左手執燭右手折即即燭頭燼也弟子職其篇名。殷人棺槨槨大也以木爲之言槨大於棺也殷人上梓。棺音官槨音郭梓音子。周人牆置翣牆柳衣也凡此言後王之制文。牆在良反。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略未成人。長殤丁丈反下式羊反十六至十九爲長殤十二至十五爲中殤八歲至十一爲下殤七歲已下爲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爲殤

【疏】有虞至之殤。正義曰此一節論棺槨所起及用棺槨之事各隨文解之。注始不至上陶。正義曰案易下繫辭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大過者巽下兌上之卦初六在巽體巽爲木上六位在巳巳當巽位巽又爲木二木在外以夾四陽四陽互體爲二乾乾爲君爲父二木夾君父是棺槨之象今虞氏既造瓦棺故云始不用薪然虞氏瓦棺則未有槨也繫辭何以云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連言槨者以後世聖人其文闊廣遠探殷周而言喪期有虞氏則然故尚書云三載四海遏密八音云有虞氏上陶者案考工記陶人造瓬器故引之證瓬棺。注火熟至折堲。正義曰火熟者以弟子職云折燭之炎燼名之曰堲故知堲是火熟者云燒土冶以周於棺也者謂鑿土爲陶冶之形大小得容棺故云燒土冶以周於棺也云或謂之土周由是也者曾子問云下殤土周葬於園云由是者燒土周棺得與作土周引弟子職者證火熟曰堲之意案管子書有弟子職篇云左手秉燭右手正堲鄭云折堲者即是正除之義。注槨大至上梓。正義曰槨聲與寬廓相近故云大於棺也殷人上梓亦考工記文引之以證槨也考工記又云夏后氏上匠於堲周不引之者以匠無所不爲非獨堲周而已故不引也考工記又云周人上輿輿非牆之事故於周人牆置翣亦不引之也。注牆柳至制文。正義曰案喪大記注云在旁曰帷在上曰荒帷荒所以衣柳則以帷荒之內木材爲柳其實帷荒及木材等捴名曰柳故縫人云衣翣柳之材注云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是帷荒捴稱柳也云凡此言後王之制文者凡謂虞夏殷周有虞氏唯有瓦棺夏后氏瓦棺之外加堲周殷則梓棺替瓦棺又有木爲槨替堲周周人棺槨又更於槨傍置柳置翣扇

是後王之制以漸加文也夏言后者白虎通云以揖讓受於君故稱后殷周稱人者以行仁義人所歸往故稱人夏對殷周稱人故言后見受之於君虞則不對殷周自五帝之內雖受於君不須稱后也○夏后氏尚黑以建寅之月爲正物生色黑○正音征下同又如字大事斂用昏昏時亦黑此大事謂喪事也○斂力驗反下皆同戎事乘驪戎兵也馬黑色曰驪爾雅曰騋牝驪牡玄○驪力知反徐郎志反純黑色馬騋音來馬七尺已上爲騋牲用玄玄黑類也殷人尚白以建丑之月爲正物牙色白大事斂用日中日中時亦白戎事乘翰翰白色馬也易曰白馬翰如○翰字又作鶾胡旦反又音寒牲用白周人尚赤以建子之月爲正物萌色赤○萌亡耕反大事斂用日出日出時亦赤戎事乘騵騵騮馬白腹○騵音原騮力求反赤馬黑鬣鬣牲用騂騂赤類○騂息營反徐呼營反純赤色也一云赤黃色

疏夏后至用騂○正義曰此一節論三代正朔所尚色不同各依文解之○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此之謂三統故書傳略說云天有三統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故土有三王王特一生死又春秋緯元命苞及樂緯稽耀嘉云夏以十三月爲正息卦受泰注云物之始其色尚黑以寅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息卦受臨注云物之牙其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息卦受復其色尚赤以夜半爲朔又三正記云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以此推之自夏以上皆正朔三而改也鄭注尚書三帛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用白繒如鄭此意卻而推之舜以十一月爲正尚赤堯以十二月爲正尚白故曰其餘諸侯用白繒高辛氏以十三月爲正尚黑故云高辛氏之後用黑繒高陽氏以十一月爲正尚赤故云高陽氏之後用赤繒有少皡以十二月爲正尚白黃帝以十三月爲正尚黑神農以十一月爲正尚赤女媧以十二月爲正尚白伏犧以上未有聞焉易說卦云帝出乎震則伏犧也建寅之月又木之始其三正當從伏犧以下文質再而復者文質法天地文法天質法地周文法地而爲天正殷質法天而爲地正者正朔文質不相須正朔以三而改文質以二而復各自爲義不相須也建子之月爲正者謂之天統以天之陽氣始生爲百物得陽氣微稍動變故爲天統建丑之月爲地統者以其物已吐牙不爲天氣始動物又未出不得爲人所施功唯在地中含養萌牙故爲地統建寅之月爲人統者以其物出於地人功當須修理故謂之人統統者本也謂天地人之本也然王者必以此三月爲正者以其此月物生細微又是歲之始生王者繼天理物含養微細又取其歲初爲正朔之始既天地人之三者所繼不同故各改正朔不相襲也所尚既異符命亦隨所尚而來故禮緯稽命徵云其天命以黑故夏有玄珪天命以赤故周有赤雀銜書天命以白故殷有白狼銜鉤是天之所命亦各隨人所尚符命雖逐所尚不必皆然故天命禹觀河見白面長人

洛予命云湯觀於洛沈璧而黑龜與之書黃魚雙躍泰誓言武王伐紂而白魚入於王舟是符命
不皆逐正色也鄭康成之義自古以來皆改正朔若孔安國則改正朔殷周二代故注尚書湯承
堯舜禪代之後革命創制改正易服是從湯始改正朔也○注昬時至事也○正義曰知大事是
喪事者以其與斂文連故知大事是喪事也○注爾雅曰騋牝驪牡玄○正義曰引爾雅釋畜文
騋牝驪牡玄謂七尺曰騋牝者色驪牡者色玄引之者證驪是玄之類也案廋人云八尺以上爲
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凡馬皆有。驪牡玄獨言騋者舉中以見上下明其諸馬皆然或
爾雅釋詩云騋牝鄭璞注玄駒小馬稍異鄭也○注玄黑類也○正義曰案周禮考工記七入爲
緇鄭云玄則六入者與是玄黑類○注翰白至翰如○正義曰所引易者易賁卦六四賁如皤如
白馬翰如賁離下艮上鄭注云六四巽爻也有應於初九欲自飾以適初既進退未定故皤如也
白馬翰如謂九三位在辰得巽氣爲白馬翰猶幹也見六四適初未定欲幹而有之引此者證翰
爲白色案彼以幹爲翰者以翰如白馬連文故以翰爲幹望經爲義以此不同○注物萌色赤○
正義曰案上殷尚白之下注云物牙色白此萌色赤不同者萌是牙之徵細故建子云萌建丑云
牙若散而言之萌即牙也故書傳略說云周以至動殷以萌夏以牙此皆據一種之草大汎而言
故建子始動建寅乃出至如薺麥以秋而生月令仲冬荔挺出不在此例也此文質雖異殷質周
文大汎言之乃前代質後代文也故表記云虞夏之質殷周之文是也○注騵駵馬白腹○正義
曰爾雅釋畜文武王伐紂所乘也故詩云駟騵彭彭毛傳云上周下殷故周人戎事乘之若其餘
事則明堂位云周人黃馬蕃鬣是也○

穆公之母卒穆公魯哀公之曾孫**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問居喪之禮曾子曾參之子名申○參所金反一音七南反後同○**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予喪父母尊卑同○齊音咨本亦作齋齋衰之字後皆放此饘本又作飦之然反說文云糜也周謂之饘宋衛謂之餰粥之六反徐又音弃字林云䊢糜也○

布幕衛也縿幕魯也幕所以覆棺上也縿縑也縿讀如綃衛諸侯禮魯天子禮兩言之者僭已久矣幕或爲幦○幕本又作冪音莫徐音覓下同縿音綃徐又音蕭縑古謙反綃音消徐本又作綃桑堯反僭子念反幦莫歷反○

【疏】穆公至魯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尊卑之喪有同有異之事各依文解之○注穆公至曾孫○正義曰案世本傳記
哀公蔣生悼公寧寧生元公嘉嘉生穆公不衍是曾孫也○曰哭。至子達者曾申對穆公使人云
哭泣之哀謂有聲之哭無聲之泣並爲哀然故曰哭泣之哀也齊斬之情者齊是爲母斬是爲父
父母情同故荅云之情也饘粥之食者厚曰饘希曰粥朝夕食米一溢孝子以此爲食故曰食也
自天子達者父母之喪貴賤不殊哭泣以下自天子至庶人如一故云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縿

幕魯也者旣言齊斬饘粥同又言覆棺之幕天子諸侯各別以布爲幕者衞是諸侯之禮以縿爲幕者魯是天子之制幕者謂覆殯棺者也下文云加斧於椁上鄭云以刺繡於縿幕加椁以覆棺已乃屋其上盡塗之如鄭此言繡幕加斧文塗之內以覆棺椁也周公一人得用天子禮而後代僭用之故曾申舉衞與魯俱是諸侯則後代不宜異謂魯之諸公不宜與衞異也崔靈恩云當時諸侯僭効天子也恐魯穆公不能辨故兩言以明顯魯與諸侯之別也今案崔言雖異而是曾申爲穆公說則同也然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注云在傍曰帷在上曰幕幕或在地展陳於上帷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帟小幕幕若幄中坐上承塵也幄帟皆以繒爲之而今云天子用綃幕者崔靈恩云周禮所陳祇謂幄帟之帷幕不論襯棺自用縿也天子別加斧于椁上畢塗屋此所陳祇謂襯棺幕在於畢塗之內者也若其塗上之帟則大夫以上有之故掌次云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下云君於士有賜帟然士無覆棺之幕下云子張之喪褚幕丹質者彼謂將葬啓殯以覆棺故鄭注彼云葬覆棺別也○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信驪姬之譖○孋本又作麗亦作驪同力知反

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蓋皆當爲盍盍何不也志意也重耳欲使言見譖之意重耳申生異母弟後立爲文公○重直龍反注皆同子蓋依注音盍戸臘反下同

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言其意則驪姬必誅也驪姬獻公伐驪戎所獲女也申生之母蚤卒驪姬嬖焉○蚤音早嬖必計反

曰然則蓋行乎行猶去也

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言人有父則皆惡欲弑父者○弑本又作煞音試注同徐云字又作嗣音同惡烏路反○

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辭猶告也狐突申生之傅舅犯之父也前此者獻公使申生伐東山皋落氏狐突謂申生欲使之行今言此者謝之伯氏狐突別氏○突徒忽反傅音富咎其九反皋古刀反

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子驪姬之子奚齊○少詩召反難乃旦反

伯氏不出而圖吾君圖猶謀也不出爲君謀國家之政然則自皋落氏反後狐突懼乃稱疾○爲于僞反下爲時同

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則猶惠也

再拜稽首乃卒既告狐突乃雉經○雉經如字徐古定反如雉之自經也

是以爲恭世子也言行如此可以爲恭於孝

則未之有○共音恭本亦作恭注同行下孟反【疏】晉獻至子也○正義曰此一節論獻公殺申生之事各依文解之○注信驪姬之譖正義曰案僖四年左傳云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獵姬寘諸宮六日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又晉語云姬寘鴆於酒寘堇於肉堇謂烏頭是驪姬譖申生之事也○注蓋皆至文公○正義曰此云蓋言子志及下蓋行乎以蓋非一故云皆當爲盍言重耳欲使言見譖之意者重耳欲使申生言見驪姬所譖之意左傳云或謂太子曰子辭君必辯焉杜預云以六日之狀自理謂毒酒經宿輒敗若申生初則置罪經六日其酒必壞何以經六日其酒尚好明臨至加藥焉云重耳申生異母弟者案莊二十八年左傳云晉獻公烝於齊姜生太子申生大戎狐姬生公子重耳是異母弟也○注言其至斃焉○正義曰案僖四年左傳云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君老矣吾又不樂謂我若自理驪姬必誅姬死之後公無復歡樂故此云是我傷公之心云驪姬獻公伐驪戎所獲女也者莊二十八年左傳云初晉獻公滅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驪姬嬖生奚齊其娣生卓子是驪姬嬖也云申生之母蚤卒者以左傳云姬命大子祭齊姜是蚤死也○使人至而死○時狐突謝病在晉都大子出奔曲沃於是狐突欲令大子出奔大子不用其言故今臨死使人辭謝言於狐突曰申生有愚短之罪不念伯氏之言出奔避禍今日被譖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惜其身命之死言死不受命雖然不惜身命猶有所憂吾君已老子又幼少又國家多有危難伯氏又謝病不出圖吾君之事吾以爲憂伯氏誠能出外而圖謀吾君國家之事申生受伯氏恩賜甘心以死○注前此至別氏○正義曰案左傳閔二年獻公使申生伐東山皐落氏狐突欲令申生行云雖欲勉之狄可盡乎下又云狐突欲行是狐突欲使行之事言前此者此謂僖四年申生將死之時前謂閔二年伐皐落氏之時在前五年故云前皐落氏在晉都之東居在山內皐落氏杜預云是赤狄別種故云東山皐落氏云伯氏狐突別氏者既言辭狐突又云伯氏故云狐突別氏狐是摠氏伯仲者是兄弟之字字伯者謂之伯氏字仲者謂之仲氏故傳云叔氏其忘諸乎又下云叔氏專以禮許人是一人身字則別爲氏也○注圖猶至稱疾○正義曰圖謀釋詁文自皐落氏反後狐突懼乃稱疾者以經云伯氏不出而圖吾君故知稱疾必有所因反自皐落去此不遠知自皐落反而稱疾也○注既告至雉經○正義曰雉牛鼻繩也申生以牛繩自縊而死也故鄭注封人云緣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也今時人謂之雉或爲雉鼻耿介被人所獲必自屈折其頭而死漢書載趙人貫高自絕亢而死申生當亦然也傳云申生縊死晉語申生使猛足辭於狐突乃雉經於新成廟○注言行至之有○正義曰春秋左傳云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父不義也孝子不陷親於不義而申生不能自理遂陷父有殺子之惡雖心存孝而於理終非故不曰孝但謚爲恭以其順於父事而已謚法曰敬順事上曰恭○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笑其爲樂速○

莫音暮樂音洛又音岳。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為時如此人行
三年喪者希抑子路以善彼。已夫音扶絕句本或作已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又復也。復扶又反
疏魯人至善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大祥除衰杖之日不得即歌之事今各依文解之。魯人有朝祥莫歌者魯人不辨其姓名祥謂二十五月大祥歌哭不同日故仲由笑之也故鄭注
笑其為樂速然祥日得鼓素琴。夫子至善也。夫子抑子路呼其名云由若人治喪不備三年
各有可責今此人既滿三年爾尚責之女罪於人終無休已之時夫是助語也三年之喪計其日
月已過亦已久矣人皆廢此獨能行其人既美何須笑之時孔子抑子路善彼人既不當實禮恐
學者致惑待子路出後更以正禮言之夫子曰魯人可歌之時節豈有多經日月哉但踰越後月
即其善言歌合於禮案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不譏彈琴而譏歌者下注云琴以手笙歌以氣手在外而遠氣在內而近也。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
丘十年夏。乘繩證反夏戸嫁反縣賁父御卜國為右縣卜皆氏也凡車右勇力者為之。縣音玄卷內皆同賁父上音奔下音甫人名字皆同馬
驚敗績驚奔失列。馬驚敗一本無驚字公隊佐車授綏戎車之貳曰佐授綏乘公。隊宜類反綏息佳反公曰末之卜
也末之猶微哉言卜國無勇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公他日戰其御馬未嘗驚奔遂
死之二人赴敵而死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圉人掌養馬者白肉股裏肉。圉魚呂反股裏上音古下音里公曰非其
罪也流矢中馬非御與右之罪。中丁仲反遂誄之誄其赴敵之功以為謚。誄力軌反謚也士之有誄自此始也記禮失所由來
也周雖以士為爵猶無謚也殷大夫以上為爵。上時掌反疏魯莊至始也。正義曰此一節論魯莊公與士為謚失禮之事各依文解之。戰於乘丘者乘丘魯地莊公十年夏六月
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注縣卜皆氏也。正義曰知縣卜皆氏者此有縣賁父下有縣子瑣七十二弟子傳有卜商故
知皆氏也。注戎車之貳曰佐。正義曰案周禮戎僕掌倅車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僕掌佐
車之政則戎車之貳曰倅此云佐者周禮相對為文有異若散而言之則田獵兵戎俱是武事故
同稱佐車少儀注戎獵之副曰佐是也熊氏以為此皆諸侯法公曰末之卜也者末微也之哉也
言微弱哉此卜國也以其微弱無勇致使我馬敗績。注二人赴敵而死。正義曰知二人者以

卜國被責縣賁父職掌馬事自稱無勇既序兩人於上即陳遂死於下明兩人俱死也○注爵人至裏肉○正義曰圉人掌養馬者案昭七年左傳云牛有牧馬有圉是圉人掌馬也云白肉股裏肉者以股裏白故謂之白肉非謂肉色白也○注周雖至爲爵○正義曰知周以士爲爵者案掌客云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數陳凡介行人皆爲士而云爵等是士有爵也故鄭注大行人云命者五公侯伯子男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云猶無謚也者以此云士之有誄自此始故知周士無謚也云殷大夫以上爲爵者案士冠禮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於士冠之下而爲此記又不云諸侯大夫明生無爵死無謚據士也士冠禮是周禮而云古者故知是殷以上

○曾子寢疾病病謂疾困樂正子春坐於牀下子春曾參弟子曾元曾申坐於足元申曾參之子童子隅坐而執燭隅坐不與成人並。成人並音並絕句

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華畫也簀謂牀第也說者以睆爲刮節目字或爲刮。睆華板反明貌孫炎云睆漆也徐又音刮簀音責與音餘下同畫衡賣反牀第上音床下側吏反刮古滑反子春曰止以病困不可動曾子聞之瞿然曰呼。呼虛憊之聲。瞿紀具反下同曰呼音虛注同吹氣聲也一音況于反憊皮拜反羸困也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未之能易已病故也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言夫子者曾子親沒之後齊嘗聘以爲卿而不爲也革急也變動也幸覬也。革紀力反并又音極注同請七領反覬音冀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彼童子也君子之愛人也以德成己之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息猶安也言苟容取安也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斃仆也。斃音弊仆蒲北反又音赴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言病雖困猶勤於禮。沒音殁

疏曾子至而沒。○正義曰此一節論曾子臨死守禮不變之事各依文解之。○注華畫至爲刮。○正義曰凡繪畫五色必有光華故云華畫也云簀謂牀第者爾雅釋器云簀謂之第云說者以睆爲刮節目者說者謂在鄭之前解說禮者說此睆爲刮削木之節目使其睆睆然好故詩云睍睆黃鳥傳云睍睆好貌是也云字或爲刮者謂禮記之本有以睆字爲刮云華而刮者故云字或爲刮。○注未之能易已病故也。○正義曰言此未病之時猶得寢臥既病之後當須改正以已今病氣力虛

弱故時復一時未能改易聞童子之言乃便驚駭。注曾子至覬也。正義曰知齊嘗聘以爲卿者韓詩外傳云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既言輕其祿是不爲也但齊以相楚以令尹晉以上卿而鄭言齊嘗聘爲卿者以三國文連合帶爲注耳且相即是上卿革急也釋言文。曾子至已矣。曾參謂曾元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童子何者君子之愛人也必以善事成已之德則童子是也細小之人愛人也不顧道理且相寧息即汝是也吾今更何求焉唯求正道易換其簀而即仆焉斯已矣者斯此也已猶了也此則正一世事了不陷於惡故君子慎終如始禮云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故春秋魯僖公薨于小寢譏即安也成公薨于路寢傳曰言道也他人名已。得呼爲大夫之稱而言夫子若已不爲大夫則已所爲當須依禮不得寢大夫之牀也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皆憂悼在心之貌也求猶索物。慨苦愛反廓苦郭反何云開也索所白反

疏 始死至廓然。正義曰此記人因前有死事遂廣說孝子形節也事盡理屈爲窮言親始死孝子匍匐而哭之心形充屈如急行道極無所復去窮急之容也。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者殯斂後心形稍緩也瞿瞿眼目速瞻之貌求猶覓也貌恒瞿瞿如有所失而求覓之不得然也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者又漸緩也皇皇猶栖栖也至葬後親歸草土孝子心形栖栖皇皇無所依託如有望彼人來而彼人不至也。練而慨然者轉緩也至小祥但歎慨日月若馳之速也。祥而廓然者至大祥而寥廓情意不樂而已

○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 戰於升陘魯僖二十二年秋也時師雖勝死傷亦甚無衣可以招魂。邾音誅婁力俱反或如字邾人呼邾聲曰婁故曰邾婁公羊傳與此記同左氏穀梁但作邾陘音形僖許宜反

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鮐始也 敗於臺鮐魯襄四年秋也臺當爲壺字之誤也春秋傳作狐鮐時家家有喪髽而相弔去纚而紒曰髽禮婦人弔服大夫之妻錫衰士之妻則疑衰與皆吉笄無首素總。髽側瓜反臺鮐上音胡下音臺去羌呂反纚所買反又所綺反黑繒韜紒音計錫衰上悉歷反下七雷反與音餘笄音雞總音摠

疏 邾婁至始也。正義曰此一節論二國失禮之事。注戰於至招魂。正義曰魯僖公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秋八月及邾人戰于升陘左傳云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少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先王之明德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不聽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是也。注時師雖勝死傷亦甚者則傳云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是也鄭云此者解復之以矢之意

以其死傷者多無衣可以招魂故用矢招之也必用矢者時邾人志在勝敵矢是心之所好故用所好招魂冀其復反然招魂唯據死者而鄭兼云傷者以其雖勝故連言死傷以狹句耳若因兵而死身首斷絕不生者應無復法若身首不殊因傷致死復有可生之理者則用矢招魂左氏直言邾公羊云邾婁者何休云夷言婁聲相近也○注敗於至素總○正義曰案左傳魯襄公四年冬十月邾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鮐魯人怨而歌之魯襄四年冬也此云秋鄭舉其初也云臺當爲壺字之誤也春秋傳作狐鮐左傳云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鮐我君小子朱儒是使侏儒侏儒使我敗於邾臧紇武仲也言狐裘武仲所服也是時襄公年七歲微弱故云我君小子也侏儒短人也臧武仲短小故云侏儒云去纚而紒曰髽者案士冠禮纚廣終幅長六尺所以縚髮今以凶事故去之但露紒而已云禮婦人弔服大夫之妻錫衰者喪服傳云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是大夫之妻弔服錫衰也云士之妻則疑衰與者以士妻弔服之文故云疑衰與必以疑衰者案周禮司服有錫衰緦衰疑衰錫衰爲上緦衰次之疑衰爲下案喪服大夫弔服錫衰喪服小記云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則君弔大夫大夫相弔皆錫衰其服同也錫衰之下但有緦衰疑衰天子弔諸侯皆以緦衰弔大夫士以疑衰若諸侯弔大夫以錫衰弔同姓之士緦衰弔異姓之士疑衰故鄭注文王世子云同姓士緦衰異姓士疑衰以其士自相弔如一皆疑衰故鄭注司服云舊說士弔服素委貌冠朝服此士不以緦衰爲弔服者以緦衰是士弔喪服不以弔也故注喪服云士以緦衰爲喪服其弔服則疑衰也改其裳以素辟諸侯近庶人弔服而衣猶非也疑衰變其裳以素耳以此言之是士弔服疑衰素裳也故以爲士妻弔服疑衰必知弔服夫妻同者以喪服大夫命婦俱以錫衰弔故也云皆吉笄無首素總者大戴禮文也○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縚吐刀反閱音悅○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誨教爾女也從從謂大高扈扈謂大廣爾語助○毋音無後同從音揔高也一音崇又仕江反扈音戶廣也大也女音汝大音泰一音勑佐反下大廣已猶大夫重同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總束髮垂爲飾齊衰之總八寸○榛側巾反木名又士鄰反長直亮反凡度長短曰長皆同此音

疏 南宮至八寸○正義曰此一節論婦人爲舅姑服髽與笄總之法○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者之並是語辭也南宮縚妻姑喪謂夫之母也以是夫子兄之女故夫子誨之作髽法○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者上爾爲女下爾語辭[illegible]言期之髽稍輕自有常法女造髽時無得從從而大高又無得扈扈而大廣既教以作髽又教以笄總之法其笄用木無定故教之云蓋用榛木爲笄其長尺而束髮垂餘之總垂八寸○注南宮至兄女○正義曰知孟僖子之子南宮閱者案左氏昭七年傳云孟僖子將卒召其大夫云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以事仲尼以

南宮爲氏故世本云仲孫貜生南宮縚是也云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者論語云以其兄之子妻之是也○注從從至大廣○正義曰從從是高之貌狀故楚辭招隱云山氣巃嵸兮石嵯峨則巃嵸是高也扈扈猶廣也爾雅釋山云卑而大扈郭云扈是廣貌也此云無得高廣者謂無得如斬衰高廣也○注總束至八寸○正義曰案喪服傳云總六升長六寸謂斬衰也故此齊衰長八寸也以二寸爲差也以下亦當然無文以言之喪服箭笄長一尺吉笄長尺二寸榛笄長尺斬衰齊衰笄同二尺降於吉笄二寸也但惡笄或用櫛或用榛故喪服有櫛笄故夫子稱蓋以疑之○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可以御婦人矣尚不復寢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禫大感反比必利反下比及同蔑迷結反

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加猶踰也

疏 孟獻至等矣○正義曰此一節論獻子除喪作樂得禮之宜也依禮禫祭暫縣省樂而不恒作也至二十八月乃始作樂又依禮禫後吉祭乃始復寢當時人禫祭之後則恒作樂未至吉祭而復寢今孟獻子既禫暫縣省樂而不恒作比可以御婦人而不入寢雖於禮是常而特異餘人故夫子善之云獻子加於人一等矣不謂加於禮一等其祥禫之月先儒不同王肅以二十五月大祥其月爲禫二十六月作樂所以然者以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又與上文魯人朝祥而莫歌孔子云踰月則其善是皆祥之後月作樂也又間傳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士虞禮中月而禫是祥月之中也與尚書文王中身享國謂身之中間同又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是僖公之喪至此二十六月左氏云納幣禮也故王肅以二十五月禫除喪畢而鄭康成則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八月而作樂復平常鄭必以爲二十七月禫者以雜記云父在爲母爲妻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爲母爲妻尚祥禫異月豈容三年之喪乃祥禫同月若以父在爲母屈而不伸故延禫月其爲妻當亦不申祥禫異月乎若以中月而禫爲月之中間應云月中而禫何以言中月乎案喪服小記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又學記云中年考校皆以中爲間謂間隔一年故以中月爲間隔一月也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是也謂大祥者縞冠是月禫謂是此禫月而禫二者各自爲義事不相干故論語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文無所繼亦云是日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者鄭箴膏肓傳公母成風主婚得權時之禮若公羊猶譏其喪娶其魯人朝祥而莫歌及喪服四制云祥之日鼓素琴及夫子五日彈琴不成聲十日成笙歌并此獻子禫縣之屬皆據省樂忘哀非正樂也其八音之樂工人所奏必待二十八月也即此下文是月禫徙月樂是也其朝祥莫歌非正樂歌是樂之細別亦得稱樂故鄭云笑其爲樂速也其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據喪事終除衰去杖其餘哀未盡故更延兩月非喪之正也王肅難鄭云若以二十七月禫其歲末遭喪則出入四年喪服小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如王肅此難則爲母十五月而禫出入三年小記何以云期之喪二年明小記所云據喪之大斷也又肅以月

中而禫案曲禮喪事先遠日則大祥當在下旬禫祭又在祥後何得云中月而禫又禫後何以容吉祭故鄭云二十七月也戴德喪服變除禮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故鄭依而用焉鄭以二十八月樂作喪大記何以云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以禫後許作樂者大記所謂禫後方將作樂釋其內無哭者之意非謂即作樂大記又云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間傳何以云大祥居復寢間傳所云者去堊室復殯宮之寢大記云禫而從御謂禫後得御婦人必待吉祭然後復寢其吉祭者是禫月值四時而吉祭外而為之其祝辭猶不稱以某妃配故士虞禮云吉祭猶未配○注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正義曰知者案襄五年經書仲孫蔑會吳于善道傳云孟獻子會吳于善道是孟獻子為仲孫蔑也仲稱孟者是慶父之後鄭注論語云慶父輒稱死時人為之諱故云孟氏杜預以為慶父是莊公長庶兄庶長故稱孟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 哀未忘○彈徒丹反 十日而成笙歌 踰月且異旬也祥亦凶事用遠日五日彈琴十日笙歌除由外也琴以手笙歌以氣○笙音生

疏 孔子至笙歌○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除喪作樂之限○十日而成笙歌者上云彈琴而不成聲此云十日而成笙歌之聲音曲諧和也○注五日至以氣○正義曰此者解先彈琴後笙歌之意由彈以手手是形之外故曰除由外也祥是凶事用遠日故十日得踰月若其卜遠不吉則用近日雖祥後十日亦不成笙歌以其未踰月也

○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 譏其早也禮既祥白屨無絇縞冠素紕有子孔子弟子有若○屨音句組音祖絇其俱反縞古老反又古報反

疏 有子至組纓○正義曰此一節明除喪失禮之事有子孔子弟子有若也蓋是疑辭錄記之人傳聞有子既祥而絲屨未知審否意以為實故云蓋既祥而絲屨以組為纓也○注譏其至有若○正義曰此後之服今既祥而著故云譏其早也云禮既祥白屨無絇戴德喪服變除禮文云縞冠素紕者玉藻文素紕當用素為纓未用組今用素組為纓故譏之案玉藻云玄冠綦組纓知此非綦組纓者若其綦組為纓則當以玄色為冠若既祥玄冠則失禮之甚不應直譏組纓也案士冠禮冬皮屨夏用葛無云絲屨者此絲屨以絲為飾絇繶純之屬故士冠禮云白屨緇絇繶純纁屨黑絇繶純鄭注屨人云絇屨頭飾繶是縫中紃純緣也此有子蓋亦白屨以素絲為繶純也

○死而不弔者三 謂輕身忘孝也 畏 人或時以非罪攻已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 厭 行止危險之下○厭于甲反 溺 不乘橋舡○溺奴狄反

疏 死而至厭溺○正義曰此一節論非理橫死不合弔哭之事○畏謂有人以非罪攻已已若不有以解說之而死者則不弔鄭玄注引論語以證之明須解說也案世家云陽虎嘗侵暴於匡時又孔子弟子顏刻為陽虎御車後孔子亦使刻御車從匡過孔子與陽虎相似故匡人謂孔子為陽虎因圍欲殺之孔子自說故匡又解圍也自說者謂卑辭遜禮論語注云微服而

去謂身著微服潛行而去不敢與匡人鬬以媚悅之也○厭謂行止危險之下爲崩墜所厭殺也○溺謂不乘橋舡而入水死者何胤云馮河潛泳不爲弔也除此三事之外其有死不得禮亦不弔故昭二十年衛齊豹欲攻孟縶宗魯事孟縶是時齊豹欲攻孟縶宗魯許齊豹攻之不告孟縶及孟縶被殺而死宗魯亦死之孔子弟子琴張欲往弔之孔子止之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杜預云言齊豹所以爲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是失禮者亦不弔也○**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行道猶行仁義○弗除如字徐治慮反**子路聞之遂除之**【疏】子路至除之○正義曰庾蔚云子路緣姊妹無主後猶可得反服推己寡兄弟亦有申其本服之理故於降制已遠而猶不除非在室之姊妹欲申服過期也是子路已事仲尼始服姊喪明姊已出嫁非在室也

禮記注疏卷六校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六　惠棟挍宋本題禮記正義卷第八

檀弓上第三

公儀仲子之喪節

居讀爲姬姓之姬　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爲作如

文之立武王權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文下有王字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

公儀仲子而身今喪亡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無而字

案賓位之法　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法作位非衛氏集說同

事親節

故云致謂戚容稱其服也者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故字

其由在君子之後乎　惠棟挍宋本閩監毛本由作猶與昭三年傳合

春秋辟諱皆是閩監毛本作辟此本誤辭云而無服者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而誤葬

季武子成寢節

自見夷人冢墓以爲寢欲文過之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寢作宅惠棟挍宋本亦作宅無之字岳本同宋監本同衞氏集說亦無之字宅作寢○按疏標起訖無之字逢於阿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本毛本阿誤何○按晏子春秋作逢於阿盆成逆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本逆誤造毛本誤适衞氏集說同

孔子曰節

自期如殷可閩監毛本作可岳本嘉靖本同此本可誤何殷以慤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以作已○按以已多通用以其質故也惠棟挍宋本作以其此本以其二字闕閩監毛本作殷尚不期杖以下閩本如此此本期字闕監毛本不期杖作不杖期稽首頭至手也惠棟挍宋本閩本同監毛本手作地不停留地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地作也是也褒讀爲報拜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報字重今時撎是也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撎作揖晉郤至三肅使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使下有者字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節

言居無常處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宋監本無處字考文引宋板同宋通典一百三引言居無常也亦無處字爾來何遲也岳本嘉靖本同石經遲作遟閩監毛本同注倣此通典引爾來何遟古不脩墓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毛本脩作修嘉靖本同注倣此○按古修治字多假脩字爲之不但在鄉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但作恆衞氏集說同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節

覆弃之不忍食岳本同閩監毛本弃作棄衛氏集說同嘉靖本同　由也其死哭閩本同監毛本哭作矣。按作矣是也否則與哀十五年傳不合

曾子曰節

草經一年陳根陳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上陳作則　謂於一歲之內閩監毛本作歲此本誤成考文引宋板歲作期。按作期是也猶上云一期草根陳乃不哭也下云若一期之外乃不哭也　如聞朋友之喪閩監毛本作聞此本誤聞　若期之外則不哭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若下有一字

子思曰節

悉用誠信閩監毛本作信此本誤僧　不使少有非法監毛本作有衛氏集說同此本有誤多閩本同　三月之賒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賒誤餘

孔子少孤節惠棟挍云孔子少孤節鄰有喪節宋本合爲一節案此本亦二節合爲一節閩本以下始分

徵在恥焉徵字上通典引有後叔梁紇七五字疑杜佑以意增耳　然後得以父母尸柩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然作而衛氏集說同　云引葬飾棺以柳翣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引葬作葬引與注合

夏后氏堲周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釋文出即周云本又作堲注下同正義本作堲　火熟曰堲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熟作孰宋監本岳本同嘉靖本同。按熟乃後出之字　牆柳衣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浦鏜云案七卷飾棺牆疏則此注本無衣字　及用棺椁之事閩監毛本事作差衛氏集說同

其文開廣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開作既　謂鑿土爲陶冶之形閩本同監毛本鑿作堲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亦作鑿　右手正堲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正作折

夏后氏尚黑節

大事斂用昏 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毛本昏作昬注倣此。按段玉裁云昏古音同文與眞臻韻有斂後之別說文字从氐省爲會意絕非從民聲爲形聲也蓋隸書淆亂乃有從民作昬者俗皆遵用之 又春秋緯元命苞 閩監毛本作包非也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包作苞 高辛氏以十二月爲正尚黑 閩監毛本同浦鏜云三誤二 伏犧以上 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犧作羲案此本惟此字作犧下二字皆作羲 文法天質法地 閩本同考文引宋板同監毛本作文質二字誤倒 爲下物得陽氣 閩監毛本同浦鏜從論語疏挍云百誤下是也 湯觀於洛沈璧 閩本同惠棟挍宋本亦作璧沈作沉監毛本璧誤壁。按沉又沈之俗字依說文當作湛 案廋人云 閩監毛本廋誤庾考文引宋板作廋 凡馬皆有驪牡元 閩監毛本同孫志祖云驪上疑脫一牝字

穆公之母卒節

曰哭至子達者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哭下有泣字無者字 元言齊斬饘粥同 惠棟挍宋本元作既是也閩監毛本元作先

晉獻公節

信驪姬之譖 閩監毛本作譛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譖誤讚下同釋文出孋姬云本又作麗亦作驪正義作驪

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 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釋文出子蓋云依注音盍下同石經初刻作盍後加艹作蓋下同注云蓋皆當爲盍是本作蓋 公獵姬寘諸宮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獵作田衛氏集說同。按作田與僖四年左氏傳合 若申生初則置毐 閩監毛本毐作毒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毒作藥 初晉獻公滅驪戎 閩監毛本滅作伐與莊二十八年左氏傳合 於是狐突欲令大子出奔 閩監毛本同浦鏜挍云於當先字誤 故今臨死使人辭謝 閩監毛本作今此本今誤合 不念用氏之言 閩監毛本用作伯是也 今月被譖 閩監毛本月作日是也 言死不受命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受作愛 或爲雉鼻耿介 閩本同監毛本鼻作鳥惠棟挍宋本鼻作性是也衛氏集說作或謂雉性耿介 乃雉於新成廟 閩監毛本同浦鏜挍作乃雉經於新成之廟云脫經之二字 以其順於父事而巳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順上有恭字衛氏集說亦作恭順於父事

魯人有朝祥節

夫是助語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助語作語助衞氏集說同氣在內而近也惠棟按宋本此下另行題禮記正義卷第八終記云凡二十七頁

魯莊公節惠棟按宋本自此節起至孔子蚤作節止爲第九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九

公隊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同石經隊作墜宋監本同考文引古本同般大夫以上爲爵閩監毛本作上岳本嘉靖本同此本上誤士

皆有飧饔餼監毛本如此衞氏集說同此本飧誤食餼誤飮閩本飧亦誤食餼字剜補爲之牢禮之數陳閩本同監毛本數陳作陳數衞氏集說無之陳數三字又不云諸侯大夫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不字

曾子寢疾病節

隅坐不與成人並閩監毛本並作竝嘉靖本同釋文亦作竝衞氏集說並下有也字此本並下脫一○簀謂牀第也諸本作第此本誤策今改正

瞿然曰呼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曰吁云音虛注同乃便驚駭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便作更曾子重其郭而輕其祿閩監毛本郭作身是也已猶了也閩監毛本作了此本了誤子他人名已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已作己下若已則已同

邾婁復之以矢節

國無少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少作小與僖二十二年左氏傳合蜂蠆有毒惠棟按宋本蜂作蠭與左氏傳同春秋傳作狐鮐閩監本同毛本鮐下有者字朱儒是使監毛本同閩本朱作侏案閩本此侏字併下侏儒字皆作侏監毛本并下皆作朱此本惟此作朱下皆作侏以士妻弔服之文惠棟按宋本之作無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弔上有無字以緦衰是士弔喪服閩監本同毛本弔作之

南宮縚節

南宮閱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釋文閱音悅考文云古本閱作潤案潤非也南宮閱即下南宮敬叔反注之仲孫閱同閱字下注不作潤而此注作潤亦其滲漏處之顯然者

誨教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教下有也字岳本同嘉靖本同宋監本同

下爾語辭辭補案辭字誤重

則寵從是高也閩監毛本寵從作巃從

孟獻子禫節

僖公母成風主婚閩本同監本主誤王

其三年問云閩監本作問此本誤間毛本同

其歲末遭喪監毛本作末此本末誤未閩本同

故鄭云二十六月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六作七是也

以禫後許作樂者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以作似續通解同

慶父輒稱死閩監毛本同浦鏜挍云稱疑經字誤

孔子既祥節

若其十遠不吉閩監本同毛本十作卜是也衞氏集說同

有子蓋既祥節

案玉藻云云閩監毛本上云作文惠棟挍宋本云字不重

死而不弔者節

不乘橋舡閩本同監毛本舡作船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疏同

鄭元注引論語以證之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元誤云

故匡又解匰也閩本同監毛本又作人

馮河潛泳惠棟挍宋本如此此本誤馬何潛水閩本上三字不誤惟泳字仍誤水監毛本誤水

禮記注疏卷六挍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七

檀弓上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大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齊大公受封留爲大師死葬於周子孫生焉不忍離也五世之後乃葬於齊齊曰營丘。大音泰注及下注大史公皆同離力智反下相離同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言其似禮樂之義。樂樂並音岳一讀下五教反又音洛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正丘首正首丘也仁恩也。首手又反注同

疏大公至仁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忠臣不欲離王室之事大公封於營丘者周之大師大公封於營丘及其死也反葬於鎬京陪文武之墓其大公子孫比及五世雖死於齊以大公在周其子孫皆反葬於周也言反葬者既從周嚮齊今又從齊反往歸周君子善其反葬似禮樂之意故云先王制禮樂者樂其所自生謂愛樂已之王業所由生以制樂名若舜愛樂其王業所由能紹堯之德即樂名大韶禹愛樂其王業所謂由治水廣大中國則樂名大夏。禮不忘其本者謂先王制禮其王業根本由質而興則制禮不忘其本而尚質也若王業根本由文而興制禮尚文也是不忘其本也禮之與樂皆是重本今反葬於周亦是重本故引禮樂以美之君子既引禮樂又引古之人有遺言云狐死正丘首。而嚮丘所以正首而嚮丘者丘是狐窟穴根本之處雖狼狽。而死意猶嚮此丘是有仁恩之心也今五世反葬亦仁恩之心也但樂之與禮兩文相互樂云樂其所自生則禮當云反其所自本禮云不忘其本則樂當云不忘其生也樂云樂其所自生者初生王業因民之所樂而得天下今王者制樂自愛樂已之所由得天下樂者是王者自樂不據民之所樂也。注齊大公受封至齊曰營丘。正義曰知留爲大師者案詩大雅云維師尚父毛傳云師大師也史記齊世家云大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也四嶽之後尚佐武王伐紂爲大師云死葬於周子孫是大公所生焉故不忍離其先祖非謂子孫生在於周子孫生焉者不忍離其生處必五世者五世之外則服盡也然觀經及注則太公之外爲五世便是玄孫之子服盡亦反者其實反葬正四世知者案世本大公望生丁公伋伋生乙公得得生瘏公慈母慈母生哀公不臣案齊世家哀公荒淫被紀侯譖之周周夷王烹哀公亦葬周也哀公是大公玄孫哀公死弟胡公靖立靖死獻公山立山死武公壽立若以相生爲五世則武公以上皆反葬於周若以爲君五世則獻公以上反葬周二者未知孰是

云齊曰營丘者地理志云臨淄縣齊大公所封案釋丘云水出其前而左曰營丘以水營遶故曰營丘然周公封魯其子孫不反葬於周者以其有次子在周世守其采地則春秋周公是也故鄭康成作詩譜云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下云延陵季子葬於嬴博之間者古禮也故舜葬蒼梧周則族葬故冢人云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是也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伯魚孔子子也名鯉猶尚也○期音基鯉音里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嘻悲恨之聲○與音餘下餘閣也與同嘻許其反又於其反伯魚聞之遂除之

疏伯魚至除之○正義曰此一節論過哀之事○注嘻悲恨之聲○正義曰悲恨之聲者謂非責伯魚悲恨之聲也時伯魚母出父在爲出母亦應十三月祥十五月禫言期而猶哭則是祥後禫前祥外無哭于時伯魚在外哭故夫子怪之恨其甚也或曰爲出母無禫期後全不合哭

○舜葬於蒼梧之野舜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書說舜曰陟方乃死蒼梧於周南越之地今爲郡○梧音吾陟知力反升也蓋三妃未之從也古者不合葬帝嚳而立四妃矣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爲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取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取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又三二十七爲八十一人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尊卑○嚳苦毒反高辛氏帝也騷素刀反一音蕭湘差初佳反又初宜反嬪婢人反季武子曰周公蓋祔祔謂合葬合葬自周公以來○祔音父

疏○舜葬至蓋祔○正義曰此一節論古者不合葬之事舜葬於蒼梧之野者舜南巡守因征有苗而死以古代不合葬且天下爲家故遂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者從猶就也古不合葬故舜之三妃不就蒼梧與舜合葬也云蓋者錄記之人傳云舜時如此未知審也故云蓋未之從者記人以周公始附舜時未有此禮故云未之從也記者既論古不合葬與周不同引季武子之言云周公以來蓋始附葬附即合也言將後喪合前喪武子去周公不遠無可疑亦云蓋者意有謙退不敢指斥事雖不疑亦云蓋也故孝經夫子云蓋天子之孝也蓋諸侯之孝也非是不知謙爲疑辭○注舜征至爲郡○正義曰鄭案淮南子云舜征三苗而遂死蒼梧史記云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守崩于蒼梧之野葬于九疑山是爲零陵案尚書竄三苗于三危在西裔今舜征有苗乃死於蒼梧者張逸荅焦氏問云初竄西裔後分之在南野漢書地理志有蒼梧郡是今爲郡名也○注古者至尊卑○正義曰知帝嚳立四妃者案大戴禮帝繫篇云帝嚳卜四妃之子皆有天下長妃有邰氏之女曰

姜嫄生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簡狄生契次妃陳豐氏之女曰慶都生堯次妃陬氏之女曰常宜生帝摯帝嚳崩帝摯即位摯崩而堯立鄭此注用帝繫之文稷爲堯之異母弟也及注詩生民之篇與此異也以爲姜嫄是高辛之世妃謂高辛後世子孫之妃用命厤序之文以爲帝嚳傳十世姜嫄是帝嚳十世以後子孫之妃云象后妃四星案援神契云辰極橫后妃四星縱曲相扶案祭法云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明象星立妃也云帝堯因焉者以此經云舜三妃未之從明堯亦四妃也云舜不告而取者案孟子萬章問孟子云舜不告而取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取父母終不爲取妻是絕其後也云但三妃而已者案帝王世紀云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霄明燭光是也云離騷所歌湘夫人者案楚辭九歌第三曰湘夫人云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是也王逸注離騷云娥皇女英墮湘水溺焉又秦紀云死而葬焉非溺也山海經以爲二女此云三者當以記爲正山海經不可用云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者案昬義后一夫人三是也若然案鄭注尚書帝乙妾生微子後立爲正妃生紂殷已有后者謂三妃裏之正仍無后也云夫人也者即舜之三妃也嬪也者即夏所增九女也世婦也者即殷所增二十七人也女御也者即周所增八十一人也自夏以下節級三倍加之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見曾元之辭易簀矯之以謙儉也禮死浴於適室○爨七亂反矯居表反儉其檢反適丁厤反

疏曾子至爨室○正義曰此一節論曾子故爲非禮以正其子也○注見曾至適室○正義曰案上易簀之後反席未安而沒焉得有浴爨室遺語者以反席之前欲易之後兄可有言但記文不備必知謂曾元之辭易簀故矯之者曾子達禮之人應須浴於正寢今乃浴於爨室明知意有所爲故云矯之也云禮死浴於適室者士喪禮死於適室下云甸人掘坎于階間爲垼於西牆下新盆槃瓶造于西階下乃浴於適室也於爨室爲謙無甸人掘坎爲垼之事是儉也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許其口習故也

疏大功至可也○正義曰此一節論遭喪廢業之事大功廢業者業謂所學習業則身有外營思慮他事恐其忘哀故廢業也誦則在身所爲其事稍靜不慮忘哀故許其口習言或曰者以其事疑故稱或曰然錄記之人必當明禮應事無疑使後世作法今檢禮記多有不定之辭仲尼門徒親承聖旨子游裼裘而弔曾子襲裘而弔又小斂之奠或云東方或云西方同母異父昆弟魯人或云爲之齊衰或云大功其作記之人多云蓋多云或曰皆無指的並設疑辭者以周公制禮永世作法時經幽厲之亂又遇齊晉之強國異家殊樂崩禮壞諸侯奢僭典法訛舛是以普天率土不閑禮教故子思聖人之胄不喪出母隨武子晉之賢相不識殽烝作記之人隨後撰錄善惡兼載得失備書但初制禮之時文已不具略其細事舉其大綱況乃時經離亂日月縣遠數百年後何能曉達記人所以不定止爲失禮者多推此而論未爲怪也亦兼有或人之言也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

子曰終小人曰死申祥子張子欲使執喪成已志也死之言澌也事卒爲終消盡爲澌太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今曰申祥周秦之聲二者相近未聞孰是○語魚據反澌本又作斯音賜下同顓音專近附近之近吾今日其庶幾乎言易成也○易以豉反

疏子張至幾乎○正義曰此一節論子張將終戒勗其子之事子張病困召子申祥而語之曰若君子之死謂之爲終言但身終功名尚在若小人之死但謂之爲死無功名可錄但形骸澌盡也子張言此欲令子執治其喪每事從禮使我得成君子○吾今日其庶幾乎者庶幸也幾冀也言吾若平生爲惡不可幸冀爲君子之人吾即平生以善自修今日將死其幸冀爲君子乎汝但執喪成禮以助我意則功名得存但身終而已○注申祥至孰是○正義曰知申祥子張子者以病而召之與曾子召申○元同故知子張子也云大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者案史記大史公姓司馬名談前漢人作太史官修史未成而卒其子遷續成史記作仲尼七十二弟子傳云子張姓顓孫今曰申祥者謂今禮記作申祥云周秦之聲二者相近者謂周國秦國之人言申與顓聲音相近今不知顓是不知申是故云未聞孰是也○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不容改新閣庋藏食物○奠田練反閣音各庋字又作庪同九毀反又居僞反

疏曾子至也與○正義曰此一節論初死奠之所用之事○始死之奠者鬼神所依於飲食故必有祭酹但始死未容改異故以生時庋閣上所餘脯醢以爲奠也士喪禮復魄畢以脯醢升自阼階奠于尸東此之謂也○注不容至食物○正義曰閣架橙之屬人老及病飲食不離寢恐忽須無當故並將近置室裏閣上也若死仍用閣之餘奠者爲時期切促急令奠酹不容方始改新也

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譏之也位謂以親疏敘列哭也委巷猶街里委曲所爲也○街音佳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善之也禮嫂叔無服○嫂悉早反注同婦人倡踊有服者娣姒婦小功倡先也○倡昌尚反注同踊音勇娣姒大計反下音似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譏者云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亦無服過此以往獨哭不爲位

疏曾子至亦然○正義曰此一節論無服爲位哭之禮○小功不爲位也者曾子以爲哭小功之喪當須爲位時有哭小功不爲位者故曾子非之云若哭小功不爲位者是委細屈曲街巷之禮言禮之末○略非典儀正法既言其失乃引得禮之人子思之哭嫂爲親疏之位於時子思婦與子思之嫂有小功之服故子思之婦先踊子思乃隨之而哭非直子思如此其申祥哭妻之兄弟言思亦然是亦如子思也○注位謂至爲也○正義曰知位謂親疏敘列者以其子思哭嫂爲位下云婦人倡踊婦人既在先明知爲位也云委巷猶街里委曲所爲也者謂庶人微賤在街巷里邑委細屈曲所爲不能方正也此子思哭嫂是孔子之孫以兄先死

故有嫂也皇氏以爲原憲字子思若然鄭無容不注鄭旣不注皇氏非也孔氏連叢云一子相承以至九世及史記所說亦同者不妨雖有二子相承者唯存一人或其兄早死故得有嫂且雜說不與經合非一也。注娣姒婦小功倡先也。正義曰案喪服小功章娣姒婦報傳云弟長也鄭注娣姒婦者兄弟之妻相名也長婦謂穉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謂據婦年之長幼則不據夫年之大小故成十一年左傳云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穆姜魯宣公夫人聲伯之母魯宣公弟叔肹之妻是弟妻爲姒又昭二十八年左傳云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子容之母伯華之妻也長叔姒是伯華之弟叔肹之妻是亦謂弟妻爲姒也皆不繫夫身長幼云倡先也者案詩云倡予和女是倡爲先。注言思子游之子申詳妻之昆弟者謂妻之親昆弟也自此以外皆不爲位故奔喪禮禮哭妻之黨於寢鄭引逸奔喪禮云一哭而已不爲位矣。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 縮從也今禮制衡讀爲横今冠横縫以其辟積多。縮所六反縫音逢又扶用反下同衡依注音横華彭反從子容反

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 解時人之惑喪冠縮縫古冠耳。解佳買反

疏 古者至古也。正義曰此一節論記者解時人之惑也古者自殷以上也縮直也殷以上質吉凶冠皆直縫直縫者辟積攝少故一一前後直縫之。今也衡縫者今周也衡横也周世文冠多辟積下復一一直縫但多作攝而并横縫之。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者周吉冠文故多積攝而横縫也若喪冠質猶疏辟而直縫是喪冠與吉冠相反故云喪冠之反吉也而時人因謂古時亦喪冠與吉冠反故記者釋云非古也正是周世如此耳古則吉凶冠同從縫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 言已以疾時禮而不如。伋音急漿子良反

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 爲曾子言難繼以禮抑之。俯音甫跂丘豉反爲于僞反

疏 曾子至能起。正義曰此一節論曾子疾時居喪不能以禮子思以正禮抑之之事。曾子謂子思伋誇已居親之喪能行於禮故云吾水漿不入於口七日意疾時人行禮不如已也故子思以正禮抑之云古昔先代聖王制其禮法使後人依而行之故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跂而及之以水漿不入於口三日尚以杖扶病若曾子之言即後人難爲繼也。

曾子曰小功不稅 據禮而言也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大功以上然小功輕不服。稅徐他外反注同上時掌反

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 言相離遠者聞之恒晚

而可乎 以已恩怪之

疏 曾子至可乎。

正義曰此一節論曾子怪於禮小功不著稅服之事曾子以爲依禮小功之喪日月已過不更稅
而追服則是遠處兄弟聞喪恒晩終無服而可乎言其不可也曾子仁厚禮雖如此猶以爲薄故
怪之此據正服小功也故喪服小記云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其餘則否鄭康成義若限內聞
喪則追全服若王肅義限內聞喪但服殘日若限滿卽止假令如王肅之義限內秖少一日乃始
聞喪若其成服服未得成卽除也若其不服又何名追服進退無禮王義非也。**伯高之喪**伯高死時在衛未聞何國人**孔氏之使者未至**謂賻
賵者。使色吏反賻音附賵芳用反**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冉子孔子弟子冉有攝猶貸也。乘繩證反四馬曰乘貸他代反**孔子**
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徒猶空也禮所以副忠信也忠信而無禮何傳乎。副音仆傳直專反一本作傳音附【疏】伯高至伯高。
正義曰此一節論禮所以副忠信之事各依文解之。注冉子至貸也。正義曰案仲尼弟子傳
冉有名求魯人也攝猶貸也謂冉子見孔子使人未至貸之以束帛乘馬而行禮。孔子至伯高
。孔子旣聞冉有貸之行禮故怪恨之云空使我不得誠信行禮於伯高。注徒猶至傳乎。正
義曰忠信由心禮在外貌若內無忠信禮何所施故云忠信而無禮謂無忠信也旣無忠信禮何
傳乎言不可傳行也冉有代孔子行弔非孔子本意是非孔子忠信虛有弔
禮若孔子重遣人更弔卽彌爲不可故云空使我不得誠信行禮於伯高**伯高死於衛赴**
於孔子赴告也凡有舊恩者則使人告之**孔子曰吾惡乎哭諸**以其交會尚新。惡音烏惡乎猶於何也**兄弟吾哭諸廟**
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別親疏也。別彼列反下同**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
所知吾哭諸野別輕重也**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已猶大也**夫由賜也見我吾哭**
諸賜氏本於恩哭於子貢寢門之外。夫舊音扶皇如字謂丈夫卽伯高見如字皇賢遍反**遂命子貢爲之主**明恩所由**曰爲爾哭也**
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異於正主。爲于僞反下注爲其疾爲褻爲我我爲皆同來者一本作爲爾哭也來者【疏】伯高
至拜也。正義曰此一節論親疏所哭之處各依文解之。注別親疏也。正義曰兄弟親父友
疏必哭諸廟及廟門外者兄弟是先祖子孫則哭之於廟此殷禮周則哭於寢故雜記云有殯聞
遠兄弟之喪哭之側室若無殯當哭諸正寢父之友與父同志故哭諸廟門外非先祖之親故在
門外也。注別輕重也。正義曰師友爲重所知爲輕所以哭師於寢寢是已之所居師又成就

于已故哭之在正寢此謂殷禮若周禮則奔喪云師哭諸廟門外故鄭荅趙商之問亦以爲然孫炎云奔喪師哭諸廟門外是周禮也依禮而哭諸野若不依此禮則不可故下云惡野哭者以違禮爲野哭也○曰爲至拜也○夫子既命子貢爲主又教子貢拜與不拜之法若與女相知之人爲爾哭伯高之故而來弔爾者則爾拜之若與伯高相知而來哭者女則勿拜也凡喪之正主知生知死來者悉拜今與伯高相知而來不拜故鄭云異於正主○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增以香味爲其疾不嗜食○滋音孳嗜市志反以爲薑桂之謂也爲記者正曾子所云草木滋者謂薑桂○薑居良反

疏曾子至謂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居喪有疾得食美味之事○注爲記至薑桂○正義曰知非曾子之言而云爲記者以上云草木之滋焉下云以爲薑桂之謂也是解上草木之滋豈可曾子自言還自解乎故以爲記者正曾子之言○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明目精○而喪息浪反下喪明喪爾明同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痛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怨天罰無罪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言其有師也洙泗魯水名○女音汝下同洙音殊泗音四洙泗二水名退而老於西河之上西河龍門至華陰之地○華徐胡化反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言其不稱師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言居親喪無異稱○稱尺證反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言隆於妻子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謝之且服罪也○與音餘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羣謂同門朋友也索猶散也○離羣羣朋友也上音詈索悉各反猶散也下注索居同

疏子夏至久矣○正義曰此一節論子夏恩隆於子之事案仲尼弟子傳云子夏姓卜名商魏人也哀喪其子而哭喪失其明曾子是子夏之友故云朋友喪明則哭之子夏喪子之時曾子已弔今爲喪明更弔故曾子先哭子夏始哭云疑女於夫子者既不稱其師自爲談說辯慧聰睿絕異於人使西河之民疑女道德與夫子相似皇氏言疑子夏是夫子之身然子夏魏人居在西河之上姓卜名商西河之民無容不識而言是魯國孔丘不近人情皇氏非也○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似有疾○晝知又反夜居於外弔之可也似有喪

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大故謂喪憂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內正寢之中○齊側皆反【疏】夫晝至於內○正義曰此一節論君子居處當合於禮各依文解之○注大故謂喪憂○正義曰上文云夜居於外弔之可也○鄭云似有喪此注兼云憂者以其文云大故語意既寬非獨喪也故周禮每云國有大故皆據寇戎災禍故此兼云憂也身既有憂而夜在於外者既憂禍難不暇入內或與臣下外人夜裏在外圖謀禍患此謂中門外也故禮斬衰及期喪皆中門外爲廬堊室是有喪夜居中門外也○非致至於內○平常無事之時或出或入雖晝居於外亦有入內雖夜居於內亦有出外時唯致齊與疾無間晝夜恒居於內故云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注內正寢之中○正義曰恐內是燕寢故云正寢之中必知正寢者以其經云非致齊不居於內致齊在正寢疾則或容在內寢若危篤亦在正寢上文云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不問齊者齊是爲祭之事衆所共知不須問也此齊在內祭統云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對夫人之寢爲外內耳

○高子皋之執親之喪也子皋孔子弟子名柴泣血三年言泣無聲如血出未嘗見齒言笑之微○見賢遍反君子以爲難言人不能然【疏】高子至爲難○正義曰此一節論高柴居喪過禮之事各依文解之○注子皋孔子弟子名柴○正義曰案史記孔子弟子傳高柴鄭人字子羔○注言泣無聲如血出○正義曰凡人涕淚必因悲聲而出若血出則不由聲也今子皋悲無聲其涕亦出如血之出故云泣血○注言笑之微○正義曰既云泣血三年得有微笑者凡人之情有哀有樂哀至則泣血樂至則微笑凡人大笑則露齒本中笑則露齒微笑則不見齒○君子以爲難○君子以高柴所爲凡人難可爲之何者凡人發聲始涕出樂至爲大笑今高柴恒能如此餘人不能故爲難也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惡其亂禮不當物謂精麄廣狹不應法制○衰七雷反下同後五服之衰皆放此不復音當丁浪反注同惡烏路反麄本又作麤七奴反狹音洽應應對之應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爲褻喪服邊偏倚也○褻息列反倚於彼反又於寄反【疏】衰與至服勤○正義曰此一節論衰裳升數形制必須依禮及著服不得爲褻之事各依文解之○衰與其不當物也者此語乃通於五服而初發斬衰也衰喪服也當猶應也物謂升縷及法制長短幅數也衰以表情故制有法度若精麄不應廣狹乖法便爲失禮故云寧無衰也是雖有不如無也○齊衰不以邊坐者因上寧無衰以廣其事也邊坐謂偏倚也喪服宜敬坐起必正不可著衰而偏倚也齊衰輕旣不倚斬重不言亦可知也○大功不以服勤者大功雖輕亦不可著衰服以爲勤勞事也齊衰言不邊坐則大功可也大功不勤則齊衰固不可而小功可也

○孔子之衛遇舊館

人之喪前日君所使舍已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賻助喪用也騑馬曰驂。稅本又作說同他活反徐又始銳反下及注同驂七南反夾服馬也騑芳非反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言說驂大重比於門人恩為偏頗。頗破多反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遇見也舊館人恩雖輕我入哭見主人為我盡一哀是以厚恩待我我為出涕恩重宜有施惠。鄉本又作嚮許亮反出如字徐尺遂反涕音體施始豉反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客行無他物可以易之者使遂以往。惡烏路反夫音扶

疏孔子至行之。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欲示人行禮副忠信之事各依文解之。注前日君所使舍已。正義曰知非舊所經過主人必以為君所使舍已者若是經過主人當云遇舊主人之喪故禮稱皆云主人是以左傳云以為東道主又云昔吾主於趙氏皆主人為主今此云館人明置館舍於己故以為君所使舍已者。注賻助至曰驂。正義曰謂助生者喪家使用故既夕禮知死者贈知生者賻是賻為助生也熊氏以此賻助喪用謂助死者因云賻得生死兩施熊氏非也案隱元年穀梁傳云錢財曰賻此用馬者即財也故少儀云賻馬不入廟門云騑馬曰驂者說文云騑旁馬是在服馬之旁又詩云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驂在外也孔子得有驂馬者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馬諸侯四大夫三士二古毛詩云天子至大夫皆駕四孔子既身為大夫若依王度記則有一驂馬也若依毛詩說則有二驂馬也。子貢至行之以子貢不欲說驂故夫子語其說驂之意云我所說驂者我鄉者入而哭之遇值主人盡於一哀是厚恩待我我為之出涕既為出涕當有厚施惠予惡夫涕之無從者謂我感舊館人恩深涕淚交下豈得虛然客行更無他物易換此馬女小子但將驂馬以行之副此涕淚然論語云顏回之喪子哭之慟慟比出涕慟則為甚矣又舊館之恩不得比顏回之極而說驂於舊館惜車於顏回者但舊館情疏厚恩待我須有賵賻故說驂賻之顏回則師徒之恩親乃是常事則顏回之死必當以物與之顏路無厭更請賣車為椁以其不知止足故夫子抑之。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慕謂小兒隨父母啼呼疑者哀親之在彼如不欲還然。識式志反又音式下及注章識皆同呼火故反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速疾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哀戚本也祭祀末也疏

孔子至行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喪禮以哀戚為本之事各依文解之○注慕謂至還然○正義曰言慕如小兒啼呼者謂父母在前嬰兒在後恐不及之故在後啼呼而隨之今親喪在前孝子在後恐不逮及如嬰兒之慕疑者謂凡人意有所疑在傍徨不進今孝子哀親在外不知神之來否如不欲還然故如疑問喪云其反也如疑鄭注云疑者不知神之來否與此相兼乃足○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貢之意葬既已竟神靈須安豈如速反虞祭安神乎但哀親在彼是痛切之本情反而安神是祭祀之末禮故下文夫子不許

○顏淵之喪饋祥肉饋遺也○饋其位反遺于季反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彈琴以散哀也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傚孔子也○拱恭勇反傚本又作效胡教反下同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嗜貪○嗜市志反注同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復正也喪尚右右陰也吉尚左左陽也

疏 ○孔子至尚左○正義曰此一節論拱手之禮○注喪尚至陽也○正義曰此既凶事尚右吉事尚左案特牲少牢吉祭皆載右胖士虞禮是凶事載左胖者取義不同吉祭載右胖者從地道尊右士虞禮凶祭載左胖者取其反吉故士虞禮設洗于西階西南鄭注反吉是也

○孔子蚤作作起○蚤音早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欲人之怪已○抴羊世反亦作曳消搖本又作逍遙歌曰泰山其頹乎泰山衆山所仰○頹徒回反梁木其壞乎梁木衆木所放○放方兩反哲人其萎乎哲人亦衆人所仰放也以上二句喻之萎病也詩云無木不萎○委本又作萎同紆危反注同既歌而入當戶而坐蚤坐急見人也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覺孔子歌意殆幾也○幾音祈又音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坐則望之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以三王之禮占已夢○阼才故反楹音盈夾本又作俠古洽反下注同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是夢坐兩楹之間而見饋食也言奠者以為凶象疇發聲也昔猶前也○食如字又音嗣疇直留反夫明王不

與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孰誰也宗尊也兩楹之間南面鄉明人君聽治正坐之處今無明王誰能尊我以爲人君乎是我殷家奠殯之象以此自知將死○嚮本又作鄉同許亮反治直吏反坐才臥反又如字處昌慮反蓋寢疾七日而沒明聖人知命

疏孔子至而沒○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自說死之意狀各依文解之○注欲人之怪已○正義曰杖以扶身恒在前面用今乃反手卻後以曳其杖示不復杖也又夫子禮度自守貌恒矜莊今乃消搖放蕩以自寬縱皆是特異尋常陵且如此故云欲人之怪已杖曳於後示不復用消搖寬縱示不能以禮自持並將死之意狀○注梁木衆木所放○正義曰衆木榱桷之屬依放橫梁乃存立放則依也故論語云放於利而行孔曰放依也○注以上至不萎○正義曰泰山梁木並指他物哲人其萎指夫子之身以二物比已故云以上二句喻之云詩云無木不萎者此小雅谷風刺幽王之詩言天下俗薄朋友道絕其詩云無草不死無木不萎證萎病○注蚤坐急見人也○正義曰君子尋常不自當戶已歌而入即當戶而坐故云蚤坐坐不在隱處是急欲見人○泰山至安放者上既云泰山梁木哲人三句今子貢所云泰山其頹云吾將安仰梁木哲人總云言將安放者以泰山梁木共喻哲人子貢意在怱遽不暇句句別言故直引梁木哲人相喻而足總云吾將安放○夏后至之也者夏后氏殯於東階則猶在阼周人殯於西階則猶賓之夏與周並言猶者以其既死無所知識孝子不忍以生禮待之猶尚阼階以爲主猶尚西階以爲賓客故言猶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不云猶者庾蔚云東階西階平生賓主所行禮之處故云猶兩楹之間生無此禮故不云猶然禮賓主敵者授受於兩楹之間又是南面聽朝之處庾云生無此禮於義疑也蓋以夫子夢在兩楹而見饋食知是凶象無聽朝之事不得云則猶尊之以有賓主二事故云與也鄭注考工記宗廟路寢制如明堂周之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則五室每室二筵則五室之外堂上窄狹得容殯者以路寢廣大故得容之其上圓下方五室之屬如明堂日至明堂具解○注言奠者以爲凶象○正義曰時夫子夢見饋食不夢凶奠也但奠禮既死之後未葬之前柩仍在地未立尸主唯奠停飲食故云奠也○注孰誰至將死○正義曰孰誰也釋詁文禮有大宗小宗故云宗尊也知兩楹之間人君聽治正坐之處者案覲禮天子負斧依南面又顧命云牖間南嚮是天子兩楹治事之處也每日視朝雖在路門外退坐當路寢兩楹也其諸侯視朝亦南面知者以諸侯一國之尊故論語云雍也可使南面鄭注言在諸侯治也則在路寢南面聽政若其燕饗則在阼階西面燕禮大射是也案莊子聖人無夢莊子意在無爲欲令靜寂無事不有思慮故云聖人无夢但聖人雖異人者神明同人者五情五情既同焉得無夢故禮記文王世子有九齡之夢尚書有武王夢協之言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無喪師之禮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

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無服不爲衰弔服而加麻心喪三年疏孔子至無服○正義
曰此一節論弟子爲師喪制之禮各依文解之○門人疑所服者依禮喪師無服其事分明今夫
子之喪門人疑者以夫子聖人與凡師不等當應特加喪禮故疑所服○注弔服至三年○正義
曰知爲師弔服加麻者案喪服朋友麻其師與朋友同故知亦加麻也必知喪師與朋友同者案
下云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羣居則絰出則否是弟子相爲與爲夫子同但絰出與不出有
異明其服同也云弔服而加麻麻謂絰與帶也皆以麻爲之故云加麻也又喪服緦麻章云朋友
麻鄭云朋友雖無親而有同道之恩相爲服緦之絰帶是也鄭知服緦之絰帶者緦爲五服之輕
又與錫衰等同爲弔服之限故知緦之絰帶也論云爲師及朋友皆旣葬除之案司服云王爲三
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鄭司農云錫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
布無事其縷鄭康成云無事其縷哀在內以服稍重故但治事其布不治事其縷鄭司農又云緦
十五升布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鄭康成云無事其布哀在外以其稍輕故得治縷也司農
又云疑衰十四升康成云疑之言擬也擬於吉服謂比擬吉服十五升也首服弁絰者鄭注司服
云弁絰如爵弁而素加環絰鄭知如爵弁者見下文云殷人哻而葬又云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
道哻是祭冠也故知弁絰是爵弁也知加環絰者以雜記云小斂環絰云大夫士一也天子弔諸
臣之服無問當事與不當事皆弁絰也諸侯以錫衰爲弔服但首服有異弔他國皆首服皮弁故
喪服小記云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是也若弔已臣當事則弁絰故服問云公弔當事則弁絰於士雖當
事亦皮弁諸侯雖以錫衰爲常弔之服其弔士亦有緦衰疑衰故鄭注文王世子云同姓之士則
緦衰異姓之士則疑衰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當事亦弁絰故鄭注喪服云諸侯及卿大夫亦
以錫衰爲弔服當事乃弁絰否則皮弁辟天子也其士之弔服則疑衰故鄭注喪服云士以緦衰
爲喪服其弔服則疑衰也舊說以爲士弔服布上素下鄭注云此實疑衰也改其裳以素辟諸侯
也當事亦弁絰故鄭注喪服云士弁絰皮弁之時如卿大夫凡弔服惟有弁絰皆無帶也知無帶
者周禮司服及服問但云弁絰不云帶故知然也其朋友之服諸侯及大夫等則皆疑衰故鄭注
喪服云朋友之相爲服則士弔服也旣特云士弔服明諸侯大夫等皆用士之弔服唯加緦之絰
帶爲異耳是以喪服朋友麻鄭注云服緦之絰帶又下文云子游襲裘帶絰而入鄭注云所弔者
朋友是朋友相爲加帶凡朋友相爲者雖不當事亦弁絰故下文云羣居則絰是也其庶人鄭注
喪服云庶人不爵弁則其弔服素冠委貌鄭注不顯所著之服文承疑衰
素裳之下則庶人亦用疑衰或者庶人布深衣當服布深衣冠素委貌也○孔子之喪公西
赤爲志焉公西赤孔子弟子字子華志謂章識飾棺牆牆之障柩猶垣牆障家置翣牆柳衣翣以布衣木如攝與○置知吏反翣所甲反衣於旣反

攝所甲反又所治反與音餘

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　夫子雖殷人兼用三王之禮尊之披柩行夾引棺者崇牙旌旗飾也綢練以練綢旌之杠此旌葬乘車所建也旌之旒緇布廣充幅長尋曰旐爾雅說旌旗曰素錦綢杠○披彼義反綢吐刀反韜也徐直留反注同旐直小反杠音江竿也乘繩證反廣光須反凡度廣狹曰廣他皆放此幅方木反

疏孔子至夏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之喪送葬用三王之禮各依文解之○注公西至子華○正義曰案仲尼弟子傳云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鄭云魯人也○飾棺至夏也○孔子之喪公西赤以飾棺榮夫子故為盛禮備三王之法以章明志識焉於是以素為褚褚外加牆車邊置翣恐柩車傾虧而以繩左右維持之此皆周之法也其送葬乘車所建旌旗刻繒為崇牙之飾此則殷法又韜盛旌旗之竿以素錦於杠首設長尋之旐此則夏禮也既尊崇夫子故兼用三代之飾也○注牆柳至攝與○正義曰牆之障柩猶垣牆障家故謂障柩之物為牆障柩之物即柳也外旁帷荒中央材木揔而言之皆謂之為柳也縫人注云柳聚也諸飾所聚前文注云牆柳者以經直云周人牆置翣文無所對故注直云牆柳也此文為下對設披設崇設旐之事皆委曲備言故亦委曲解之故注云牆柳衣也其實牆則柳也雜記喪從外來雖非葬節以裳帷障棺亦與垣牆相似故鄭注不毀牆之下云牆裳帷也皆望經為義故三注不同云翣以布衣木者鄭注喪大記云漢禮翣以木為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雲氣柄長五尺云如攝與者攝與漢時之扇與疑辭鄭恐人不識翣體故云如今攝與○注披柩至綢杠○正義曰案喪大記國君纁披六鄭云設之於旁所以備傾虧也故此云披柩行夾引棺者云崇牙旌旗飾也者對下綢練設旐故為旌旗飾也謂旌旗之旁刻繒為崇牙殷必以崇牙為飾者殷湯以武受命恒以牙為飾云此旌葬乘車所建也者案既夕禮陳車門內右北面乘車載旜道車載朝服稾車載蓑笠故知此旌乘車所建也凡送葬之旌經文不具案既夕士禮而有二旌一是銘旌是初死書名於上則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書名於末曰某氏某之柩置於西階上葬則在柩車之前至壙與茵同入於壙也二是乘車之旌則既夕禮乘車載旜亦在柩之前至壙柩既入壙乃斂乘車所載之旌載於柩車而還故鄭注既夕禮云柩車至壙祝脫載除飾乃斂乘車道車稾車之服載之而還不空以歸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此是士之二旌也其大夫諸侯則無文其天子亦有銘旌與士禮同故司常云大喪共銘旌鄭注云王則大常也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初死亦置於西階將葬移置於茵從遣車之後亦入於壙也是其一旌也司常又云建廞車之旌廞謂興作之則明器之車也其旌則明器之旌止則陳建於遣車之上行則執之以從遣車至壙從明器而納之壙中此二旌也案士禮既有乘車載旜攝孤卿之旜則天子亦當有乘車載大常謂以金路載之至壙載之而歸但禮文不具耳此其三旌也然則天子三旌也士以禮無遣車故無廞車之旌但二旌耳諸侯及大夫無文熊氏以為大夫以上有遣車

即有緌旌並有三旌也云旌之旒緇布廣充幅長尋曰旐者爾雅釋天文引之者證經中設旐夏也案鄭注明堂位云有虞氏當言緌夏后氏當言旂以此差之古代尚質有虞氏但注旄竿首未有緇帛故云緌也夏后漸文故有素錦綢杠又垂八尺之旒故夏云旂也旂是大古名非交龍之旂周則文物大備旂有九等垂之以縿繫之以旒又有交龍之旂龜蛇之旐與夏不同夏雖八尺之旒更無餘飾又引爾雅素錦綢杠者亦爾雅釋天文引之者證經文綢練練則素錦用以爲綢杠也

○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志亦謂章識褚幕丹質以丹布幕爲褚葬覆棺不牆不翣○褚張呂反幕音莫褚幕覆棺者蟻結于四隅畫褚之四角其文如蟻行往來相交錯蟻蚍蜉也殷之蟻結似今蛇文畫○蟻魚綺反又作蛾蚍避尸反徐扶夷反蜉音浮殷士也學於孔子傚殷禮

疏子張至士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弟子送葬車飾學孔子行殷禮之事各隨文解之○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公明儀是其弟子亦如公西赤爲章識焉此公明儀又爲曾子弟子故祭義云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是也○褚幕丹質者褚謂覆棺之物若大夫以上其形似幄士則無褚今公明儀尊敬其師故特爲褚不得爲幄但似幕形故云褚幕以丹質之布而爲之也○蟻結者蟻蚍蜉也又於褚之四角畫蚍蜉之形交結往來故云蟻結於四隅所以不牆不翣者用殷禮也所以畫蟻者殷禮士葬之飾也棺蓋亦或取蚍蜉夫子聖人雖行殷禮弟子尊之故葬兼三代之禮今公明儀雖尊其師秪用殷法不牆不翣唯特加褚幕而已上葬夫子用三代之飾案士喪禮既非聖人亦用夏祝商祝彼謂祝習夏禮商禮總是周祝也故鄭注士喪禮云夏祝祝習夏禮者也夏人教以忠其於養宜故主饋食商祝祝習商禮者商人教之以敬於接神宜故主衣服襲斂周人之喪皆有夏商二祝與夫子用三代之禮其義不同夫子用三代之禮不爲僭者用其大夫之禮耳必用三代者夫子聖人德備三代文物故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雖除喪居處猶若喪也干盾也○仇音求讎也苫始占反草也枕之鴆反楯本又作盾食允反又音允弗與共天下也不可以並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鬭言雖適市朝不釋兵○朝直遙反注同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鬭爲負而廢君命○銜音咸使色吏反爲于僞反下爲其負相爲同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魁猶首也天文北斗魁爲首杓爲末○從如字徐才用反魁苦回反杓必遙反又匹遙反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爲其負當成之○陪步回反

疏子夏至其

後。正義曰此一節論親疏報仇之法各依文解之。遇諸市朝者上既云不仕得有遇諸朝者身雖不仕或有事須入朝故得有遇諸朝也不反兵而鬬者言執殺之備是常帶兵雖在市朝不待反還取兵即當鬬也然朝在公門之內兵器不入公門身得持兵入朝者案閽人掌中門之禁但兵器不得入中門耳其大詢衆庶在臯門之內則得入也且朝文既廣設朝或在野外或在縣鄙鄉遂但有公事之處皆謂之朝兵者亦謂佩刀已上不必要是矛戟皇氏以爲市朝正謂市也市有行肆似朝故謂市朝此辭非也上曲禮雅云不與共載天文不備也上曲禮云兄弟之讎不反兵此父母之仇云不反兵又此昆弟之仇不云不反兵者父母與昆弟之仇皆不反兵上曲禮昆弟之讎云不反兵者謂非公事或不仕者故恒執持殺之備此文昆弟之仇據身仕爲君命出使遇之不鬬故不得云不反兵也二文相互乃足。注爲負而廢君命。正義曰負猶不勝也爲其鬬而不勝廢君命也下注云爲其負當成之負亦謂不勝也。注天文北斗魁爲首杓爲末。正義曰案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機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是魁爲首杓爲末。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謂從父昆弟之仇既不爲報仇魁首若主人能自報之則執兵陪助其後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尊師也出謂有所之適然則凡弔服加麻者出則變服。絰大結反

羣居則絰出則否羣謂七十二弟子相爲朋友服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

○易墓非古也易謂芟治草木不易者丘陵也。易以豉反注同芟所銜反

疏易墓非古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墓內不合芟治之事。易謂至陵也。正義曰墓謂冢旁之地易謂芟治草木不使荒穢不易者使有草木如丘陵然言易墓非古也則古者殷以前墓而不墳是不治易也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喪主哀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祭主敬。

疏子路至餘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喪主哀祭主敬之事。吾聞諸夫子者諸之也據所聞事於孔子也。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此所聞事喪禮居喪之禮也與及也禮有餘明器衣衾之屬也言居喪及其哀少而禮物多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者若物多而哀少則不如物少而哀多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者祭禮謂祭祀之禮也而禮有餘謂俎豆牲牢之屬多也言敬少而牢多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者若牲器多而敬少則不如牲器少而敬多也

○曾子弔於負夏負夏衞地主人既祖塡池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爲行始也塡池當爲奠徹聲之誤也奠徹謂徹遣奠設祖奠。塡池依注音奠徐盧王並如字處昌

慮反下同遣奠弃戰反本或作遷奠非 推柩而反之 反於載處榮曾子弔欲更始。推昌佳反又吐回反柩其久反 降婦人而后行禮 禮既祖而婦人降今反柩婦人辟之復升堂矣柩無反而反之而又降婦人蓋欲矜賓於此婦人皆非。辟音避下辟賢辟不㦎並同復扶又反 從者曰禮與。怪之從音才用反下同與音餘下同 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未定之辭夫音扶 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 給說

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 疑曾子言非 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明反柩非飯煩晚反牖羊久反斂力驗反禮家凡小斂大斂之字皆同不重出阼才故反 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善子游言且服且服本或作且服過

疏 曾子至祖者。正義曰此一節論負夏氏葬禮所失之事。既祖塡池者案既夕禮啓殯之後柩遷于祖重先奠從柩從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間用夷床鄭注云是時柩北首設奠于柩西此奠謂啓殯之奠也質明徹去啓奠乃設遷祖之奠于柩西至日側乃卻下柩載於階間乘蜃車載訖降下遷祖之奠設於柩車西當前束時柩猶北首前束近北前束者謂棺於車束有前後故云前束乃飾柩設披屬引徹去遷祖之奠遷柩嚮外而爲行始謂之祖也婦人降即位于階間乃設祖奠于柩西至厥明徹祖奠又設遣奠於柩車之西然後徹之苞牲取下體以載之遂行此是啓殯之後至柩車出之節也曾子弔於負夏氏正當主人祖祭之明旦既徹祖奠之後設遣奠之時而來弔主人榮曾子之來乃徹去遣奠更設祖奠又推柩少退而返之嚮北又遣婦人升堂至明旦婦人從堂更降而後乃行遣車禮從曾子者意以爲疑問曾子云此是禮與曾子既見主人榮已不欲指其錯失爲之隱諱云夫祖者且也且是未定之辭祖是行始未是實行且去住二者皆得既得且住何爲不可以反宿明日乃去。注祖謂至祖奠。正義曰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爲行始者爲既夕禮注云束棺於柩車賓出遂匠納車於階間柩從兩楹卻下載於車乃迴車南出是爲祖也祖始也謂將行之始也云奠徹謂徹遣奠設祖奠者案既夕禮祖日明旦徹祖奠設遣奠曾子正當設遣奠時來主人乃徹去遣奠還設祖奠似若不爲遣奠然經云主人既祖祖之明日既徹祖奠之時故謂之既祖鄭云祖謂移柩車去載處者解正祖之名也皇氏熊氏皆云曾子雖今日來弔遥指昨日爲既祖於文踈緩其義非也。注禮既祖而婦人降。正義曰既夕禮文以既祖柩車南出階間既空故婦人得降立階間今柩車反還階間故婦人辟之升堂婦人既已升堂柩車未迴南出則婦人未合降也今乃降之者以曾子賢人欲矜誇賓於此

婦人也言皆非者柩無反而反之是一非既反之未迴車南出不合降婦人而降之是二非也○注給說○正義曰論語云禦人以口給謂不顧道理以捷給說於人也○曾子至祖者○多猶勝也曾子自知己說之非聞子游之荅是故善服子游也故言子游所說出祖之事勝於我所說出祖也○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

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曾子蓋知臨喪無飾夫夫猶言此丈夫也子游於時名爲習禮○裼星厤反夫夫上音扶下如字一讀並如字注及下同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於主人變乃變也所弔者朋友○袒括徒旱反下古活反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服是○善子游○疏曾子至是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弔禮得失之事各依文解之○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之前弔者吉服而弔吉服謂羔裘玄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裼衣則此裼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之後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經又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帶則此襲裘帶經而入是也案喪大記云弔者襲裘加武帶經注云始死弔者朝服裼裘如吉時也小斂則改襲裘而加武與帶經矣武吉冠之卷也加武者明不改冠但加經於武喪大記所云亦據朋友故云帶經帶既在要鄭注加武與帶經似帶亦加武者其實加武唯經連言帶耳主人成服之後弔者大夫則錫衰士則疑衰當事皆首服弁經此子游之弔未○知主人小斂以否何因出則有帶經服之而入但子游既及弔喪豫備其事故將帶經行也

子夏既除喪而見見於孔子○見賢遍反注及下同予之琴和之不和彈之而不成聲樂由人心○予羊汝反下同和音禾或胡卧反下同樂音岳又音洛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作起○忘音亡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雖情異善其俱順禮疏子夏至至焉○正義曰此一節論子夏子張居喪順禮之事此言子夏子張者案家語及詩傳皆言子夏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樂閔子騫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絃切切而哀與此不同者當以家語及詩傳爲正知者以子夏喪親無異聞焉能彈琴而不成聲而閔子騫至孝之人故孔子善之云孝哉閔子騫然家語詩傳云援琴而絃切切以爲正也熊氏以爲子夏居父母之喪異故不同也○司寇惠子之喪惠子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惠叔蘭也生虎者○彌亡卑反牟莫侯反子

游爲之麻衰牡麻絰惠子廢適立庶爲之重服以譏之麻衰以吉服之布爲衰○爲之于僞反注爲之重服下爲之服皆同適丁歷反下文及注同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謝其存時又辱爲之服敢辭止之服也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名習禮文子亦以爲當然未覺其所譏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深譏之大夫之家臣位在賓後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止之在臣位子游曰固以請再不從命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覺所譏也虎適子名文子親扶而辭敬子游也南面而立則諸臣位在門內北面明矣子游趨而就客位所譏行

疏司寇至客位○正義曰此一節論子游譏司寇惠子廢適立庶得行之事各依文解之○注惠子至虎者○正義曰案世本靈公生昭子郢郢生文子木及惠叔蘭蘭生虎爲司寇氏文子生簡子瑕瑕生衛將軍文氏然則彌牟是木之字○注爲之至爲衰○正義曰子游既與惠子爲朋友應著弔服加緦麻帶絰今乃著麻衰牡麻絰故云重服譏之云麻衰以吉服之布爲衰者案詩云麻衣如雪又閒傳云大祥素縞麻衣皆吉服之布稱麻故知此麻衰亦吉服之布也案喪服云公子爲其母麻衣鄭注云小功布深衣者以大夫之子爲其母厭降大功則公子爲其母厭降宜小功布衰與此別也案弔服錫衰十五升去其半疑衰十四升今子游麻衰乃吉服十五升輕於弔服而云重服以譏之者據牡麻絰爲重弔服弁絰大如緦之絰一股而環之今乃用牡麻絞絰與齊衰絰同故云重也○注深譏至賓後○正義曰大夫之賓位在門東近北大夫之家臣位亦在門東而南近門並皆北嚮故在賓後也故盧云喪賓後主人同在門東家臣賓後則近南也○注南面至明矣○正義曰然鄭亦不知臣定位令以此爲證故云明矣子游弔在臣位適子既嚮南面對子游故知臣位在門內北面也案鄭注之意前既云大夫家臣位在賓後則此又云臣位在門內北面則凡賓位在門東亦得與盧合也而前檀弓云趨而就伯子於門右注云去賓位就主人之兄弟賢者若案彼注云則未趨時賓位應在門左者以檀弓之弔當在小斂前同國并異國並在門左若諸侯禮大國賓辟寄公故在門右耳或云檀弓爲異國禮譏於仲子故自處異國之賓故在門西也○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主人文子之子簡子瑕也深衣練冠凶服變也待于

廟受弔不迎賓也○涕音他計反洟音夷自目曰涕自鼻曰洟瑕音遐本又作嘏音古雅反　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中禮之變○丁仲反注及下注禮中之中同

疏　將軍文子之喪至其動也中○正義曰此一節論居喪得中禮之變各依文解之○將軍文子其身終亡既除喪大祥祭之後越人來弔謂遠國之人始弔其喪主人文子之子身著深衣是既祥之麻衣也首著練冠謂未祥之練冠也待賓於廟目垂於涕鼻垂於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者亡無也其始死至練祥來弔是有文之禮祥後來弔是無文之禮言文氏之子庶幾堪行乎無於禮文之禮也所以堪行者以其舉動也中當於禮之變節也○注主人至賓也○正義曰文子之子簡子瑕也知者世本云深衣練冠凶服變也者深衣即閒傳麻衣也但制如深衣緣之以布曰麻衣緣之以素曰長衣緣之以采曰深衣○練冠者謂祭前之冠若祥祭則縞冠也此謂由來未弔者故練冠若曾來已弔祥後爲喪事更來雖不及祥祭之日主人必服祥日之服以受之故雜記云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注云謂有以喪事贈賵來者雖不及時猶變服服祥祭之服以受之重其禮也其於此時始弔者則衞將軍文子之子爲之雜記經文本爲重來者故縞冠衞將軍之子始來者故練冠故雜記注引此文者證祥後來弔之事一邊耳推此而言禫後始來弔者則著祥冠若禫後更來有事主人則著禫服其吉祭已後或來弔者其服無文除喪之後亦有弔法故春秋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是也云待于廟受弔不迎賓也者以其死者遷入於廟故今待弔於廟就死者案士喪禮始死爲君命出小斂以後爲大夫出是有受弔迎賓今以除服受弔故不迎賓也或曰此非已君之命以敵禮待之故不迎也或云此是禫後吉時來也故不在寢而待於廟也禮論亦同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經也者實也所以表哀戚○冠古亂反　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殷道也明不復有事於此周人浴不掘中霤葬不毀宗躐行毀宗毀廟門之西而出行神之位在廟門之外○掘求月反又求勿反霤力救反綴丁劣反又丁衞反躐良輒反復扶又反　學者行之學於孔子者行之傚殷禮

疏　幼名至行之○正義曰此一節論殷周禮異之事各依文解之○幼名冠字者名以名質生若無名不可分別故始生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也○冠字者人年二十有爲人父之道朋友等類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至五十耆艾轉尊又捨其二十之字直以伯仲别之至死而加謚凡此之事皆周道也然則自殷以前爲字不在冠時伯仲不當五十以殷尚質不諱名故也又殷以上有生號仍爲死後之稱更無別謚堯舜禹湯之例是也周則死後別立謚故總云周道也士

冠禮二十已有伯某甫仲叔季此云五十以伯仲者二十之時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五十之
時直呼伯仲耳禮緯含文嘉云質家稱仲文家稱叔周代是文故有管叔蔡叔霍叔康叔聃季等
末者稱季是也○掘中至道也○此以下三句明殷禮也每一條義兼二事也中霤室中也死而
掘室中之地作坎所以然者一則言此室於死者無用二則以牀架坎上尸於牀上浴令浴汁入
坎故云掘中霤而浴也○毀竈以綴足者亦義兼二事一則死而毀竈示死無復飲食之事故毀
竈也二則恐死人冷強足辟戾不可著屨故用毀竈之甓連綴死人足令直可著屨也○及葬毀
宗躐行出于大門者亦義兼三事也毀宗毀廟也殷人殯於廟至葬柩出毀廟門西邊牆而出于
大門所以然者一則明此廟於死者無事故毀之也二則行神之位在廟門西邊當所毀宗之外
若生時出行則爲壇幣告行神告竟車躐行壇上而出使道中安穩如在壇今將毀宗處出仍得
躐此行壇如生時之出也故云毀宗躐行出于大門也○殷道也者道禮也上三句皆是殷禮也
○注明不至之外○正義曰此謂中霤竈宗所以掘中霤毀竈及宗是明不復有事於此處也云
周人浴不掘中霤者用盤承浴汁也是以喪大記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沐用瓦盤鄭注云浴沃用
枓沐於盤中文相變也案鄭旨則知浴用盤也云葬不毀宗躐行者周殯於正寢至葬而朝廟從
正門出不毀宗也故士喪禮不云躐行也然周家亦不毀竈綴足而鄭注不云者以周綴足用燕
几其文可見故此不言耳至於毀宗躐行掘中霤周雖不爲而經文無云不掘不毀故鄭注言之
也但舉首末言之則中從可知也云毀宗毀廟門之西而出者廟門西邊牆也云行神之位在廟
門之外者以其毀宗故云躐行故知行神在
廟門之外當毀處之外也行神於後更說

禮記注疏卷七挍勘記

檀弓上

大公封於營邱節

故云先王制禮樂者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禮字制上有所字續通解同 若舜愛樂其王業所由 閩監毛本作舜此本舜誤爲禹
愛樂其王業所謂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謂作由續通解同 狐死正邱首而嚮邱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作狐死正邱首謂狐之死正邱
而嚮邱續通解同 雖狠狽而死 閩監本同毛本狽作狽衞氏集說同續通解同 注齊大公受封至齊曰營邱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受

封齊曰四字大公望生丁公伋監毛本作丁此本誤下閩本同

舜葬於蒼梧之野

五者相參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挍宋本參作三宋監本同岳本同通典五十八引作五者相參

周公蓋祔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祔作附石經同注放此　且天下爲家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且誤目　未知審也閩監毛本也作悉衞氏集說作未之審悉　記人以周公始附閩監毛本附作祔下蓋始附葬附卽合也同　南巡守閩監本同毛本守作狩　次妃陬氏之女曰常宜閩監毛本同浦鏜云娵下脫嘗字從大戴禮挍也　云舜不告而取者閩監本同毛本取作娶下而取何也不得取取妻皆同　次妃癸比閩監毛本作比此本誤北

大功廢業節

謂所學習業則身有外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習業下重習業二字　今檢禮記閩監本同毛本檢作撿。按作撿避所諱全書皆然

子張病節

吾卽平生以善自脩閩監毛本同浦鏜挍云卽當既字誤　與曾子召申元同閩本同監毛本申元作元申

始死之奠節

恐忽須無當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當作常衞氏集說同

小功不爲位也者節

言禮之末略閩監毛本作末此本末誤未　鄭注娣姒婦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注下有云字　故奔喪禮哭妻之黨於寢

閩監毛本如此此本禮誤重

古也冠縮縫節

解時人之惑閩監毛本作惑岳本嘉靖本同此本惑誤感　辟積攝少閩監毛本攝作襵衛氏集說同下但多作攝同

曾子謂子思曰節

言已以疾時禮而不如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浦鏜挍從衛氏集說改禮而不如作人之不然非也正義云意疾時人行禮不如已也是正疏禮而不如

小功不稅節

若限滿即止閩監毛本作即此本誤節　進退無禮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禮作理

伯高死於衛節

夫由賜也見我惠棟挍宋本同石經同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夫由閩監毛本誤猶石經考文提要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禮記纂言至善堂九經本皆作由　為爾哭也來者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正義同釋文出為爾來者云一本作為爾哭也來者　依禮而哭諸野惠棟挍宋本作諸此本諸誤謂閩監毛本同

子夏喪其子節

而曰女何無罪與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於上出女何云音汝下同坊本女作爾石經考文提要云案上文女何無罪也此作爾歧出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禮記纂言皆作女

夫晝居於內節

無聞晝夜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聞作問衞氏集說同

高子皐節

言人不能然　閩監毛本作能然岳本同此本能誤禮衞氏集說作言人不能然也嘉靖本作言人不能也惠棟挍宋本同

案史記孔子弟子傳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孔子作仲尼

衰與其不當物也節

謂精麤廣狹　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挍宋本麄作麤宋監本岳本同衞氏集說作粗釋文出精麄云本又作麤。按段玉裁云篇韵麤訓不精俗作麄今人槪用作粗粗行而麤廢矣

孔子之衞節

使子貢說驂而賻之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本同正義同釋文出稅驂云本又作說下及注同　予鄉者入而哭之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正義同釋文出正予鄉皆是也云本又作嚮非考文引古本作嚮　故既夕禮知死者贈　閩監毛本作贈此本贈誤賻　惜車於顏回者　閩監毛本作惜此本誤精　須有賵賻　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賵作贈是也

孔子在衞節　惠棟挍云孔子在衞節顏淵之喪節宋本合爲一節

在傍徨不進　閩本同惠棟挍宋本監毛本在作則衞氏集說同

孔子蚤作節

負手曳杖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本同正義同釋文出枻云亦作曳　消搖於門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本同正義同釋文出

消搖云本又作追遙考文引古本作逍遙 欲人之怪已 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惠棟校宋本已作己宋監本同衛氏集說同

泰山其頹乎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嘉靖本頹作頽釋文出頹石經頹作頽下其頹同 哲人其萎乎 閩監毛本同正義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釋文出委乎云本又作萎注同 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困學紀聞曰家語終記云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杖哲人其萎吾將安放檀弓無吾將安杖四字或謂盧陵劉美中家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之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蓋與家語合齊召南曰案古本以無此五字故孔疏云子貢意在怱遽不暇別言是也或所見別本必好事者爲之 南面鄉明 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釋文出鄉明云本又作嚮衛氏集說作嚮考文引古本同 陵

且如此 監毛本同閩本且作且續通解同 子貢意在怱遽 閩監本同惠棟校宋本怱作忩毛本作悤 如明堂日至明堂具解 惠棟校宋本日作耳至字同閩監毛本日至作月令 尚書有武王夢協之言 毛本同閩監本協作協○惠棟校宋本此下另行標禮記正義卷第九終記云凡二十五頁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節 惠棟校宋本自此節起至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節止爲第十卷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十

孔子至無服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與神交之道 監毛本同閩本交誤父 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 閩監毛本作卿此本卿誤鄉

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節

牆之障柩猶垣牆障家 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亦有考文古本無此九字盧文弨云牆下注九字古本無乃疏中語也山井鼎云下注牆柳衣此注爲衍文明矣 如攝與 閩本同岳本嘉靖本同監毛本攝作襵衛氏集說同惠棟校宋本亦作攝宋監本同釋文同 崇牙旌旗飾也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岳本崇字重宋監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又云宋板崇牙上闕字似脫一崇字嘉靖本亦作崇崇牙 此旌葬乘車所建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校宋本此作是 孔子至夏也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注牆柳至攝與 閩本同監毛本攝作襵下皆同 攝與漢時之扇 閩監毛本同浦鏜校

云與當衍字考文引宋板與作是　國君熏披六閩監毛本熏作纁與喪大記合　槀車載簑笠閩本同惠棟挍宋本監毛本簑作蓑與宋本儀禮合衛氏集說同　大喪共銘旌惠棟挍宋本閩監本同毛本共誤其　攝孤卿之旜惠棟挍宋本閩本同監毛本攝誤襵　夏后漸文閩監毛本作漸此本漸誤斬考文引宋板后作家　旂是大古名閩監毛本同浦鏜云古疑共字誤

子張之喪節

似今蛇文畫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蛇作虵宋監本同　徼般禮續通解徼作倣　子張至士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皆有夏商二祝閩監本同毛本二誤三考文云宋板作一

子夏問於孔子曰節惠棟挍云子夏問節孔子之喪節宋本合爲一節

干盾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干楯云本又作盾考文引古本作楯　不反兵而鬬石經作鬭衛氏集說同閩本作鬬監本作鬭毛本作鬬岳本同　子夏至其後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節論親疏報仇之法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報誤執　是常帶兵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是作身是也衛氏集說同　不與共戴天閩監毛本載作戴　既不爲報仇魁首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報誤執

易墓節

是不治易也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治易作易治孫志祖云集說是也

子路曰節

子路至餘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明器衣衾之屬也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作謂明器衣衾之屬多也　言居喪及其哀少而

禮物多也閩本同監毛本及作與

曾子弔於負夏節

善子游言且服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岳本服下有也字釋文出且服也云本或作且服過考文引古本作且服過也足利本無也字案正義云故善服子游也服亦屬子游則服善非服過也　曾子至祖者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賓出遂又納車於階閒閩監毛本如此此本出誤仕又誤文按又字亦誤惠棟挍宋本作匠○按作匠是也遂匠指遂人匠人而言　祖曰明且徹祖奠設遣奠閩監毛本同浦鏜挍云之誤曰

曾子襲裘而弔節

服是善子游此本游下空闕閩監毛本游下有言字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無言字是作且宋監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　曾子至是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小斂則改襲裘而加武與帶絰矣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無裘字○按無裘是也否則與喪大記不合　帶既在署閩監毛本署作要考文引宋板作署

子夏既除喪而見節

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王誤生　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同閩監本王誤生　善其俱順禮惠棟挍宋本作其宋監本同嘉靖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其誤○閩監毛本作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　子夏至至焉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援琴而紘衎衎而樂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紘作弦衛氏集說同下而紘字同　援琴而紘切切以為正也閩監毛本同浦鏜挍云切切下脫而哀二字

司寇惠子之喪節

止之服也閩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本止字殘闕不全毛本止誤上　司寇至客位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今以此爲證閩監毛本作今此本誤合

將軍文子之喪節

將軍文子之喪至其動也中惠棟挍宋本無此十一字　知者世本云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云上有文字　則衞將軍文子之子爲之閩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毛本文子作文氏是也　而待於寢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寢作廟是也

㓜名節

明不復有事於此閩監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此誤比　學於孔子者行之微殷禮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作學於孔子行之徵殷禮也續通解微作徵　㓜名至行之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年至五十者艾轉尊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者作者衞氏集說同　末者稱季是也監毛本作稱此本誤舞閩本同　以其毀宗故云蹤行閩監毛本如此此本毀故二字實闕惠棟挍宋本故作卽

清嘉慶二十年重栞 [illegible]

禮記注疏卷七挍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八

檀弓上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具葬之器用子柳魯叔仲皮之子子碩兄○碩音石子柳曰何以哉言無其財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粥謂嫁之也妾賤取之曰買○粥本又作鬻音育賣也注同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忠恕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古者謂錢為泉布所以通布貨財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惡因死者以為利○惡烏路反請班諸兄弟之貧者以分死者所矜也祿多則與鄰里鄉黨

【疏】子柳至貧者○正義曰此一節論不粥人之母及因死為利之事各依文解之○注子柳至碩兄正義曰案下檀弓云叔仲皮學子柳故知子柳是叔仲皮之子知子碩兄者以此云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故知子碩兄也○注古者至貨財○正義曰解布名也言古者謂錢為泉布所以然者言其通流有如水泉而徧布貨買天下貨財也而鄭注周禮云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也鄭又云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後數變易不復識本制至漢唯有五銖久行案鄭此者云五銖者其重五銖凡十黍為一參十參為一銖二十四銖為一兩故錢邊作五銖字也鄭又云王莽改貨而異作泉布多至十品今存於民間多者有貨布大泉貨泉貨布長二寸五分廣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其右文曰貨左文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大泉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直十五貨泉貨泉徑一寸重五銖右文曰貨左曰泉直一也案食貨志云今世謂之笮錢是也邊猶為貨泉之字大泉即今大四文錢也四邊並有文也貨布之形今世難識世人或耕地猶有得者古時一箇準二十五錢也然古又有刀刀有二種一是契刀一是錯刀也契刀直五百錯刀直一千契刀無縷而錯刀用金縷之刀形如錢而邊作刀字形也故世猶呼錢為錢刀也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利己亡衆非忠也言亡之者雖辟賢非義退○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

玉從二子衛大夫文子獻公之孫名拔。遽本又作璩其魚反從才用反又如字拔皮八反徐蒲末反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剌其欲害人良田瑗伯玉名。樂音洛下同一讀下樂五教反瑗于卷反又於願反剌七賜反

疏 公叔至請前。正義曰此一節論蘧伯玉仁者剌文子欲害人良田之事。注文子獻公之孫名拔。正義曰案世本云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生朱爲公叔氏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言聲無節。弁皮彥反孺而注反孔子曰哀則哀矣此誠哀。而難爲繼也失禮中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傳直專反

疏 弁人至有節。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譏弁人哀過之事。而難爲繼也者此哀之深後人無能繼學之者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者又廣述其難繼爲失也夫聖人禮制使後人可傳可繼故制爲哭踊之節以中爲度耳豈可過甚皆使後人不可傳繼乎然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何常聲之有則與此違者云曾子所言是始死之時悲哀志懣未可爲節此之所言在襲斂之後可以制禮故哭踊有節也所以知然者曾申之問泛問於哭時故知舉重時荅也此之所言哭踊有節節哭之時在於後也

○叔孫武叔之母死武叔公子牙之六世孫名州仇毀孔子者既小斂舉者出戶。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尸出戶乃變服失哀節冠素委貌。括古活反子游曰知禮嗤之。嗤昌之反

疏 叔孫至知禮。正義曰此一節論武叔失禮之事各依文解之。注武叔至子者。正義曰案世本桓公生僖叔牙牙生藏伯茲茲生莊叔得臣臣生穆叔豹豹生昭子婼婼生戌子不敢敢生武叔州仇仇是公子牙六世孫故云公子牙六世孫也云毀孔子者論語云叔孫武叔毀仲尼是也。注尸出至委貌。正義曰案士喪禮卒斂徹帷主人西面馮尸踊無筭主婦東面馮亦如之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下云士舉男女奉尸夷于堂喪大記亦云卒小斂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下云奉尸夷于堂是括髮在小斂之後奉尸夷于堂之前主人爲欲奉尸故袒而括髮在前今武叔奉尸夷堂之後乃投冠括髮故云尸出戶乃變服失哀節云冠素委貌者案雜記云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注云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爵弁而加此絰焉鄭知然者以喪大記云君將大斂子弁絰大夫大斂無文明亦弁絰大斂既爾明小斂亦然故云大夫以上弁絰案武叔投冠武叔是諸侯大夫當天子之士故云士素委貌若然案士喪禮主人括髮鄭注云始死將斬衰者雞斯將括髮者去笄纚而紒無素委貌者熊氏云士喪禮謂諸侯之士故無素冠也崔氏云將小斂之時已括髮括髮後大

夫以上加素弁士加素委貌至小斂訖乃投去其冠而見括髮今案士喪禮及大記皆小斂卒乃括髮無小斂之前為括髮者崔氏之言非也案士喪禮小斂括髮鄭注喪服變除云襲而括髮者彼據大夫以上之禮死之明日而襲與士小斂同日俱是死後二日也鄭注士喪禮一括髮之後此至大斂自若所以大記云小斂主人袒說髦括髮是諸侯小斂之時更括髮者崔氏云謂說去其髦更正括髮非重為括髮也○子游曰知禮○子游是習禮之人見武叔失禮反謂之知禮故知嗤之也○

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 謂君疾時也卜當為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卜人師依注音僕師長也謂大僕也本或無師字者非也前儒如字卜人及醫師也

君薨以是舉 不忍變也周禮射人大喪與僕人遷尸 【疏】扶君至是舉○正義曰此一節論君薨所舉遷尸之人○注謂君至位者○正義曰知是君疾時者以下云君薨以是舉故知君疾時也知卜當為僕者以卜人無正君之事案周禮大僕職掌正王之服位射人職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及王舉動悉隨王故知也○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君子未之言也 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也時有此二人同居死相為服者甥居外家而非之○從才用反夫人音扶注同為于偽反注及下注夫為妻同

或曰同爨緦 以同居生緦之親可○爨緦上七亂反下音思 【疏】從母至爨緦○正義曰此一節論失禮之事各依文解之○注時有至非之○正義曰知同居者以下云同爨緦故知同居也云甥居外家而非之者以言從母及舅皆是外甥稱謂之辭故知甥也若他人之言應云妻之兄弟婦夫之姊妹夫相為服不得云從母之夫舅之妻也言甥居外家而非之者謂甥來居在外姓舅氏之家見有此事而非之或云外家者以二人同住甥居外旁之家遙譏之○或曰同爨緦者甥既將為非禮或人以為於禮可許既同爨而食合有緦麻之親此皆據緦麻正衰非弔服也故云相為服若是弔服疏人皆可何怪此二人何肩以為弔服加麻絰如朋友然非也凡弔服不得稱服故上云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時朋友弔服而稱無服故知此相為服非弔服也○

喪事欲其縱縱爾 趨事貌縱讀如揔領之揔○縱依注音揔急遽貌

吉事欲其折折爾 安舒貌詩云好人提提○折大兮反注同

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 陵躐也止立俟事時也怠惰也○躐力輒反惰徒臥反

故騷騷爾則野 謂大疾○騷素刀反急疾貌大音泰一音他佐反下注同

鼎鼎爾則小人 謂大舒

君子蓋猶猶爾 疾舒之中 【疏】喪事至猶爾○正義曰此一節論吉凶趨容之事各依文解之○注詩云好人提提○正義曰所引者魏風葛屨之詩也魏俗褊薄遣新來婦人縫作衣裳故迷而刺之云美好婦

人初來之時提提然引之者證安舒之意○故喪至猶爾○正義曰以上喪事欲疾吉事欲舒因上生下故云喪事雖須促遽亦當有常不得陵越喪禮之節吉事雖有行○止住之時不得怠墮寬慢故喪事騷騷爾過爲急疾則如田野之人急切無禮若吉事鼎鼎爾不自嚴敬則如小人然形體寬慢也若君子之人於喪事之内得疾之中於吉事之内得舒之中蓋行禮之時明閑法則志意猶猶然猶猶是曉達之貌

○喪具君子恥具辟不懷也喪具棺衣之屬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謂絞紟衾冒○絞戸交反後同紟其蔭反冒莫報反

疏喪具至弗爲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孝子備喪具之事各依文解之○注辟不至之屬○正義曰此辟不懷宜八年左傳云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懷思也葬用近日則是不思念其親今送死百物皆具是速棄其親今未卽辦具是辟不思親之事也云喪具棺衣之屬者棺卽預造衣亦漸制但不一時頓具故王制云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紟衾冒死而后制是也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或引或推重親遠別○遠于萬反別彼列反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欲其一心於厚之者姑姊妹嫁大功夫爲妻期○期音基

疏喪服至者也○正義曰喪服是儀禮正經記者録喪服中有下三事各以釋之其兄弟之子期姑姊妹出適大功告喪服經文嫂叔無服喪服傳文所以嫂叔無服進在姑姊妹之上者取或引或推二者相對其子服重是引而進之其嫂無服是推而遠之並云蓋者記人雖解其義猶若不審然故謙而言蓋○注或引至遠別○正義曰己子服期今昆弟之子亦服期牽引進之同於己子案喪服傳昆弟之子期報之也此云引者喪服有世父母叔父母期又云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有相報荅之義故云報也己子服期昆弟之子應降一等服大功今乃服期故云引也二文相兼乃備或推者昆弟相爲服期其妻應降一等服大功今乃使之無服是推使踈而斥遠之也言重親解或引言遠別解或推遠別者何乎叔云夫男女相爲服不有骨肉之親則有尊卑之異也嫂叔親非骨肉不異尊卑恐有混交之失推使無服也○姑姊妹之薄也者未嫁之時爲之厚今姑姊妹出嫁之後爲之薄蓋有夫壻受我之厚而重親之欲一心事於厚重故我爲之薄

○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助哀戚也○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徒謂客之旅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以爲不可發凶於人之館曰反哭於爾次次舍也禮館人使專之若其自有然曾子北面而弔焉

疏曾子至弔焉○正義曰此一節論館客使如其

已有之事。曰反哭於爾次者於時立曾子之門故曾子許其反哭於汝次舍之處依禮喪主西面曾子所以北面弔者案士喪禮主人西面其賓亦在東門北面謂同國之賓曾子旣許其哭於次故以同國賓禮北面弔焉。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之往也死之生之謂無知與有知也爲猶行也。知音智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成猶善也竹不可善用謂邊無縢味當作沬沬靧也。味依注音沬亡曷反斲陟角反縢本又作縢徒登反靧音悔洗面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無宮商之調。竽笙音于下音生和胡臥反調直弔反有鐘磬而無簨虡。不縣之也橫曰簨植曰虡。簨息允反虡音巨植時力反又音值其曰明器神明之也言神明死者也神明者非人所知故其器如此

疏孔子至之也。正義曰此一節論生人於死者不可致死致生之事。之死而致死之者之往也謂生者以物往送葬於死者而致死之意謂之無復有知是不仁之事也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者謂以物往送葬者而雖死猶致生之意是不知之事而不可爲也。注之往至知也。正義曰謂生者以物往送死者故何胤云言往死者處而致此死之者之意謂死如草木無知如此用情則不仁不可行於世也往死者處而致此死者於全生之物則不知而不可行也捨此二塗不仁不知之間聖人之所難言付之不測之竟言無知與有知者即下云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是故竹不成用者聖人爲教使人子不死於亡者不便謂無知不生於死者不便謂有知故制明器以神明求之不死不生不可測也成善也故爲器用並不精善也竹不善用謂竹器邊無縢緣也何胤云若全無知則不應用若全有知則亦不應不成故有器不成是不死不生也。瓦不成味者味猶黑光也今世亦呼黑爲沬也瓦不善沬謂瓦器無光澤也。木不成斲者斲雕飾也木不善斲鄭注云味當作沬沬靧也靧謂靧面證沬爲光澤也琴瑟張而不平者亦張弦而不調平也。竽笙備而不和者亦備而無宮商之調和也有鐘磬而無簨虡者簨虡縣鐘磬格也亦有鐘磬而不用格縣掛之鄭云不縣之也者案典庸器云大喪廞筍虡明知有而不縣之也云橫曰簨植曰虡者虡距也以用力故曰虡也。注言神至所知也。正義曰神明微妙無方不可測度故云非人所知也。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有子孔子弟子有若也夫子卒後問此庶有異聞也喪謂仕失位也魯昭公孫於齊曰喪人其何稱。問喪問或作聞喪息浪反注及下皆同孫音遜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貧朽非人所欲。朽許久反曾子曰

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桓司馬宋向戌之孫名魋。有爲于僞反下爲桓司馬爲敬叔則爲之注爲民作爲嫁毋皆同向式上反戌音恤魋大回反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靡侈。侈昌氏反又申氏反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蓋嘗失位去魯得反載其寶來朝於君。朝直遥反注同僖許宜反閱音悅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中都魯邑名也孔子嘗爲之宰爲民作制孔子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司寇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將應聘於楚。應應對之應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言汲汲於仕得祿。汲音急

疏有子至貧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喪不欲速貧死不欲速朽之事各隨文解之。有子問於曾子者此孔子卒後弟子相問冀有所異聞也問喪謂問失本位居他國禮也有子問於曾子云汝曾聞失位在他國之禮於孔子否乎。注有子至何稱正義曰案仲尼弟子傳有若少孔子四十三歲彼注云魯人也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云魯昭公孫於齊曰喪人其何稱者引公羊證失位者稱喪也昭公孫于齊次于楊州齊侯唁公于野井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有子至言也。以曾子云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云如是之語非君子之言也夫子既是君子必不爲此言時有子唯問喪不問死曾子以喪死二事報有子者以喪死俱爲惡事貧朽又事類相似既言喪欲速貧遂言死欲速朽案此速貧在前速朽在後而下子游之對先云死欲速朽後言喪欲速貧隨孔子所見言之先後也且孔子爲中都宰之時制其棺椁不用速朽

其事在前夫子失魯司寇使子夏冉有先適楚不欲速貧其事在後故子游先言速朽後言速貧亦隨夫子之事前前後○注桓司至名雕○正義曰案世本向戌生東鄰叔子超超生左師眇眇即向巢也雕是巢之弟故云向戌孫也○注孔子至司寇○正義曰孔子世家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司寇定公十年會于夾谷攝相事此云司寇者崔靈恩云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三卿之下則五小卿爲五大夫故周禮太宰職云諸侯立三卿五大夫也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司馬之下以其事省立一人爲小司馬兼宗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小司空今夫子爲司空者爲小司空也從小司空爲小司寇也崔所以知然者魯有孟叔季三卿爲政又有臧氏爲司寇故知孔子爲小司寇崔解可依○昔夫至之荆○案世家定十四年齊人歸女樂孔子去魯適衛從衛之陳過匡邑匡人圍之又復去過蒲又反於衛又去衛過曹適宋時定公卒宋桓魋欲殺孔子伐夫子所過之樹削夫子所過之跡去宋適鄭去鄭適陳居三歲又適衛既不見用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聞殺竇鳴犢與舜華也又反於衛復行如陳時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三歲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陳蔡乃圍孔子絕糧乏食七日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將書社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諫而止之是歲楚昭王卒孔子自楚反于衛孔子年六十三是魯哀公六年以此言之失司寇在定十四年之楚在哀公六年其間年月甚遠且失司寇之後嚮宋不嚮楚而云失魯司寇將之荆者謂失魯司寇之後將往之荆則哀公六年之荆亦是失司寇之後非謂失司寇之年即之荆也○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君無哭鄰國大夫之禮陳莊子齊大夫陳恒之孫名伯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以其不外交○繆音木竟音境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言時君弱臣強政在大夫專盟會以交接○焉於虔反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以權微勸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明不當哭於是與哭諸縣氏

疏陳莊至縣氏○正義曰此一節論哭鄰國臣之法○注陳莊至名伯○正義曰案世本成子當生襄子班班生莊子伯鄭依世本知也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所謂致死之仲憲孔子弟子原憲殷人用祭器示民

有知也所謂致生之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言使民疑於無知與有知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非其說之非也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言仲憲之言三者皆非此或用鬼器或用人器

疏仲憲至親乎○正義曰此一節論不可致意於死人爲死爲生之事各隨文解之○注仲憲孔子弟子原憲○正義曰案仲尼弟子傳云原憲字子思彼注云魯人也其時與曾子評論三代送終器具之義也○曰夏后至親乎○此以下是原憲所說並非也其言夏后氏所以別作明器送亡人者言亡人無知故以不堪用之器送之表示其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者憲又言殷家不別作明器而即用祭祀之器送亡人者祭器堪爲人用以言亡者有知與人同故以有用之器送之表示其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者憲又言周世并用夏殷二代之器送亡者不知定無知如夏爲當定有知如殷周人爲之致惑不可定者故并用送之是示於民疑惑不定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者曾子聞憲所說不是故重稱不然深鄙之也○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者曾子鄙憲言畢而自更說其義也言二代用此器送亡者非是爲有知與無知也正是質文異耳夏代文言鬼與人異故純用鬼器送之非言爲無知也殷世質言雖復鬼與人有異亦應恭敬是同故用恭敬之器仍貯食送之非言爲有知也說二代既了則周兼用之非爲疑可知故不重說尋周家極文言亡者亦宜鬼事亦宜敬事故并用鬼敬二器非爲示民言疑惑也然周唯大夫以上兼用耳士唯用鬼器不用人器崔靈恩云此王者質文相變耳○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者曾子說義既竟又更鄙於仲憲所言也古謂夏時也言古人雖質何容死其親乎若是無知則是死之義也然憲子言三事皆非而曾子此獨譏無知者以夏后氏尤古故也譏一則餘從可知也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木當爲朱春秋作戍。衛公叔文子之子定公十四年奔魯○木音式樹反又音朱徐之樹反子游曰其大功乎疑所服也親者屬大功是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

疏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至狄儀之問也○正義曰此一節論爲同母異父昆弟死著服得失之事各依文解之○注木當爲朱至十四年奔魯○正義曰案世本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生朱故知木當爲朱也言春秋作戍者定十四年衞公叔戍來奔是也○注疑所服也親者屬大功是正義曰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喪服無文故子游疑之其大功乎

乎是疑辭也云親者屬大功是者鄭意以爲同母兄弟母之親屬服大功是也所以是者以同父
同母則服期今但同母而以母是我親生其兄弟是親者血屬故降一等而服大功案聖證論王
肅難鄭禮稱親者血屬謂出母之身不謂出母之子服也若出母之子服大功則出母之父母服
應更重何以爲出母之父母無服王肅云同母異父兄弟服大功者謂繼父服齊衰其子降一等
故服大功馬昭難王肅云異父昆弟恩繼於母不繼於父肅以爲從繼父而服非也張融以爲繼
父同居有子正服齊衰三月乃爲其子大功非服之差互說是也○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不
云自狄儀始者庾蔚云狄儀之前魯人先已行之故不云自狄儀始也○子思之母死於衛子思孔子孫伯魚之子伯魚卒其妻嫁於衛柳若
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愼諸柳若衛人也見子思欲爲嫁母服恐其失禮戒
之嫁母齊衰期子思曰吾何愼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謂時可行而財不足以備禮
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謂財足以備禮而時不得行者吾何愼哉時所止則止時所行則行無所疑也
喪之禮如子贈襚之屬不踰主人○襚音遂疏子思至愼哉○正義曰此一節論爲出嫁母之喪行禮之事○注子思孔子孫伯魚之子○正義曰孔子世家文鄭言之者以下云子聖人之後故
具言之○注柳若至衰期○正義曰云嫁母齊衰期者嫁母之服喪服無文案喪服杖期章云父卒繼
母嫁從爲之服報則親母可知故鄭約云齊衰期也又鄭止言齊衰期不言嫡庶故譙周袁準並云父
卒母嫁非父所絕嫡子雖主祭猶宜服期而喪服爲出母期嫁母與出母俱是絕族故知與出母同也
張逸問舊儒世本皆以孔子後數世皆一子禮適子爲父後爲嫁母無服檀弓說子思從於嫁母服何
鄭荅云子思哭嫂爲位必非適子或者兄若早死無繼故云數世皆一子○注謂財至行者○正義曰
謂若嫁母之家主人貧乏斂手足形還葬已雖有財不得過於主人故下注喪之禮如子贈襚之屬不
踰主人是也○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古謂殷時也上不降遠下不降卑○瑣息果反依字作瑣
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伯文殷時滕君也爵爲伯名文○滕徒登反爲于僞
反下及下注爲人同疏縣子至父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古者著服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之事各依文解之○瑣縣子名據所聞而言也古者不降所聞之事也古者殷時也周禮以貴降賤以適降
庶唯不降正耳而殷世以上雖貴不降賤也上下各以其親不降之事也上謂旁親族曾祖從祖及
伯叔之班族下謂從子從孫之流彼雖賤不以已尊降之猶各隨本屬之親輕重而服之故云上下

各以其親庾蔚云上下猶尊卑也正尊周禮猶不降則知所明者旁尊也鄭恐尊名亂於正尊故變文言遠也○滕伯至父也○謂滕國之伯名文爲叔父孟虎著齊衰之服其虎是滕伯文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謂滕伯爲兄弟之子孟皮著齊衰之服其滕伯是皮之叔父也言滕伯上爲叔父下爲兄弟之子皆著齊衰是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也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后木魯孝公子惠伯鞏之後○鞏恭勇反買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此孝子之事非所託○易以豉反【疏】后木至亦然○正義曰此一節論屬子以死事非禮之事各依文解之○后木云孝子居喪之禮吾聞之於縣子云夫居喪不可不深思長慮也孝子既深思長慮故買棺之時當令精好斲削外內使之平易后木旣述縣子之言以語其子又云在後我身若死則亦當然然猶如是我死亦當如是縣子之言買棺外內易也○注后木至之後○正義曰案世本孝公生惠伯革其後爲厚氏世本云革此云鞏世本云厚此云后其字異耳則惠伯之子孫無名木者故鄭直云其後○注此孝至所託○正義曰言買棺外內滑易者此是孝子所爲之事非是父母豫所屬託譏后木也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斂者動搖尸帷堂爲人褻之言方亂非也仲梁子魯人也○帷意悲反

○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曾子以俗說非又大斂奠於堂乃有席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末世失禮之爲【疏】曾子至失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小斂失禮之事各依文解之○注言方至人也○正義曰知方亂非者以小斂之後豈無夫婦方亂之事何故徹帷乃云方亂明爲動搖尸柩故帷堂案春秋定五年魯有仲梁懷是仲梁魯人之姓故知仲梁子魯人也○曾子至西方○依禮小斂之奠設於東方奠又無席魯之衰末奠於西方而又有席曾子見時如是謂將爲禮故云小斂於西方斯此也其斂之時於此席上而設奠矣曾子之言失禮故記者正之云小斂奠所以在西方是魯人行禮末世失其法也○注曾子至有席○正義曰知曾子所言非者案士喪禮小斂之奠設於尸東今曾子言西方故爲非也云大斂奠於堂乃有席者案士喪禮大斂之奠設於室今云堂者後人轉寫之誤當云奠於室故鄭荅趙商堂當爲室也

○縣子曰綌衰繐裳非古也非時尚輕涼慢禮○綌去逆反麤葛也繐音歲布細而疏曰繐涼音良下七回反【疏】縣子至古也○正義曰此以下論縣子非當時人尚輕涼慢禮之事綌葛也繐布疏者漢時南陽鄧縣能作之當記時失禮多尚輕細故有喪者不服麤衰但疏葛爲衰繐布爲裳故云非古也古謂周初制禮時也

○子蒲卒哭者呼滅

滅蓋子蒲名子臯曰若是野哉非之也唯復呼名子臯孔子弟子高柴○臯音高哭者改之疏子蒲至改之○正義曰此一節論哭者呼名非禮之事滅子蒲名子蒲卒哭者呼其名故子臯曰若是野哉野不達禮也唯復呼名冀其聞名而反哭則敬鬼神不復呼其名而此家哭獨呼滅子臯深譏之故云野哉也非之乃改也○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沽也沽猶略也○相息亮反沽音古疏杜橋至沽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喪須立相導之事沽麤略也禮孝子喪親悲迷不復自知禮節事儀皆須人相導而杜橋家母死宮中不立相侍故時人謂其於禮爲麤略○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不以吉服弔喪○易音亦徐以豉反疏夫子至以弔○正義曰此一節論始死易服小斂後不得吉服弔之事但養疾者朝服羔裘玄冠即朝服也始死則易去朝服著深衣故云易之而已記時有不易者又有小斂後羔裘弔者記人引論語鄉黨孔子身自行事之禮以譏當時之事故曰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時多失禮唯孔子獨能行之故言之也○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惡乎齊問豐省之比○稱尺證反有亡皇如字無也一音無下同惡音烏注同齊才細反又如字注同省所領反比必利反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形體○毋音無還葬還之言便也言已斂即葬不待三月○還音旋斂力驗反縣棺而封不設碑綍不備禮封當爲窆窆下棺也春秋傳作塴○縣音玄封依注作窆彼驗反徐又甫鄧反碑彼皮反綍音律塴北鄧反人豈有非之者哉不責於人所不能疏子游至者哉○正義曰此一節論問送終所須當擬具也夫子曰稱家之有亡稱猶隨也亡無也言各隨其家計豐薄有無也子游曰有無惡乎齊惡乎猶於何也子游言若必隨家之有無貧富於何可齊故子游疑而問之○夫子曰有毋過禮此荅是稱富家也毋猶不也禮有節限設若家富有正禮可依而不得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此荅貧家也亡無也家無財也但使衣衾斂於首足形體不令露見而已還葬還便也禮雖衆多葬日有數若貧者斂竟便葬不須停殯待其月數足也還之言便也言已斂即葬不待三月也○縣棺而封封即窆窆下棺內壙中也貴者則用碑綍若貧而即葬者但手縣棺而下之同於庶人不待碑綍不設碑綍不設碑綍不備禮○注封當至作塴○正義曰春秋傳作塴者案左傳昭十二年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塴弗毀則日中而塴杜注云司墓之室鄭之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家塴下棺也○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時失之也

禮唯始死廢牀○賁音奔人名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汏哉叔氏專以禮許人當言禮然言諾非也叔氏子游字○汏本又作大音泰自矜大

疏司士至許人○正義曰此一節論不可以禮許人之事案喪大記始死廢牀至遷尸及襲皆在於牀當時失禮襲在於地故司士賁告子游子游曰諾者子游知襲在牀為是故以許諾之縣子聞之曰汏哉叔氏專以禮許人汏自矜大也叔氏子游別字也言凡有來諮禮事當據禮以荅之今子游不據前禮以荅之事輒許諾如似禮出於己是自矜大故縣子聞而譏之曰汏哉當言禮也言諾非禮也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醯呼兮反醢音海甕烏弄反

疏宋襄至實之○正義曰此一節論宋襄公失禮之事案春秋宋襄公卒在僖二十三年案文十六年傳云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襄夫人周襄王之姊使甸師攻而殺之則宋襄公夫人卒在襄公後其年極多此得云宋襄公葬其夫人者蓋襄公初取夫人死在襄公之時故得葬之其後取夫人是襄王之姊死在襄公之後義不相妨○曾子曰既曰明器而又實之者曾子不譏器之多但譏其實為非也言既曰神明之器當虛也故譏云而又實之也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也案既夕禮陳明器後云無祭器鄭云士禮略也大夫以上兼用鬼器與人器若此大夫諸侯並得人鬼兼用則空鬼而實人故鄭云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也士既無人器則亦實明器故既夕禮云甕三醯醢屑又云甒二醴酒也若夏后氏專用明器則分半以實之殷人全用祭器則亦分半以虛之周人兼用明器人器人器實之明器虛之

○孟獻子之喪獻子魯大夫仲孫蔑司徒旅歸四布旅下士也司徒使下士歸四方之賻布夫子曰可也時人皆貪善其能廉

○讀賵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曾子言非禮祖而讀賵賓致命將行主人之史又讀賵所以存錄之

疏孟獻至可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喪不貪利之事孟獻子之喪送終既具賻布有餘其家臣司徒敬子稟承主人之意使旅下士歸還四方賻主人之泉布也謂四方賻者泉布本助喪用今既有餘故歸還之也時人皆貪獻子之家獨能如此故夫子曰可也善其能廉皇氏以為獻子有餘布歸之於君君令國之司徒歸賻於四方案春秋魯上卿季氏也仲孫蔑之卒季氏無謚曰敬子者皇氏之言非也熊氏以為獻子家臣為司徒故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鬷戾是家臣亦有司徒司馬也

○成子高寢疾成子高齊大夫國成伯高父也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觀其意革急也遺慶封之族○遺于季反又如字革紀力反子高曰吾聞之

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
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不食謂不墾耕○墾苦佷反疏成子至我焉○正義曰此一節論臨死不忘儉之事○注成子至父也○正義
曰知者以其有慶遺入請齊有慶氏故知是齊大夫齊有國子高故知姓國又見齊世本懿伯生貞孟貞孟生成伯高父國氏以此知也○子夏問諸夫子曰居
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衎爾衎爾自得貌爲小君惻隱不能至○衎苦旦反注同爲于僞反下爲之般爲其久爲君服
同○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仁者不厄人疏子夏至衎爾○正義曰此
一節論臣服小君儀容之事上子夏問居君之母與妻之喪此居處言語是夫子荅辭不云子曰者記人略也○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
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言皆
所以爲深邃難人發見之也國子高成子高也成謚也○邃先遂反難乃旦反見如字又賢遍反反壤樹之哉反覆也怪不如大古也而反封樹之意在於儉非周禮○
壤而丈反復扶又反舊音服非大音泰疏國子至之哉○正義曰此一節論重古非今之事子高之意人死可惡故備以衣衾棺椁欲其深邃不使人知今乃反更封壤爲墳而種樹以
標之哉言不可封壤種樹也國子意在於儉非周禮之法○注怪不至周禮○正義曰唐虞以上謂之大古易繫辭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不封不樹今既封樹故云怪不如大古也○孔
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
子何觀焉與及也○燕烏田反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封築土爲壟堂形四方而高○壟力勇反見
若坊者矣坊形旁殺平上而長○坊音防殺色戒反下同見若覆夏屋者矣覆謂茨瓦也夏屋今之門廡也其形旁廣而卑○茨徐在私反茅覆
屋廡音武卑如字又音婢見若斧者矣斧形旁殺刃上而長從若斧者焉孔子以爲刃上難登狹又易爲功○狹戶甲反易以豉反馬鬣
封之謂也俗間名○鬣力輒反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板蓋廣二尺長六尺斬板謂斷其縮也三斷止之旁殺蓋高四尺其

廣袤未聞也詩云縮板以載○斷音短下同上時掌反下以上同廣袤古曠反下音茂徐又亡侯反**尚行夫子之志乎哉**尚庶幾也**疏**孔子至乎哉○正義曰此一節論葬夫子封墳之法○燕國人聞葬聖人恐有異禮故從燕來魯觀之舍於子夏氏舍住也燕人來住子夏家也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與及也子夏謂燕人云若聖人葬人及人葬聖人皆用一禮而子遠來何所觀乎王肅云聖人葬人與屬上句以言若聖人葬人與則人庶有異聞得來觀者若人之葬聖人與凡人何異而子何觀之然公西赤為志徧用三王禮○子夏謂葬聖人與凡人不異者今謂聖凡相葬禮儀不殊而孔子葬異此是賢葬聖師別自表義不施世為法而子夏恐燕人學斆此禮故懸而拒之云其禮本應如一也而下又述昔聞夫子見四封之異者此處可共是許燕人學之故備陳其教以赴遠觀之意○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既已語燕人無觀又此歷述孔子之言者欲以此語與燕人為法封謂墳之也若如堂基四方而高○見若坊者矣坊提也提坊水上平而兩旁殺其南北長也言又見有築墳形如坊者也見若覆夏屋者矣殷人以來始屋四阿夏家之屋唯兩下而已無四阿如漢之門廡又言見其封墳如覆夏屋唯兩下而殺畢而寬廣又見封如斧之形其刃嚮上長而高也既言四墳之異夫子之意從若斧者焉以為刃上難登狹又易為功力子夏既道從若斧形恐燕人不識故舉俗稱馬鬣封之謂也以語燕人馬鬣之上其肉薄封形似之○今一日而三斬板子夏前述明夫子語又引今會古竟更述其今葬孔子既是從斧之墳今一日者謂今作孔子墳正用一日之功儉約不假多時於一日之中而三斬板者謂作墳法也築墳之法所安板側於兩邊而用繩約板令立後復內土於板之上中央築之令土與板平則斬所約板繩斷而更置於見築土上又載土其中三徧如此其墳乃成故云今一日而三斬板也而已封者為三徧設板築土而止已其封也故鄭注板蓋廣二尺長六尺板廣二尺疊側三板應高六尺而云四尺者但形旁表斬斂上狹下舒如斧刃之形使三板取高四尺以合周制也○尚行夫子之志乎哉者尚庶幾也言今一日三斬板是庶幾慕行於孔子平生所志也以示燕人○注板蓋至以載○正義曰知板蓋廣二尺案祭義曰築宮仞有三尺是牆高一丈公羊傳云五板為堵則板廣二尺故五板高一丈也知板長六尺者以春秋左氏說雉長三丈高一丈公羊傳云五板為堵五堵為雉按五堵而為雉則堵長六尺故詩箋云雉長三丈則板六尺知蓋高四尺者以上合葬於防崇四尺今葬夫子不可過之又板廣二尺三板斜殺唯高四尺耳其東西之廣南北之袤則未聞也引詩縮板以載是大雅緜之篇也引之者證縮為約板之繩孫毓難云孔子墓魯城北門外西墳四方前高後下形似臥斧高八九尺今無馬鬣封之形不止于三板記似誤者孫毓云據當時所見其墳或後人增益不與元葬墳同無足怪也○**婦人不葛帶**婦人質不變重者至期除之卒哭變經而已**疏**婦人不葛帶○正義曰此論齊斬婦人帶要經也葬後卒哭變

麻易葛而婦人重要而質不變所重故不葛帶至期除之卒哭直變絰而已大功以下輕至卒哭並變爲葛與男子同絰首絰也婦人輕首重要故也○有薦新如朔奠重新物爲之殷奠疏有薦新如朔奠○正義曰薦新謂未葬中間得新味而薦亡者如朔奠者謂未葬前月朔大奠於殯宮者大奠則牲饌豐也朔禮視大斂士則特豚三鼎今若有新物及五穀始熟薦於亡者則其禮牲物如朔之奠也大夫以上則朔望大奠若士但朔而不望○既葬各以其服除卒哭當變衰麻者變之或有除者不視主人疏既葬至服除○正義曰既葬謂三月葬竟後至卒哭重親各隨所受而變服若三月之親至三月數滿應除者葬竟各自除不待主人卒哭之變故云各以其服除也○池視重霤如堂之有承霤也承霤以木爲之用行水亦宮之飾也柳宮象也以竹爲池衣以青布縣銅魚焉今宮中有承霤云以銅爲之○重直容反衣于既反疏池視重霤○正義曰池者柳車之池也重霤者屋承霤也以木爲之承於屋霤入此木中又從木中而霤於地故謂此木爲重霤也天子則四注四面爲重霤諸侯四注重霤則差降去後餘三大夫唯餘前後二士則唯一在前而生時既屋有重霤以行水死時柳車亦象宮室而在車覆鼈甲之下牆帷之上織竹爲之形如籠衣以青布以承鼈甲名之爲池以象重霤方面之數各視生時重霤○君即位而爲椑椑謂杝棺親尸者椑堅著之言也言天子椑內又有水兕革棺○椑蒲麻反徐房益反櫬尸棺杝音移著直略反兕徐里反歲壹漆之若未成然○漆音七藏焉虛之不合○令力政反本又作合疏君即至藏焉○正義曰此一節論人君尊即位得爲棺之事君諸侯也言諸侯則王可知也椑杝棺也漆之堅強甓甓然也人君無論少長而體尊備物故亦即位而造爲此棺也椑謂杝棺親尸者也古者天子椑內有水兕而諸侯無但用杝在內以親尸也○歲一漆之者雖爲尊得造亦未供用故不欲即成但每年一漆示如未成也唯云漆杝則知不漆杝棺外屬等藏焉者棺中不欲空虛如急有待也虛之不令也令善也言若虛空便爲不善故藏物於其中一本爲虛之不合者謂不以蓋合覆其上既不合覆不欲令人見故藏焉○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設飾謂遷尸又加新衣○楔悉節反綴丁劣反又音丁衞反飯煩晚反唅也父兄命赴者謂大夫以上也士主人親命之疏復楔至赴者○正義曰此一節論始死之事復招魂也楔柱也招魂之後用角柶柱亡人之齒令開使含時不閉也○綴足者復用燕几綴亡人之足令直使著屨時不辟戾也○飯者飯食也設飾者謂襲斂遷尸之時及又加著新衣也○帷堂者謂小斂時○並作者作起爲也自復以下諸事並起以帷堂故云並作○父兄命赴者亦復後之事赴謂死者生時於他人有恩識者今死則其家宜使人往相赴告也士喪禮則孝子自命赴者若大夫以上則父兄命之也何以然尊許

其病深故使人代命之也雖代命之猶稱孝子名也○**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尊者求之備也亦他日所嘗有事○【疏】君復至四郊○正義曰此一節論人君禮備復處又多自小寢以下明招魂處所也君王侯也於小寢者前曰廟後曰寢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此小寢者所謂高祖以下寢也王侯同大寢謂天子始祖諸侯大祖也小祖高祖以下廟也王侯同大祖天子始祖諸侯大祖廟也兩言於廟求神備也周禮夏采以冕服復於大祖廟是也其小廟則祭僕復之其小寢大寢則隸僕復之故祭僕云復于小廟鄭注云小廟高祖以下也隸僕云復于小寢大寢注云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四郊則夏采復之故夏采云乘車建綏復於四郊此天子之事也其諸侯復則小臣故喪大記云小臣復案周禮內小臣職小臣上士四人案雜記云復西上注各如其命數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則小臣不足明更有餘官又復人雖依命數復處既多則復人不足當於此復了更轉嚮他處○**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剝猶倮也有牲肉則巾之爲其久設塵埃加也脯醢之奠不巾○剝邦角反與音餘下同倮力果反謂不巾覆也埃音哀【疏】喪不至也與○正義曰此一節論祭肉不可露見之事剝猶倮露也言喪奠脯醢不復設巾可得倮露與是語辭謂喪不倮露奠者爲有祭肉也無祭肉即得倮露○注有牲至不巾○正義曰案士喪禮小斂陳一鼎小斂既奠于尸東祝受巾巾之是有牲肉則巾之也士喪禮又云始死脯醢醴酒奠于尸東無巾又殯後朝夕乃奠醴酒脯醢如初設不巾是脯醢醴酒不巾也案既夕禮柩朝廟重先奠從奠設如初巾之此亦脯醢之奠巾之者爲其在堂恐埃塵故雖脯醢亦巾之此文脯醢之奠不巾者據室內也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木工宜乾腊且豫成材椁材也○腊音昔【疏】既殯至明器○正義曰此一節論葬禮須豫備之事○既殯旬謂殯後十日也○而布材與明器者布班也材謂椁材也殯後十日而班布告下覓椁材及送葬明器之材或云布其木宜乾腊故豫須暴之也士喪禮筮宅吉左還椁獻明器之材于殯門外是也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陰陽交接庶幾遇之○逮音代或大計反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謂既練或時爲君服金革之事反必有祭【疏】父母至反也○正義曰禮哭無時有三種一是初喪未殯之前哭不絕聲二是殯後除朝夕之外廬中思憶則哭三是小祥之後哀至而哭或一日二日而無復朝夕之時也此云哭無時謂小祥之後也何以知然下云使必知其反是其可使之時也○使必知其反也者使謂君使之也既小祥無哭時其時可爲君所使服金革之事也反還也若爲使還家當必設祭告親之神令知其反亦出必告反必面之義也○注謂既練或時爲君服金革之事反必有祭者禮運云三年之喪期不使公羊傳亦期不使是知期內不使則期外可使也而曾

子問云卒哭服金革之事無辟此魯侯有爲爲之也喪大記云卒哭而服金革之事鄭云權禮也是知卒哭而使非正禮也○練練衣黃裏縓緣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縓爲飾黃之色卑於纁縓纁之類明外除○縓七絹反淺赤色今之紅也緣悅絹反下注同薰本又作纁許云反葛要絰繩屨無絇角瑱瑱充耳也吉時以玉人君有瑱○要經一遥反下注小要同下大結反絇其俱反屨頭飾瑱吐練反鹿裘衡長袪衡當爲橫字之誤也袪謂褎緣袂口也練而爲裘橫廣之又長之又爲袪則先時狹短無袪可知吉時麛裘○衡依注作橫華彭反下衡三同袪起魚反一音巨據反褎本又作袖音徐秀反袂面世反袪裼之可也裼表裘也有袪而裼之備飾也玉藻曰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鹿裘亦用絞乎○裼音昔麛音迷本又作麑同鹿子也豻音岸胡地野犬絞戸交反

疏 練練至可也○正義曰練小祥也小祥而著練冠練中衣故曰練也練衣者練爲中衣黃裏者黃爲中衣裏也正服不可變中衣非正服但承衰而已故小祥而爲之黃袷裏也縓緣者縓爲淺絳色也緣謂中衣領及褎緣也裏用黃而領緣用縓者領緣外也明其外除故飾見外也葛要經者亦小祥後事也小祥男子去葛經唯餘要葛也○繩屨者謂父母喪菅屨卒哭受齊衰蒯藨屨至小祥受大功繩麻屨也無絇。屨頭飾也吉有喪無角瑱者瑱充耳也人君平常吉用玉爲之以掩於耳在初喪亦無至小祥微飾以角爲之○鹿裘者亦小祥後也爲冬時吉凶衣裏皆有裘吉時則貴賤有異喪時則同用大鹿皮爲之鹿色近白與喪相宜也○衡長袪者衡橫也袪褎緣口也小祥之前裘狹而短袂又無袪至小祥稍飾則更易作橫廣大者也又長之又設其袪也練而爲裘者爲猶作也前時已有裘但短小至小祥更作大長者橫廣之又長之爲袪更新造之又加此三法也○袪裼之可也者裼謂裘上又加衣也吉時裘上皆有裼衣喪已後既凶質雖有裘裘上未有裼衣至小祥裘既橫長又有袪爲吉轉文故加裼之可也案如此文明小祥時外有衰衰內有練中衣中衣內有裼衣裼衣內有鹿裘鹿裘內自有常著襦衣○注黃之至外除○正義曰纁是赤色也其色華美黃雖是正色質卑於纁爾雅釋器云二染謂之縓三染謂之纁故言纁類也華者在外故云明外除○注吉時以玉人君有瑱○正義曰案吉時君大夫士皆有瑱此唯云人君有瑱者以經云角瑱故鄭云吉時以玉據人君吉時又云人君有瑱故知人臣凶時無瑱○注玉藻至絞乎○正義曰引玉藻者以此經鹿裘直云裼之可不知裼用何衣大者曰鹿小者曰麛同類之物麛裘既用絞爲裼則鹿裘亦用絞乎乎者疑辭然麛裘用青豻爲褎則鹿裘之褎亦用青豻也○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親骨肉也非兄弟雖鄰不往疏無親也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就其家弔之成恩舊也

疏 有殯至皆弔○正義曰此一節論哭弔之事○所識其兄弟不

同居者皆弔者此文連上有殯之下若其骨血兄弟雖緦必往若其非兄弟骨血疏外之人雖鄰不往今有既非兄弟又非疏外平生所共知識往來同恩好今若身死者兄弟雖不同居亦就往弔之成其死者之恩舊也其死者兄弟不同居尚往弔之則死者子孫就弔可知舉疏以見親也已有殯得弔之者以其死者與我有恩舊也皇氏以爲別更起文不連有殯之事所識者謂識其死者之兄弟是小功以下之親既識兄弟雖不同居皆一一就弔之未知然否故兩存焉○**天子之棺四重**尚深邃也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重直龍反注皆同邃雖遂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以水牛兕牛之革以爲棺被革各厚三寸合六寸也此爲一重○被皮寄反注同厚胡豆反度厚薄曰厚皆同此音**杝棺一**所謂椑棺也爾雅曰椵杝○杝羊支反木名椵徒亂反**梓棺二**所謂屬與大棺○梓音子屬音燭**四者皆周**周帀也凡棺因能濕之物○帀本又作匝同子荅反能濕乃代反**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衡亦當爲橫衽今小要衽或作漆或作髹○衽而審反又而鴆反髹又作髹許求反**柏椁以端長六尺**以端題湊也其方蓋一尺○題徒低反頭也湊七豆反聚也

【疏】天子至六尺○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諸侯以下棺椁厚薄長短之事○天子之棺四重者尊者尚深邃也四重者水牛兕牛皮二物爲一重也又杝爲第二重也又屬爲第三重也又大棺爲第四重也四重凡五物也以次而差之上公三重則去水牛餘兕杝屬大棺也侯伯子男再重又去兕餘杝屬大棺大夫一重又去杝餘屬大棺也士不重又去屬唯單用大棺也天子大棺厚八寸屬六寸椑四寸又二皮六寸合二尺四寸也上公去水牛之三寸餘兕椑屬大棺則合二尺一寸諸侯又去兕之三寸餘合一尺八寸也列國上卿又除椑四寸餘合一尺四寸也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合一尺士則不重但大棺六寸耳故庶人四寸矣而天子卿大夫文不見有通者云天子卿大夫並與列國君同若天子之士與諸侯大夫同也喪貭不得依吉時祭服也若吉時祭服則天子臣與諸侯同然春秋時多僭趙簡子言罰乃不設屬椑非也水兕二皮並不能厚三寸故合被之令各厚三寸也二皮能溼故最在裏近尸也○杝棺一者椵也材亦能溼故次皮也杝唯一種故云一也諸侯無革則杝親尸也所謂椑棺也即前言君即位爲椑是也杝即椵木鄭引爾雅曰椵杝一物二名名椵又名杝也○梓棺二者杝棺之外又有屬棺屬棺之外又有大棺大棺與屬棺並用梓故云二也則喪大記云屬六寸大棺八寸也○四者皆周者四四重也周帀也謂四重之棺上下四方悉周帀也唯椁不周下有茵上有杭席故也○棺束者古棺木無釘故用皮束合之○縮二者縮縱也縱束者用二行也○衡三者橫束者三行也○衽每束一者衽小要也其形兩頭廣中央小也既不用釘棺但先鑿棺邊及兩頭合際處作坎形則以小要連之令固棺並相對每束之處以一行之衽連之若豎束之處則豎著其

衽以連棺蓋及底之木使與棺頭尾之材相固漢時呼衽爲小要也○柏椁者謂爲椁用柏也天子柏椁諸侯松大夫柏士雜木也鄭注方相職云天子椁柏黃腸爲裏而表以石焉○以端者端猶頭也積柏材作椁並葺材頭也故云以端○長六尺者天子椁材每段長六尺而方一尺天子以下庶人以上鄭注喪大記具之○注衽或作漆或作髹○正義曰經之衽字諸禮記本或有作漆字者或有作髹字者○注以端至一尺○正義曰以此木之端首題湊嚮內知其方蓋一尺者以庶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椁厚於棺一寸案喪大記君大棺八寸君謂諸侯則天子之大棺或當九寸其椁厚一尺故云其方蓋一尺則椁之厚也如鄭此言椁材並皆從下壘至上始爲題湊湊嚮也言木之頭相嚮而作四阿也如此乃得椁之厚薄與棺相準皇氏以爲壘椁材從下即題湊郭六尺與椁全不相應又鄭何云其方蓋一尺皇氏之義非也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紂衣 服士之祭服以哭之明爲變也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麻不加於采此言經衍字也時人間有弁絰因云之耳周禮王弔諸侯弁絰緦衰也○紂本又作緇又作純同側其反爲于僞反下文及注爲其變皆同衍以善反

或曰使有司哭之 非也哀戚之事不可虛 爲之不以樂食 蓋謂殯斂之間

疏 天子至樂食○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哭諸侯之事○注服士至衰也○正義曰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者薨在本國天子遥哭之不親見尸柩不服緦衰弔而服爵弁紂衣紂衣絲衣也則諸侯以下雖不見尸柩仍弔服也○或曰使有司哭之者或人云天子不自哭但令有司哭之耳非也○爲之不以樂食此是記者之言非復或人之說也天子食有樂今哭諸侯故食不復奏樂也此不以樂食者蓋謂殯斂之間鄭以意斷不用樂之期也諸侯五日殯也然諸侯爲其臣或至葬不食肉卒哭不舉樂蓋臣少而已畢不得同王也

○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 菆木以周龍輴加椁而塗之天子殯以輴車畫轅爲龍○菆才官反輴勑倫反轅音袁

加斧于椁上畢塗屋 斧謂之黼白黑文也以刺繡於縿幕加椁以覆棺已乃屋其上盡塗之○黼音甫剌七亦反縿音消幕音莫

天子之禮也

疏 天子至禮也○正義曰此一節論菆塗爲古天子殯法也菆叢也謂用木菆棺而四面塗之故云菆塗也○龍輴者殯時輴車載柩而畫轅爲龍故云龍輴也○以椁者亦題湊菆木象椁之形故云以椁○加斧于椁上者斧謂繡覆棺之衣爲斧文也先菆四面爲椁使上與棺齊而上猶開也以棺衣從椁上入覆於棺故云加斧于椁上也○菆塗屋者畢盡也斧覆既竟又四注爲屋覆上而下四面盡塗之也故云畢塗屋鄭云菆木以周龍輴者謂叢衆木直壘周龍輴至上乃題湊則諸侯至上不題湊也

○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 使諸侯同姓異姓庶姓相從而爲位別於朝覲來時朝覲爵同同位○別彼列反注同朝直遥反下同

疏 唯天至而

哭○正義曰此一節論哭天子之事各依文解之○注使諸至同位○正義曰異姓者鄭注周禮云王昏姻甥舅庶姓者謂與王無親者此言朝覲爵同同位則不分別同姓異姓然覲禮諸侯受舍於朝同姓西面異姓東面鄭注云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也與此不同者覲禮先公而後侯先侯而後伯是亦爵同同位位就同姓之中先爵尊耳與此無别○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誄其行以為謚也莫無也相佐也言孔子死無佐助我處位者尼父因且字以為之謚○誄力軌反耆巨支反相息亮反注同父音甫行下孟反疏魯哀至尼父○正義曰此一節論哀公誄孔子之事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日卒哀公欲為作謚作謚宜先列其生時行狀謂之為誄○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者作誄辭也遺置也耆老謂孔子也莫無也相佐也言上天不置孔子故無復佐助我處於位也○嗚呼哀哉傷痛之辭也○尼父尼則謚也父且字甫是丈夫之美稱稱字而呼之尼父也○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軍敗失地以喪歸也厭冠今喪冠其服未聞○大縣郡縣之縣厭于葉反注同大音泰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后土社也疏國亡至后土○正義曰此一節論人君為國致憂之事○國亡大縣邑者亡失也國之軍敗亡先土邑也○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者公孤也士喪禮云公卿大夫繼主人鄭云公大國之孤四命者是也厭冠喪冠也國既失地是諸侯無德所招故諸臣皆著喪冠而哭於君之大廟三日也失地為先祖所哀故在廟也○君不舉者舉謂舉樂也臣入廟三日哭故君亦三日不舉樂也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者后土社也又有或者言亦舉樂而自於社中哭之社主土故也然二處之哭鄭皆不非未知孰是庾蔚云舉者謂舉饌引周禮膳夫王日一舉又王齊日三舉注云殺牲盛饌曰舉案庾蔚及前通合而為用也○孔子惡野哭者為其變衆周禮銜枚氏掌禁野叫呼歎嗚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惡烏路反銜枚上音咸下木杯反呼火故反火胡二反疏孔子惡野哭者○正義曰哭非其地謂之野為變衆故惡之也○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不專家財也稅謂遺于人○稅始銳反謂以物遺人也遺維季反疏未仕至之命○正義曰此論人子之法也稅人謂以物遺人也未仕未尊則亦不敢專家財餉人也如稅人謂已仕者也雖得遺人亦當必稱父兄以將遺之○士備入而后朝夕踊備猶盡也國君之喪嫌主人哭入則踊疏士備至夕踊○正義曰此一節論君喪羣臣朝夕哭踊之事備盡也國君喪羣臣則朝夕即位哭踊嗣君孝子雖先入即位哭必待諸臣皆入列位畢後乃俱踊者也士卑最後故舉士

入爲畢也所入有前後而相待踊者孝子哀深故前入也踊須相視爲節故俟齊也○祥而縞縞冠素紕也○縞古老反注同紕避支反是月禫徙月樂言禫明月可以用樂○禫大感反樂音岳【疏】祥而至月樂○正義曰祥大祥也縞謂縞冠大祥日著之故小記除成喪者其祭。朝服縞冠是也○是月禫徙月樂者鄭志曰既禫徙月而樂作禮之正也孔子五日彈琴自省樂哀未忘耳踰月可以歌皆自身踰月所爲也此非當月所受樂名既禫始得備樂而在心猶未忘能歡徙月之樂極歡也哀殺有漸是以樂亦隨之也

○君於士有賜帟帟幕之小者所以承塵賜之則張於殯上大夫以上幕人職供焉○帟音亦共音恭本亦作供【疏】君於士有賜帟正義曰賜惠賜也帟者幕之小者也大夫以上喪則幕人職供之也士唯有君恩賜之乃得有帟也

禮記注疏卷八校勘記

檀弓上

子柳之母死節

請粥庶弟之母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請鬻云本又作粥注同正義本作粥　子柳至貧者惠棟挍宋本而無此五字

鄭注周禮云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而字　案鄭此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者作旨　足枝長八分閩監毛本作足此本足誤兄盧文弨云足枝長八分下志有閒廣二分四字

文曰大泉直十五貨泉閩監毛本同浦鏜云五十字誤倒　今世謂之笮錢是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笮作筰

契刀無縷而錯刀用金縷之閩監毛本縷作鏤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節

利己亡衆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亡作忘考文引古本同

弁人有其母死節

此誠哀 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作謂誠哀也

夫禮爲可傳也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無也字正義本有 夫聖人禮制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禮制作制禮衛氏集說亦作聖人制禮 可以制禮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制禮作禮制衛氏集說亦作可以禮制也

叔孫武叔之母死節

舉者出戶出戶袒 石經同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上戶字作尸誤石經考文提要云上出戶謂舉尸者下出戶謂武叔斂者舉尸出戶而武叔猶冠隨以出戶急思括髮乃投其冠忽遽失節之甚宋大字本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俱作舉者出戶出戶袒 婼生戊子不敢 閩本同監毛本戊作成 踊無筭 閩監毛本筭作算○按士喪禮正作算是正字 男女奉尸夷于堂 閩監毛本夷作侇衛氏集說同○按作侇與士喪禮合 將斬衰者雞斯將括髮者去笄 閩監毛本同許宗彥挍本依鄭注括髮上增齊衰者素冠五字

扶君節

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 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浦鏜云生字衍從續通解挍

從母之夫節

以同居生緦之親可 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緦下有麻字 此皆據緦麻正衰 閩監毛本同浦鏜從續通解作此皆據緦麻之正者

喪事節

縱讀如揔領之揔 宋監本閩本岳本嘉靖本同監本揔作摠毛本作總衛氏集說作總釋文云依注作揔案九經字樣云揔說文作總經典相承通用

吉事欲其折折爾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折折考文云古本折折作提提案廣韻十二齊折字下引禮記亦作折折安舒貌詩云好人提提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安舒貌上有提提爾三字衞氏集說安舒上有折折二字是衞氏增成非本書所有釋文於經出折折云大兮反注同則知注當作折折字引詩作好人折折後人以詩本提提易之遂致釋文注同二字懸而無薄正義標起止作提提又云初來之時提提然從詩本作也謂大疾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大作太下大舒同釋文出謂大云音泰一音他佐反案大兼有他佐音則字不當作太也吉事雖有行止住之時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無行字續通解同○按無行是也

喪具節

衣亦漸制閩監毛本作漸衞氏集說同此本漸誤斬

喪服節惠棟挍云喪服節食於有喪節宋本合爲一節

蓋有夫壻愛我之厚而重親之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浦鏜云重而字誤倒從續通解挍非也下云欲一心事於厚重是約此句義非此句本如此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節

以爲不可發凶於人之館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無之字考文引宋板古本同曾子至弔焉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曰反哭於爾次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者字故曾許其反哭於汝次舍之處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曾下有子字其賓亦在東門北面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東門作門東考文引宋板同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節

木不成斵閩監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斵作斲釋文同岳本作斲石經闕有鐘磬而無簨虡監本同岳本嘉靖本同石經鐘字同簨虡字闕閩本亦作虡鐘

作鍾衛氏集說同毛本鍾字同虡作簴注放此疏同○按依說文當作虡从虍异象形其下足隸省作虡从竹者非　是不知之事閩監毛本如此此而本之事二字倒

致此死之者之意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死下無之字　非人所知也惠棟挍宋本此下另行標禮記正義卷第十終記云凡二十一頁

有子問於曾子節惠棟挍宋本自此節起至君於士節止爲第十一卷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十一

問喪於夫子乎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問喪云問或作聞考文云古本問作聞案正義云冀有所異聞也又云汝曾聞先位在他國之禮於孔子否乎據此則正義經文本作聞喪正義又云問喪謂問失本位居他國禮也此二問字皆當作聞否則岐出　有子至貧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次于楊州閩本同惠棟挍宋本監毛本楊作陽　亦隨夫子之事前後閩監本如此此本前字重毛本前作先　嚮宋不嚮楚閩監毛本同孫志祖云宋應作衛

陳莊子死節

繆公召縣子而問焉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縣作懸下同　束脩之問不出竟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竟音境考文引古本竟作境○按竟正字境俗字　焉得而弗哭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足利本同考文引古本無而字毛本同弗作勿並非

論哭鄰國臣之法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論作記　成子當生襄子班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當作常

仲憲言於曾子節

或用人器閩監毛本作或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或誤戒

仲憲至親乎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此以下是原憲所說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原字　周人爲之致惑閩監毛本作惑此本誤感　故用恭敬之器仍貯食送之惠棟挍宋本作仍貯食此本仍貯食三字闕閩監毛本同　說二代既子閩監毛本作了此本誤子　尋周家極文惠棟挍宋本作尋此本尋字闕閩監毛本同　若是無知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是作示　以夏后氏尤古故也監毛本作古此本古誤苦

閩本同

公叔木節

春秋作戍閩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戍誤戌疏同考文引古本春秋下有傳字非也正義引春秋經不引傳可知無傳字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至狄儀之問也宋本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無此廿二字　注木當為朱至十四年奔魯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無為朱十四年五字　注疑所服也親者屬大功是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作注疑所至功是　同母異父昆弟之服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同上有為字衛氏集說同　互說是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互作元

子思之母節

子思至慎哉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論為出嫁母之喪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無嫁字衛氏集說同

縣子瑣曰節

縣子瑣曰閩本同嘉靖本同監本作瑣石經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誤頊釋文出子璅云息果反依字作瑣考文云古本作璅　縣子至父也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后木曰節

后木至亦然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曾子曰節

曾子至失也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依禮小斂之奠設於東方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依作用盧文弨云用疑周　小斂奠所以

在西方閩監毛本惠棟挍宋本奠上有之字衞氏集說同

縣子曰節

縣子至古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當記時失禮多尙輕細閩監本同毛本當記作記當

子蒲卒節

子蒲至改之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杜橋之母之喪節

宮中無相以爲沽也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相下有君子二字案正義云故時人謂其於禮爲麤略使經文有君子二字正義安得僅以時人申說之是孔氏所見本亦無君子二字也　杜橋至沽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宮中不立相侍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浦鏜挍侍改導

夫子曰節

夫子至以弔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子游問喪具節

有無惡乎齊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無作亡衞氏集說同釋文出有亡云皇如字無也一音無下同知此處亦作亡字也石經考文提要曰坊本作有無案上稱家之有亡下苟亡矣俱作亡此作無歧出　斂首足形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首作手正義本作首石經考文提要宋大字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至善堂九經本皆作首　還葬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葬下有而無椁三字案正義本無　子游至者哉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不設碑繂不設碑繂不備禮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無下不設碑繂四字

司士賁節

汰哉叔氏 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石經作汏衛氏集說同釋文出汏哉此本疏中亦作汏 司士至許人 閩監本同毛本作司士賁至禮許人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宋襄公節

宋襄至寶之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若夏后氏專用明器 惠棟校宋本作若衛氏集說同此本若誤則閩監毛本同 周人兼用明器

人器 閩監毛本作明此本明誤閟

孟獻子之喪節 案此本此節讀賵上有一○閩本同是另爲一節監毛本去○故渾爲一節惠棟校云孟獻子節宋本分讀賵下另爲一節齊召南云讀賵下當自爲一節注下應有疏而無之刊本遂接孟獻子節而誤錄其疏於下

司徒旅歸四布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作司徒敬子使旅歸四方布案正義中屢言敬子猶是皇侃熊安生舊語設經中無此則疏豈空言讀書脞錄續編云經注並無敬子字正義何爲反覆申辨向疑經文有脫譌而未能決今讀古本爲之釋然考文如此類亦所謂披沙揀金也 旅下士也 閩監毛本作下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下誤卜 司徒使下士歸四方之賻布 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之賻布作之賻賻者布也足利本同但無也字 曾子言非禮祖而讀賵 惠棟校宋本如此宋監本同此本言非二字闕祖字同閩監毛本非作喪祖作祖岳本作非禮祖嘉靖本同衛氏集說二句倒置惟非字不誤祖亦作祖考文云古本作曾子言非也禮祖而讀賵宋板足利本同但無也字案考文之宋板即惠棟所校之宋本今惠校作祖考文作祖疑祖誤也 主人之吏 考文引宋板同嘉靖本同岳本閩本監毛本吏作史衛氏集說同 論喪不貪利之事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喪上有因字衛氏集說同 故歸還之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無也字衛氏集說同

成子高寢疾節

觀其意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意下有也字考文引古本同 遺慶封之族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遺上有慶字族下有也字 謂不墾耕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不下有可字釋文出不墾是陸氏所見本亦無可字也 成子至我爲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子夏問諸夫子曰節案此本此節賓客至上有一○閩本同是另爲一節也監毛本去○故渾爲一節齊召南云賓客至以下當亦自爲一節刊本因無疏誤接上節盧文弨云賓客至一段當另起在疏後自爲一節

子夏至衎爾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國子高節

反覆也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覆作復宋監本岳本同考文引古本同釋文出反復 非周禮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禮下有也字考文引古本同 國子至之哉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欲其深邃閩監毛本作深衞氏集說同此本深誤經 言不可封壤種樹也惠棟挍宋本作可衞氏集說同此本可字闕閩監毛本作當非

孔子之喪節

封築土爲壟閩監毛本作封岳本嘉靖本同此本封誤北 坊形旁殺平上而長閩監毛本作上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上字闕 其形旁廣而卑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旁下有殺字 斬板謂斷其縮也惠棟挍宋本作其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釋文出斷其此本其誤莫閩監毛本同 三斷止之旁殺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衞氏集說同嘉靖本止誤正惠棟挍宋本止作上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

釋文出上之云時掌反下以上同 孔子至乎哉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徧用三王禮子夏謂葬聖人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禮下有而字考文引宋本禮作而下屬與惠棟按不同 而下又述昔聞夫子見四封之異者閩監毛本作異此本異誤其 以赴遠觀之意閩監毛本同許宗彥按赴作副 馬鬷鬣之上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鬷作騣衛氏集說同盧文弨云騣是說文新附字疑本借鬷字不當改 正用一日之功按正疑止字之譌 但形旁表漸斂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表作袤是也續通解同 不與元葬墳同無足怪也惠棟按宋本如此此本元誤示也誤同閩監毛本元作原也作者

婦人不葛帶節

婦人不葛帶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不變所重閩監毛本作重衛氏集說同此本重字闕

有薦新節

有薦新如朔奠惠棟按宋本無此六字 若士但朔而不望閩監毛本作士此本誤王衛氏集說亦作士

既葬各以節

既葬至服除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池視重霤節

如堂之有承霤也惠棟按宋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堂作屋 池視重霤惠棟按宋本無此四字 而生時既屋有重霤以行水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無而字浦鏜按云而衍字 而在車覆鼈甲之下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在作於衛氏集說同

君卽位節

歲壹漆之 惠棟挍宋本同石經同宋監本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儀禮經傳通解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壹作一石經考文提要宋大字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至善堂九經本皆作壹○按經傳因壹與一同音假借爲一字學者遂分別一二字作一書專壹字作壹說文从壺吉聲壹乃俗作字也 虛之不合 閩監本同岳本嘉靖本同毛本合作令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同釋文出不合云力政反本又作合正義云虛之不令也令善也一本爲虛之不合者謂不以蓋合覆其上然則正義本當亦作令與釋文同今作合注與疏不相謀當由附合注疏時所據注本不同毛本改從令是也衛氏集說令下有也字考文引古本同案正義則也字亦當有 君卽至藏焉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復楔齒節

復楔至赴者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用桷柶柱亾人之齒令開 閩監毛本作柶衛氏集說同此本柶誤栖 不辟戾也 閩監毛本作辟衛氏集說同此本辟字闕 飯者飯食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食作含衛氏集說同案作含是也 謂襲斂遷尸之時 閩監毛本作尸衛氏集說此本尸誤戾 及又加著新衣也 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及作乃非衛氏集說刪乃字亦非 猶稱孝子名也 惠棟挍宋本作稱續通解同此本稱字闕閩監毛本作書非

君復於小寢節

君復至四郊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喪不剝奠也與節

喪不至也與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爲有祭肉也 閩監毛本作肉衛氏集說同此本肉誤也 小斂既奠于尸東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作既斂奠于尸東○按集說是也 祝受巾巾之 閩監毛本作祝衛氏集說同此本祝誤況 設如初巾之 閩監毛本作設此本設誤投

既殯旬節 惠棟挍云既殯節宋本合下朝奠日出二旬爲一節

木工宜乾腊且豫成毛本作豫成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豫成二字闕閩監本同考文引古本且豫成作且以豫成也 材椁材也閩監毛本作椁岳本嘉靖本同此本椁誤祖考文引古本作材椁椁材也正義本無椁字 既殯至明器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節論葬禮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同續通解同閩監毛本葬誤喪 須豫備之事惠棟挍宋本作備衞氏集說同此本備字闕閩監毛本誤暴

朝奠日出節惠棟挍宋本父母之喪以下爲一節

父母至及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練練衣節

黃之色卑於纁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於董云本又作纁正義作纁 縓裦青豻褎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岳本嘉靖本同惠棟挍宋本豻作犴 練練至可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黃袷裏也閩本同監毛本袷作祫是也衞氏集說同 裏用黃而領緣用縓者閩監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緣下用字誤中惠棟挍宋本無下用字 小祥男子去葛經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葛作首衞氏集說同案首字是也 謂父母喪菅屨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無母字續通解同案儀禮喪服爲父菅屨父卒爲母與父在爲母皆疏屨此言菅屨當無母字爲是 無絇屨頭飾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絇下有絇者二字考文引宋板無絇下有者絇二字此亦與惠挍不同 鹿色近白惠棟挍宋本作色近續通解同此本色近二字闕閩監毛本作鹿皮色白非 褎上未有裼衣閩監毛本作未此本誤夫 二染謂之縓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二作一與爾雅合 然縓裦用青豻爲褎閩監毛本作褎此本誤裦

有殯節

有殯至皆弔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天子之棺節

凡棺因能濕之物　閩監毛本同岳本因作用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案集說是也　論天子諸侯以下　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無諸侯二字　屬六寸大棺八寸也　閩監毛本如此此本上寸誤中下寸誤十　唯椁不周　閩監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唯作惟毛本唯誤雖考文引宋板作唯　上有杭席故也　閩監毛本杭作抗惠棟挍宋本作抗是也衞氏集說同○按作抗是也　縱束者用二行也　閩監毛本作也衞氏集說同此本也誤之

或有作㯭字者　惠棟挍宋本作作此本作誤惟閩監毛本同　案喪大記君大棺八寸　閩監毛本作案此本案誤宰　則椁之厚也　閩監毛本作厚此本厚誤浮

天子之哭諸侯也節

時人閒有弁絰　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閒作聞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續通解閒有作聞著　天子至樂食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今哭諸侯　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哭作喪

天子之殯也節

菆本以周龍輴加椁而塗之　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加作如宋監本岳本同續通解同案作如是也正義云象椁之形正申此如字之義○按穀梁傳九年疏引作如　天子至禮也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謂用木菆棺而四面塗之　此本用誤困閩監毛本不誤惠棟挍宋本菆作叢下亦題湊菆木同　畢塗屋者　閩監毛本作畢此本畢誤塗　四面盡塗之也　閩監毛本作塗此本塗誤畢

唯天子之喪節

唯天至而哭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位就同姓之中　閩監毛三本同惠棟挍宋本位作但是也衞氏集說同

魯哀公節

誄其行以爲謚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重誄字宋監本作誄累其行以爲謚也按左傳哀十六年正義引禮記注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

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謚　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其作且一岳本亦作且無一字宋監本同考文引古本與宋本同足利本與岳本同段玉裁云且字見儀禮者四見禮記者三見公羊傳者三疏家多不得其解今案說文且薦也凡承藉於下日且凡冠而字衹有一字耳必五十而後以伯仲故下一字所以承藉伯仲也言伯某仲某是稱其且字若韓非子於孔子單言尼蓋五十以前事也此注家且字之說也其說甚詳不可備錄又云檀弓注且字俗本譌作其字今本左傳哀十六年疏引譌作目字宋本禮記注疏譌作且一字三字惟南宋禮記監本及慶元本左傳哀十六年疏作且字不誤

魯哀至尼父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稱字而呼之尼父也　惠棟挍宋本作呼此本呼字闕閩本同監毛本作謚非

國亾大縣邑節

哭於大廟三日　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本同毛本大作太非疏同釋文亦作大

以喪歸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喪下有禮字

國亾至后土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亾失也　監毛本作亡此本亡誤云閩本同

亾失土邑也　閩監毛本作土此本誤士

孔子惡野哭者節

周禮銜枚氏　監毛本作銜岳本嘉靖本同此本銜誤御閩本同

掌禁野叫呼歎呼於國中者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下呼作嗚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衛氏集說作掌嘂呼歎嗚於國中者無野字作嘂嗚字與周官經合釋文出叫呼

孔子惡野哭者　惠棟挍宋本無此六字

未仕者節

稅謂遺于人　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于作於惠棟挍宋本于作予宋監本同岳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亦作予是人下有物字非正義皆云謂以物遺人也是足利本所

據補也　未仕未尊閩監毛本如此此本未仕誤夫任　亦當必稱父兄以將遺之閩監毛本作稱此本誤類

士備入節

嫌主人哭毛本作嫌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嫌字闕閩監本同　士備至夕踊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雖先入即位哭閩監毛本作位衞氏集說同此本位誤布　而相待踊者惠棟挍宋本作而此本而字闕閩監毛本作必非

祥而縞節

祥而至月樂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其祭朝服縞冠是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祭下有也字衞氏集說同

君於士節

幕人職供焉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岳本供作共釋文出共焉云本亦作供○按供正字共假借字

君於士有賜帟惠棟挍宋本無此六字　賜惠賜也惠棟挍宋本作惠此本惠字闕閩監毛本惠作恩衞氏集說同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八終惠棟挍宋本此行題禮記正義卷第十一終宋監本題禮記卷第二經五千四百二十二字注五千三百二十字嘉靖本題卷終經五千二千百一十九字注五千三百六十五字

禮記注疏卷八挍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九

檀弓下第四 疏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義同前篇以簡策繁多故分爲上下二卷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 皆下成人也自上而下降殺以兩成人遣車五乘長殤三乘下殤一乘尊卑以此差之庶子言公卑遠之傳曰大功之殤小從上○適丁厤反下及下適室同長殤丁丈反下及注同下式羊反乘繩證反下及注同皆下戶嫁反殺色戒反遣棄戰反差初佳反又初宜反遠于萬反

疏 君之至一乘○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及卿大夫之子送葬遣車之數○君者五等諸侯也今此謂諸侯適子在長殤而死故云君之適長殤也車三乘者遣車也葬柩朝廟畢將行設遣奠竟取遣奠牲體臂臑折之爲段用此車載之以遣送亡者故謂之遣車然遣車之形甚小周禮巾車云大喪飾遣車鄭云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又雜記遣車視牢具置于四隅鄭云四隅椁中之四隅以此而推故知小也所以必須遣車者雜記云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是言父母方將遠去亦如賓客之義所以載牲體送之也但遣車之數貴賤不同若生有爵命車馬之賜則死有遣車送之諸侯七乘大夫五乘此後有明文鄭惟諸侯既七乘降殺宜兩則國王宜九乘士三乘也今此所明並是殤未成人未有爵命車馬之賜而得遣車者言其父有之得與子也王九乘若適子成人則應七乘在長殤而死則五乘中殤從上亦五乘下殤三乘也若有國王庶子成人則應五乘長殤中殤三乘下殤一乘也諸侯既自得七乘其適子成人五乘長殤三乘故君之適長殤車三乘也中則從上若下殤則一乘也○公之庶長殤車一乘者公亦諸侯也適長殤既三乘庶子若成人乃三乘而長殤則一乘故云車一乘也中殤亦從上若下殤則無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者大夫自得五乘適子成人三乘長殤降二故一乘也中殤從上亦一乘若下殤及庶殤並不得也案下注云人臣賜車馬乃得有遣車禮三命始賜車馬然諸侯大夫再命而下則不合有遣車今大夫適子長殤得有遣車一乘者以其身爲大夫德位既重雖未三命得有遣車約鄭注雜記云則士無遣車禮天子上士三命得有車馬之賜而云士無遣車者謂諸侯之士及天子中士下士也但喪禮質略天子之臣與諸侯之臣命數雖殊喪禮不異故鄭云大夫以上乃有遣車文主天子大夫其實兼諸侯大夫也鄭以士無遣車者文主諸侯之士其實亦兼天子中下士也諸侯及大夫之子熊氏云人臣得車馬賜者遣車得及子若不得車馬賜者雖爲大夫遣

車不得及子案此經云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則大夫之身五乘下云大夫五个遣車五乘二文正同但此揔爲殤而言之故言其子下文爲晏子大儉故舉國君及大夫之身本無及子不及子之義橫生異意無所證據熊氏非也雜記云遣車視牢具則遣車一乘當苞一个士無遣車旣夕禮苞三个者亦是豐小殺大禮之義若服虔之意視牢具者視籑籩牢具故襄二十五年崔杼葬莊公下車七乘服注云上公籑籩九牢遣車九乘與此異也○注庶子至從上○正義曰君是對臣之名有地大夫以上皆有君號公則五等之上又同三公之尊今庶子言公就其尊號是卑遠於庶子也此有公君相對故爲此解若文無所對嫡與稱公故喪服云公子嫡子是也又鄭引喪服傳云大功之殤中從上者證此遣車亦中從上也必知然者服是生人所著哀念死者車亦生者所有被及亡人車服雖殊皆緣生者之事故車馬與服同中從上若其瓦棺堲周之屬本爲死者中殤年實童幼故從於下盧植以爲遣車亦中從下非其宜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謂君所命雖有官職不達於君則不服斬 疏 公之至長杖○正義曰此一節論臣爲君杖法公者五等諸侯也諸者非一之辭達官謂國之卿大夫士被君命者也旣被君命故稱達官也旣達於官而貴有其職此對不達者爲長故云長也若遭君喪則備服衰杖故云諸達官之長杖也不云衰從可知也○注謂君至服斬○正義曰不達於君謂府史之屬也賤不被命是不達於君也不服斬衰但服齊衰三月耳故喪服齊衰三月章有庶人爲國君鄭云不言民而言庶人庶人或有在官者案彼注即是不達者也皆是凡謂庶人在官者若其近臣閽寺之屬雖無爵命但嗣君服斬則亦服斬與此異也故喪服斬衰章云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近臣君服斯服矣鄭注云近臣閽寺之屬若大夫之臣雖不被命於諸侯得爲大夫之君服斬與杖但衆臣降其帶屨用布帶繩屨耳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 以義奪孝子宮殯宮出謂柩已在路 **如是者三君退** 退去也三命引之凡移九步 **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 君弔不必於宮朝喪朝廟也次他日賓客所受大門外舍也孝子至此而哀君或於是弔焉○朝直遥反注同 疏 君於至如之○正義曰此一節論君弔臣之禮君於大夫之喪將至葬時君必親往弔於殯宮謂就殯宮以弔孝子弔禮旣畢及其柩出殯宮之門孝子號慕攀轅柩車不動君奪孝子之情命遣引之引者三步則止所以止者引者不忍頓奪孝子之情故且止柩住君又命引之引之者三步而止君又命引之引之者三步而止故如是者三君又命引之柩車遂行君便退去君或來弔參差早晚不必恒在殯宮或當朝廟明日將發之時亦如柩出殯宮命引之三步如是者三之事故云朝亦如之君弔或晚不及朝廟之時朝廟已畢柩出大門至平生待賓客次舍之處孝子哀其平生次舍之處停柩不行君於是始弔弔畢君命引之使行如上來之事故云哀次亦如之○

注宮殯至在路○正義曰知此是殯宮者以下云朝及哀次以朝廟及出大門哀次之事此文在其前以事前後故知是殯宮也云出謂柩已在路者對宮中未行今已出殯門將往廟謂之在路賀瑒以路謂載柩之車義亦通也○注退去至九步○正義曰鄭嫌退謂逡巡且退故云退去也云三命引之凡移九步者以禮成於三故知凡為九步鄭必分明言九步者以經上云引之三步則止下云如是者三恐別更為三通前為四十有二步之嫌故明言九步也九步既停君又須命引之則當四命也或可君既三命柩雖三步暫停孝子更須有事君即退○注君弔至弔焉○正義曰君於大夫恩義或有厚薄或弔有早晚故云君弔不必於宮也宮謂殯宮也從上可知也知朝是喪朝廟者朝與哀次相對故知朝廟也柩之朝廟今日至廟明日乃去此弔謂明日將去之時故有命引之云次他日賓客所受大門外舍也者以覲禮諸侯受次舍于廟門外明大夫大門外亦有賓次也然主位在門東孝子必哀門西賓次者以平生門東待賓客無次孝子見門西張次之處而哀故云哀次云君或於是弔焉者以君弔正禮當於殯宮或於朝祖廟無門外君弔之禮君來弔或晚有避逅於是弔焉故云或或是不定之辭○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氣力始衰○疆居良反本又作彊下越疆同 疏 五十至弔人○正義曰此一節論衰老不許徒行遠弔之事所以時不許越疆而弔人者五十既衰越疆則道路遙遠弔人又悲慼哀慼恐增衰恐故不許也○

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 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夙也世為上卿強且專政國人事之如君蟜固能守禮不畏之矯失俗也道猶禮也○蟜居表反蟜固人姓名說他活反本亦作稅徐又音申銳反下同見賢遍反矯居表反 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 時無如之何佯若善之表猶明也 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明己不與也點字晳曾參父○點多忝反倚于綺反徐其綺反晳星歷反 疏 季武至而歌○正義曰此一節論季武子無禮蟜固正之事武子魯之執政上卿時人畏之事之如君入其門皆說衰唯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武子謂武子曰我所以著齊衰而入者以此著齊衰之道將亡絕矣以時人畏爾入門者皆說齊衰故此著齊衰入大夫之門其道將絕又語武子若依正禮士唯入公門乃說齊衰而入大夫之門不合說也言將亡者其時鄉餘大夫之門猶有著齊衰者故云將亡將亡者未絕之辭武子既得蟜固之言心雖恚恨身既寢疾無奈之何乃佯言若美之汝之所言不亦善乎所以善者若失禮顯著凡人皆知若失禮微細唯君子乃能表明之今說齊衰失禮之微汝能知之是君子之人故云君子表微及武子之喪曾點慕蟜固之直乃倚武子之門而歌明已不與武子故無哀戚○注季武至禮也○正義曰知是上卿專政者左傳文云國人事之如君者入君門說齊

衰今入武子之門亦說齊衰是與君同也此謂不杖齊衰若杖齊衰雖入公門亦不說之具在下
曲禮疏云蟜固能守禮不畏之蟜失俗也者謂失禮風俗蟜而正之據鄭此言則蟜固人之姓名
其字從虫若矯正之字從矢熊氏云或有人矯武子固陋對文不知一何甚也注時無至善之。
正義曰知非實善云佯善者其實善則尋常不合說齊衰故知佯若善蟜固也心實不善而佯善
之是無如之何凡外貌爲陽內心爲陰實無內心但有外貌者謂之爲陽故史記韓非說難云陽
收其身而實疏之陰用其言而顯棄之是也此陽或言佯者字相假借義亦通也。注點字晳會
參父正義曰此史記仲尼弟子傳文彼文點字作箴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 辭猶告也擯者以主人有事告也主人無事則爲大夫出。擯必刃
反本又作儐同後放此爲于僞反下亦爲爲之變同 弔於人是日不樂 君子哀樂不同日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日人一反樂音岳又音洛注同 婦人不
越疆而弔人 不通於外 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 以全哀也 弔於葬者必執引若
從柩及壙皆執紼 示助之以力車曰引棺曰紼從柩贏者。引音胤注同車索壙苦晃反又音曠後同紼音弗棺索贏音盈 ○喪公弔之必
有拜者 往謝之 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 謂無主後 弔曰寡君承事 示亦爲執事來 主人曰臨
君辱臨其臣之喪。臨如字徐力鴆反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 君於民臣有父母之恩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
弔 不以賤者爲有爵者主 【疏】大夫至受弔。正義曰此一節論弔哭之禮各依文解之。大夫弔者謂大夫弔士也當事當主人有大小斂殯之事也大夫尊來弔士則孝子應出下
堂迎之若正有事而至則孝子遣人辭告之道有事不得出也。注辭猶至夫出。正義曰此出
者正謂出之於庭不得出門外以男子之事自堂及門故也若未小斂以前唯君命出故士喪禮
云唯君命出鄭注云大夫以下時來弔襚不出始喪哀戚甚在室是小斂以前不爲大夫出也正
當小斂之節大夫來弔則辭之以有事斂畢當踊之時延大夫而入絕踊而拜之或大夫正當斂
後踊時始來則亦絕踊拜之故雜記云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注云尊大夫來至則拜
之不待事已也若士來弔雖當斂不告以有事事畢踊後引士入然後拜之故雜記云於士既事
成踊襲而后拜之是也此云不當事則爲大夫出於士雖不當事則不爲之出然士喪禮既小斂
以後主人降自西階遂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得出拜士者以主人將襲絰於序東因降階而拜
之非故爲士而出拜之不當事爲大夫出謂出迎至庭若大夫退則出送于門外故士喪禮賓出
主人拜送于門外鄭注云廟門外也廟門謂殯宮門也。婦人不越疆而弔人此是凡弔之法婦

人無外事故不越疆而弔人。弔於葬者必執引引柩車索也弔葬本爲助執事故必相助引柩車也。若從柩及壙皆執紼者及至也紼引棺索也凡執引用人貴賤有數若其數足則餘人不得遥行皆散而從柩也至壙下棺窆時則不限人數皆悉執紼是助力也。注示助至贏者。○正義曰引者長遠之名故在車車行遠也紼是撥舉之義故在棺棺唯撥舉不長遠也云從柩贏者贏者贏餘也從柩者是執引所餘贏長者也何東山云天子千人諸侯五百人大夫三百人士五十人贏數外也。喪公弔之必有拜者。喪謂諸侯臣之喪公來親弔或遣人來弔喪家雖無主後必有以疏親而往拜之以謝其恩疏親亦無雖死者朋友及同州同里及喪家典舍之人而往拜之可也此以無後故許他人拜謝若其有後主人故自當親拜是以既夕禮云主人乘惡車鄭注云拜君命是也。弔曰寡君承事者此是君來語擯者使傳君來之辭也弔爲助事故雖君之尊亦稱承事也。主人曰臨者主人辭謝之曰君屈辱降臨某之喪文稱寡君應是弔他國之臣上承公弔之下則是已國之臣稱寡君者以其示欲供承喪家之事故謙言寡君此謂大夫之喪也若弔士直稱君故士喪禮君使某弔如何不淑是也。君遇柩於路者君於其臣當特弔於家故喪大記於大夫及士皆親弔之又禮譏蕢尚受弔及杞梁之妻不受野弔是也其或卑小之臣及庶人之等君不豫知其喪造次遇柩於路既有民臣之恩因此使人弔故鄭荅張逸謂行而遇之謂凡民也雖以民爲主亦兼微小臣君不豫知其喪故此云兼臣也。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者不受弔者謂不爲主人也適子主喪受弔拜賓若適子或有他故不在則雖庶子不敢受弔明已卑辟適也言大夫庶子不受弔則士之庶子得受弔也言不受弔不可以賤者爲有爵者喪主也

○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以其正也子爲主袒免哭踊親者主之免音問夫入門右北面辟正主辟音避下辟難。使人立于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狎相習知者。使邑吏反又如字狎戶甲反父在哭於妻之室不以私喪干尊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嫌哭殯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近南者爲之變位。近附近之近同國則往哭之喪無外事

疏妻之至哭之。正義曰此一節論哭無服者之事適室正寢也禮女子適人者爲昆弟爲父後者不降以其正故也故姊妹之夫爲之哭於適室之中庭也。子爲主者子已子也甥服舅緦故命已子爲主受弔拜賓也。袒免哭踊者冠尊不居肉袒上必先免故凡哭哀則踊踊必先袒袒必先免故袒免哭踊也。夫入門右者夫謂此子之父即哭妻兄弟者也言夫者據妻之爲喪也子既爲主位在東階之下西鄉父入門右近

南而北嚮哭也鄭注知此北面者鄭推子既爲主在阼階下西嚮父不爲主若又西嚮便似二主故入門右而北面示辟爲主之處也鄭又所以知父必北面者曾子問云衛靈公弔季康子魯哀公爲主康子立於門右北面辟主人之位故鄭知此當北面辟主人之位也而禮本多將鄭注北面爲經文者非也案古舊本及盧王禮亦無北面字唯鄭注云北面耳庾蔚亦謂非經文也○使人立于門外告來者者以門內有哭則鄉里聞之必來相弔故主人所使人出門外告語來弔者述所哭之由明爲主在子不關已也○狎則入哭者若弔人與此亡者曾經相識狎習當進入共哭父在哭於妻之室者此夫若父在則適室由父故但於妻室之前而哭之亦子爲主使人立於門外也故鄭注云不以私喪干尊○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者案奔喪禮妻之黨哭諸寢此哭於適室及異室者寢是大名雖適室及妻室異室揔皆曰寢此云子爲主袒免哭踊則夫入門右亦哭踊知者以其上文申祥之哭言思婦人倡踊故知夫入門右亦踊但文不備耳○注近南者爲之變位○正義曰此哭於門內之右謂庶人無側室者故內則云庶人無側室者言近南爲之變位以其尋常爲主當在阼階東西面今稱門內之右故知近南爲之變位也必變之者以哭於大門內之右既非常哭之處故繼門而近於南也鄭云近南則猶西面但近南耳必知西面者案士喪禮朝夕哭衆主人衆兄弟繼婦人南皆西面明此哭兄弟亦西面也下云同國則往哭之上云聞遠兄弟之喪謂異國也所以同國則往哭異國則否者以其已有喪殯不得嚮他國故鄭云喪無外事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 以其無服非之 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於朋友哀痛甚而往哭之非若凡弔○與音餘

疏 子張至與哉○正義曰此一節論哭朋友失禮之事○注以其至非之○正義曰言曾子與子張無服不應往哭故或人非之也若有服者雖緦亦往也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 悼公魯哀公之子○悼音道 子游擯由左 擯相侑喪禮者喪禮廢亡時人以爲此儀當如詔辭而皆由右相是善子游正之孝經說曰以身擯侑○擯必忍反注同相息亮反下同詔音照侑音又

疏 有若至由左○正義曰此一節論擯相之法在主人曰擯在客曰介○注擯相至擯侑○正義曰庾蔚云相主人以禮接賓皆謂之擯亦無當於吉凶鄭以爲相侑喪禮據此事而言之大宗伯注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云喪禮廢亡時人以爲此儀當如詔辭而皆由右相是善子游正之者少儀云詔辭自右鄭云爲君出命也立者尊右案立者尊右若已傳君之詔辭詔辭爲尊則宜處右今擯者宜右也若於喪事則惟賓主居右而已自居左而當時禮廢言相喪亦如傳君詔辭已自居右子游知禮故推賓居右已居左也云孝經說曰以身擯侑者引孝經說證擯是相侑也孔子身爲君作擯侑故論語云君召使擯是也

○齊穀王姬之喪 穀當爲告聲之誤也王姬周女齊襄公之夫人

○穀音告又古毒反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春秋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爲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莊公齊襄公女弟文姜之子當爲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爲之于爲反下及注同王如字徐于況反【疏】齊穀至之服○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爲王姬著服之事案莊二年秋齊王姬卒齊來告魯云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人解之云王姬周女也命魯爲主由魯嫁比之魯女故爲之服出嫁姊妹之服更有或人解云王姬爲莊公外祖母故爲之著大功之服此或人之言乃爲二非也王姬是莊公舅妻不得爲外祖母是一非假令爲外祖母正合小功不服大功是二非也○注王姬至夫人○正義曰案莊公十一年王女共姬爲齊桓公夫人知此王姬非齊桓公夫人者以桓公夫人經無卒文是不告於魯襄公夫人莊二年經書王姬卒是來告魯此言齊告王姬之喪故知是襄公夫人○注春秋至服之○正義曰春秋莊二年齊王姬卒穀梁傳云爲之主者卒之也案莊元年秋築王姬之館于外下云王姬歸于齊是由魯嫁也喪服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著大功之服王姬既比之內女故服大功也云天子爲之無服者以尊卑不敵故也若嫁於王者之後天子以賓禮待之則亦大功也其女反爲兄弟爲諸侯者亦大功以喪服女子出嫁爲兄弟大功故也案喪服云女子子爲父後者期謂大夫士之妻有往來歸宗之義故喪服傳云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鄭荅趙商云自其家之宗言宗及小宗故知是大夫士也諸侯夫人父母卒無復歸寧之理故知諸侯夫人爲兄弟爲諸侯者但大功耳不得服期熊氏以爲服期非也案服小記云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卑賤降等雖不爲臣猶服斬衰與此别也○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獻公殺其世子申生重耳辟難出奔是時在翟就弔之○重直龍反注及下皆同難乃且反翟音迪本又作狄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言在喪代之際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勸其反國意欲納之喪謂亡失位孺稺也○嚴魚檢反本亦作儼同喪息浪反注及下皆同孺如樹反後同稺直吏反本又作稚同以告舅犯舅犯重耳之舅狐偃也字子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寶謂善道可守者仁親親行仁義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欲反國求爲後是利父死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說猶解也公子重

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謝之○與音預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疏】晉獻至君義○正義曰此一節論公子重耳不因父喪以取國之事各依文解之○且曰至圖之○使者弔重耳重耳受弔禮已畢使者出門則應遂還賓館使者方須致穆公之命以勸重耳故言且曰言且者非特弔耳且者兼有餘事使者且更言曰稱穆公之命言寡人聞前古以來失亡其國恒於此喪禍交代之時得其國家亦恒在於此交代之時言此喪禍交代之際是得國失國之機求之則得不求則失雖吾子儼然端靜在憂戚喪服之中無求國之意然身喪在外亦不可久爲言辛苦也得國之時亦不可失言當求也欲使重耳從其言故云孺子其圖之○父死至君義○言父身死亡謂是何事正是凶禍之事既是凶禍豈得又因此凶禍以有爲已利欲求反國必其如此而天下聞之其誰解說我以爲無罪公子重耳用舅犯之言出而對客既敘其弔意又謝其欲納之言君惠弔亡臣重耳此一句是敘其弔意言身喪父死不得在國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之憂慮欲納於我既謝其恩又道不可之意言以父死謂是何事豈復敢悲哀之外別有他志以屈辱君之義事乎言已無他志不敢受君勸以反國之義言義者宜也穆公之意以重耳反國爲宜故云義也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他志謂私心○稽音啓顙桑黨反子顯以致命於穆公使者公子縶也盧氏云古者名字相配顯當作韅○顯依注音韅呼遍反徐苦見反使色吏反縶陟立反後同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夫音符遠于萬反【疏】稽顙至遠利也○正義曰此穆公本意勸重耳反國重耳若其爲後則當拜謝其恩今不受其勸故不拜謝穆公以其不拜故云未爲後也所以稽顙者自爲父喪哀號也凡喪禮先稽顙而後拜乃成今直稽顙而不拜故云不成拜也今既聞父死勸其反國之義哀慟而起若欲攀轅然故云哭而起則愛父也以其愛父故起若欲攀轅既哭而起不私與使者言必無心反國是遠利也鄭注知在翟弔之及使者公子縶者並國語文云縶弔重耳而退弔公子夷吾於梁如弔重耳之命夷吾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縶曰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亡人苟入埽除宗廟定社稷且入河外列城五言亡人之所懷案國語之說夷吾則穆公美重耳之言皆是形夷吾而起○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穆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子公甫靖也敬姜

穆伯妻文伯歜之母也禮朝夕哭不帷○歜昌獨反【疏】帷殯至始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哭殯不合帷殯之事○注穆伯至不帷○正義曰知穆伯是季悼子之子公甫靖者世本文知敬姜是文伯歜之母者下文云文伯之喪敬姜晝夜哭又國語云敬姜自績文伯諫之是也朝夕哭不帷是雜記文以孝子思念其親故朝夕哭時乃褰徹其帷也今敬姜之哭穆伯以辟嫌之故遂朝夕哭不復徹帷故下文云穆伯之喪敬姜晝哭與此同也案春秋文十五年公孫敖之喪聲已不視帷堂而哭公孫敖亦是穆伯此不云聲已之哭穆伯始者聲已是帷堂非帷殯也聲已哭在堂下怨恨穆伯不欲見其堂故帷堂敬姜哭於堂上遠嫌不欲見夫之殯故帷殯案張逸荅陳鏗云敬姜早寡晝哭以辟嫌帷殯或亦辟嫌表夫之遠色也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始猶生也念父母生已不欲傷其性【疏】喪禮至者也○正義曰此一節記人總論孝子遭喪所爲哭踊復魄飯含重主殯葬反哭之事各依文解之○喪禮哀戚之至也者言人或有禍災雖或悲哀未是哀之至極唯居父母喪禮是哀戚之至極也既爲至極若無節文恐其傷性故辟踊有節筭裁節其哀也故下文辟踊哀之至有筭爲之節文也所以節哀者欲順孝子悲哀使之漸變也故下文云愠哀之變也所以必此順變者君子思念父母之生已恐其傷性故順變也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復謂招魂且分禱五祀庶幾其精氣之反○禱丁老反一音丁報反祠音詞**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鬼神處幽闇望其從鬼神所來**北面求諸幽之義也**鄉其所從來也禮復者升屋北面○鄉本又作嚮同許亮反

【疏】復盡至義也○正義曰始死招魂復魄者盡此孝子愛親之道也非直招魂又分禱五祀冀精氣之復反故云有禱祠之心焉言招魂之時於平生館舍求魂欲反又於五祀禱請求之復與五祀摠是祈禱故云禱祀之心焉以摠結之又解復魄之時冀望魂神於幽處而來所以望諸幽者求諸鬼神之道也言鬼神處在幽闇故望幽以求之又解望幽所在北方是幽闇復者北面求鬼神之義○注復謂至之反○正義曰招魂者是六國以來之言故楚辭有招魂之篇禮則云復冀精氣反復於身形分禱五祀者既夕禮文直言乃行禱者謂非直招魂兼有分禱俱是求神之義言分遣其人以禱五祀五祀博言之耳士唯二祀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隱痛也稽顙者觸地無容【疏】拜稽至甚也○正義曰孝子拜賓之時先爲稽顙而後拜者哀戚之至痛就拜與稽顙二事之中稽顙爲痛之甚此拜稽顙拜文在上以周禮言之將拜稽顙或可下文殷周並陳此云拜稽顙或舉殷禮故先言拜也○注隱痛○正義曰釋詁文也

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尊之也食道褻米貝美○飯扶晚反

褻息列反 疏 飯用至焉爾。正義曰死者旣無所知所以飯用米貝不忍虛其口旣不忍虛其口所以不用飯食之道以實之必用米貝者以食道褻米貝美尊之不敢用褻故用米美善
焉爾飯食人所造作細碎不絜故爲褻也米貝天性自然爲美凡含用米貝案喪大記云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又以所沐之米以飯之故士喪禮祝淅米于堂又云祝受米奠于貝北主人左
扱米實于右是飯用沐米也則是諸侯用粱大夫用稷士用粱者謂天子之士諸侯之士用稻故士喪禮云稻米一豆實於筐是也以次差之天子當沐黍與是天子飯用黍也其含案周
禮典瑞云大喪共飯玉含玉鄭注云含玉如璧形而小耳是天子用璧也又飯玉碎玉以雜米也故云共飯玉雜記云含者執璧將命是諸侯亦含以璧也卿大夫無文案成十七年公孫嬰齊夢
贈瓊瑰注云食珠玉含象則卿大夫蓋用珠也案士喪禮貝三實于笄注云貝水物古者以爲貨江水出焉笄竹器名是士用貝三依雜記則大夫當五諸侯七天子九何休注云公羊天子以珠
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貝又禮緯。稽命徵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卿大夫飯以珠含以貝。此等或是異代禮非周法也 **銘明旌也** 神明之精。○銘音名
旌音精 **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 不可。別形貌不見。○別已彼列反注同本或無已字非識式至反皇如字 **愛**
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 謂重與奠。○重與奠也與音如字一本作重與奠與二與並音餘 **重主道也**
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也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春秋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 **殷主綴重焉** 綴猶聯也殷人作主而聯其重縣諸廟也去顯考乃埋之。○綴丁劣反又
丁衞反聯音連縣音玄 **周主重徹焉** 周人作主徹重埋之 疏 銘明至徹焉。○正義曰案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又司常云大喪共銘旌注云王則大常案司常云王建
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則銘旌亦然但以尺寸易之案士喪禮士長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從遣車之差以喪事略故也若不命之士則士喪禮云以緇長半幅長一尺經
末長終幅長二尺揔長三尺。○愛之斯錄之矣。○愛之斯錄之者謂孝子思念其親追愛之道斯此也故於此爲重以存錄其神也。○敬之斯盡其道焉耳者謂於此設奠盡其孝養之道焉耳鄭以下
文有重及奠故以此一經爲下張本故云重與奠也此愛之斯錄之矣及敬之斯盡其道焉耳亦得揔焉於明旌之義故士喪禮爲銘之下鄭注引此愛之敬之二事以解節旌以義得兩通故鄭彼此
二解。○重主至徹焉。○言始死作重猶若吉祭木主之道主者吉祭所以依神在喪重亦所以依神故云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者謂殷人始殯置重于廟庭作虞主訖則綴重縣於新死者所殯之
廟也。○周主重徹焉者謂周人虞而作主而重則徹去而埋之故云周主重徹焉但殷人綴而不即埋周人即埋不縣於廟爲異也。○注始死未作至練主用栗。○正義曰案士喪禮云士有重無主

而此云重主道者此據天子諸侯有主者言之卿大夫以下無主春秋孔悝爲祏主鄭駮異義云孔悝祭所出君故有主云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者謂既虞之後乃始埋重埋重之後乃始作主案天子九虞九虞之後乃埋重重與祔相近故公羊云虞主用桑謂虞祭之末也左傳云祔而作主謂用主之初俱是喪主其義不異故異義公羊說虞而作主左氏說天子九虞十六日祔而作主謂喪主許慎謹案左氏說與禮同鄭氏不駮則是從左氏之義非。是虞祭之日即作主也故此注云埋重之後乃作主也其卒哭之祭已用主也必知然者以卒哭曰成事以吉祭易喪祭故知與虞異也。注殷人至埋之。正義曰知縣之廟者周主重徹焉明殷之作主重不徹焉主之與重本爲死者入廟重既不徹故知重隨死者縣於廟云去顯考乃埋之者謂今死者世世遞遷至爲顯考其重恒在死者去離顯考乃埋其重及主以其既遷無復有廟故顯考謂高祖也其遷早晚左氏以爲三年喪畢乃遷廟故僖三十三年左氏傳云烝嘗禘於廟杜服皆以爲三年禘祭乃遷此廟鄭則以爲練時則不禘而遷廟主故鄭注士虞禮以其班祔之下云練而遷廟又注𢻱人廟用卣謂始禘時鄭必謂以練者以文二年作僖公主穀梁傳云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范甯云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是鄭之所據其主之狀范人。云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注周人至埋之。正義曰案既夕禮將葬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鄭注云重既虞將埋之是鄭埋重於門外之道左也若虞主亦埋之於祖廟門外之道左案異義戴禮及公羊說虞主埋於壁兩楹之間一說埋之於廟北牖下左氏說虞主所藏無明文鄭駮之云案士喪禮重與柩相隨之禮柩將出則重倚於道左柩將入於廟則重止於門西虞主與神相隨之禮亦當然練時既特作栗主則入廟之時祝奉虞主於道左練祭訖乃出就虞主而埋之如既虞埋重於道左是鄭既練埋虞主於廟門之道左也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 哀素言哀痛無飾也凡物無飾曰素 **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 哀則以素敬則以飾禮由人心而已。齊側皆反

疏 奠以至心也。正義曰奠謂始死至葬之時祭名以其時無尸奠置於地故謂之奠也悉用素器者表主人有哀素之心既因用素表孝子哀素遂論虞祭之後及卒哭練祥之祭故云此等祭祀之禮既見親終於主人自盡致孝養之道焉爾豈知神之所饗須設此祭所以設之者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若親存然故設祭亦如生存之有齊敬今死亦齊敬故云亦也。注哀則至以飾。正義曰哀則以素謂葬前敬則以飾謂虞後故士虞禮不用素器也知經中祭祀非尋常吉祭者以上下所論皆是喪事不應吉祭厠在其閒其實吉祭主人亦有齊敬之心也

辟踊哀之至也有筭爲之節文也 筭數也。辟踊婢亦反下

音勇筭桑亂反【疏】辟踊至文也○正義曰撫心爲辟跳躍爲踊孝子喪親哀慕至懣男踊女辟是哀痛之至極也若不裁限恐傷其性故辟踊有筭爲準節文章準節之數其事不一每一踊三跳三踊九跳都爲一節士舍死日三日而殯凡有三踊初死日襲襲而踊明日小斂小斂而踊又明日大斂大斂又踊凡三日爲三踊也大夫五踊舍死日四日而殯初死日一踊明日襲又一踊至三日小斂朝一踊至小斂時又一踊至四日大斂朝不踊當大斂時又一踊凡四日爲五踊諸侯七踊舍死日六日而殯初死日一踊明日襲又一至三日小斂朝一當小斂時又一四日無事一五日又一至六日朝不踊亦當大斂時又一凡六日七踊周禮王九踊舍死日八日而殯死日一明日襲一其間二日爲二至五日小斂爲二其間二日又二至八日大斂則其朝不踊也大斂時又一凡八日九踊故云爲之節文也故雜記云公七踊大夫五踊士三踊鄭注云士小斂之朝不踊君大夫大斂之朝乃不踊是也

袒括髮變也愠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疏】袒括至節也○正義曰言袒衣括髮者是孝子形貌之變也悲哀愠恚者是孝子哀情之變也去其尋常吉時服飾也者是去其華美也孝子去飾雖有多塗袒括髮者就去飾之中最爲甚也孝子悲哀理應常袒何以有所袒有所襲時者表明哀之限節哀甚則袒哀輕則襲

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爲環絰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雜記曰凡弁絰其衰侈袂○括觀闊反愠庾皇紆粉反積也又紆運反怨恚也徐又音鬱去羌呂反下及注去樂去桃茢並同衰七雷反侈昌氏反下彌世反【疏】注接神至侈袂○正義曰葬時居喪著喪冠麻絰身服衰裳是純凶也又尋常弁絰以麻爲環絰今乃去喪冠著素弁又加環絰用葛不以麻故云交神之道不可以純凶云天子諸侯變服而葬者以下云有敬心焉以日月踰時故敬心乃生大夫與士三月而葬敬心未生故知天子諸侯也云冠素弁以葛爲環絰者素謂素帛爲弁故鄭注周禮司服云弁如爵弁而素不云麻是用素絹也以葛以弁絰連文故云葛環絰然則要帶猶用麻也云卒哭乃服受服也者以受服者無文故鄭解不定喪服注天子諸侯既虞大夫士卒哭乃受服此云卒哭乃受服是不定喪服以大夫以上卒哭與虞其月不同士虞與卒哭同在一月故解爲大夫以上既虞士卒哭受服皇氏云檀弓是本當言既虞與喪服注會云卒哭者誤也引雜記其衰侈袂者證既服弁絰其衰亦改案喪服衰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則葬時更制其衰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是改喪服之衰也熊氏皇氏等並爲錫衰皇氏又引鄭說稱鄭冲云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則此弁絰之衰亦是弔服也案喪服改葬尚服緦麻今葬服錫衰其義疑也

有敬心焉踰時哀衰而敬生敬則服有飾大夫士三月而葬未踰時○衰所追反【疏】注大夫至踰時

。正義曰案鄭箴膏肓云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月大夫以上殯皆以來日數則大夫并死月四月而葬云未踰時者謂未踰一時假令四月而死七月而葬是未踰越夏之一時也非如春秋之踰年也若以爲踰年言之則三月死至四月是亦踰時穀梁傳云古者行役不踰時豈三月行不至四月即須反故知不然也

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周弁殷冔俱象祭冠而素禮同也。冔況甫反疏注周弁至同也。正義曰士冠禮周弁殷冔夏收王制云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弁而祭此弁既對冔故知俱象祭冠

歠主人主婦室老爲其病也君命食之也尊者奪人易也歠歠粥也。歠徐昌悅反一音常悅反爲其于僞反下注爲父母爲有凶爲人甚同食音嗣易以豉反粥之六反後同疏歠主至之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尊者奪孝子情之法歠者親喪三日之後歠粥之時主人亡者之子主婦亡者之妻室老家之長相此三者並是大夫之家貴者爲其歠粥病困之故君必有命食疏飯也若非三者雖復歠粥致疾病君不命食之以其賤故也其士之主人主婦君不命也喪大記主婦食疏食謂既殯之後此主婦歠者謂未殯前故問喪云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親所行禮之處。處昌慮反下同

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親所饋食之處。養徐羊尚反疏反哭至養也。正義曰謂葬窆訖反哭升於廟所以升堂者反復於親所行禮之處行禮者謂平生祭祀冠昏在於堂也主婦反哭所以入於室反復於親所饋食供養之處此皆謂在廟也故既夕禮主人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鄭注云反諸其所作也又云主婦入于室注云反諸其所養也下始云遂適殯宮故知初反哭在廟也下云反哭之弔也亦謂在廟也

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哀痛甚

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封當爲窆窆下棺也。封依注音窆彼驗反下同疏注封當至棺也。正義曰知非既封土爲壙者以既夕禮賓土三主人拜鄉人乃反哭周既如此明殷亦然且殷既不爲壙故知封當爲窆

孔子曰殷已愨吾從周愨者得哀之始未見其甚。愨本又作殼苦角反注及後同疏注愨者至其甚。正義曰廟是親之平生行禮之處今反哭於廟思想其親而不見故悲哀爲甚壙者非親存所在之處今柩暫來至此始有悲哀未是甚極今弔者於此而來哀情質愨故云愨也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北方國北也。首手又反疏之幽之故也。正義曰上之訓往下之語助言葬於國北及北首者鬼神尚幽闇往詣幽冥故也殯時仍南首者孝子猶若其生不忍以神待之

既封主人贈而

祝宿虞尸贈以幣送死者於壙也於主人贈祝先歸疏既封至虞尸。正義曰既封謂葬已下棺鄭不破窆字者從上可知也云主人贈而祝宿虞尸者謂主人以幣贈死者於壙之時祝先歸宿戒虞尸案既夕禮主人贈用制幣玄纁束帛也案士虞禮記云男男尸女女尸是虞有尸也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日中將虞省其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所使奠墓有司來歸乃虞也舍奠墓左爲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周禮冢人凡祭墓爲尸。舍奠音釋注同疏有司至而虞。正義曰此謂既窆之後事也有司脩虞之有司也几依神也筵坐神席也席敷陳曰筵舍釋也奠置也墓道鄉南以東爲左孝子先反脩虞故有司以几筵及祭饌置於墓左禮地神也言以父母形體所託故禮其地神以安之也反日中而虞者反謂所使奠墓左有司歸也虞者葬日還殯宮安神之祭名必用日中者是日時之正也士虞禮云日中而行事注云朝葬日中而虞君子舉事必用辰正也再虞三虞皆用質明案周人尚赤大事用日出故朝葬也。注所使至爲尸。正義曰鄭恐奠墓有司未歸即非虞祭故云奠墓有司來歸乃虞也必知歸始虞者以經云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是奠墓者迴反日中而虞引周禮冢人凡祭墓爲尸者證葬畢奠墓案周禮冢人爲尸謂祈禱不同者以言凡祭墓凡者非一諸祭皆是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弗忍其無所歸。離力智反下同是月也以虞易奠虞喪祭也卒哭曰成事既虞之後卒哭而祭其辭蓋曰哀薦成事成祭事也祭以吉爲成疏注既虞至爲成。正義曰既虞祭之後至於卒哭其卒哭祭辭蓋曰成事所以稱蓋者以其士虞禮無文唯雜記及此有卒哭成事故鄭約之爲解又稱蓋以疑之以虞祭之時以其尚凶祭禮未成今既卒無時之哭唯有朝夕二哭漸就於吉故云成事祭以吉爲成故也其虞與卒哭尊卑不同案雜記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又雜記云內此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雜記又云諸侯七虞大夫五士三謂之虞者鄭注士虞禮云虞安也所以安神虞皆用柔日柔日者鄭注士虞禮云柔日陰陰取其靜最後一虞用剛日故士虞記云三虞卒哭他用剛日鄭注云用剛日剛日陽也陽取其動謂動而將祔廟也雜記云諸侯七虞然則天子九虞也士三虞卒哭同在一月初虞已葬日而用柔第二虞亦用柔日假令丁日葬葬日而虞則已日二虞後虞改用剛則庚日三虞也故鄭注士虞禮云士則庚日三虞三虞與卒哭相接則壬日卒哭也士虞禮云明日祔於祖父則祭明日祔也士之三虞用四日則大夫五虞當八日諸侯七虞當十二日天子九虞當十六日最後一虞與卒哭例同用剛日大夫以上卒哭者去虞相校兩月則虞祭既終不得與卒哭相接崔氏解既正禮得終其虞後卒哭之前剛日雖多不須設祭以正禮成也故此下云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謂不成正禮赴葬赴虞是也崔

又一解虞後卒之前不可無祭亦以剛日接之恐此解非也

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卒哭吉祭。易以豉反徐音亦明日祔于祖父祭告於其祖之廟。祔音附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末無也日有所用接之虞禮所謂他用剛日也其祭祝曰哀薦曰成事。比必利反

疏其安至也。正義曰上云虞卒哭及祔皆據得常正禮此經所云謂不得正禮故謂之變以其變常禮也所以有變者或時有迫促或事有忌諱未及葬期死而即葬者即喪服小記所云赴葬者赴虞者三月而后卒哭彼據士禮而言速葬速虞之後卒哭之前其日尚賒不可無祭謂之爲變其既虞之後變禮而之吉祭也之往也既虞往至吉祭其禮如何既虞比至於祔以來必於是日接謂於是三虞卒哭之間剛日而連接其祭謂恒用剛日所以恒用剛日接之者孝子不忍使親每一日之間無所歸依。注末無至成事。正義曰虞禮所謂他用剛日者此經所云變者虞禮謂之他也案士虞禮云三虞卒哭他用剛日哀薦曰成事鄭注云他謂不及時而葬者喪服小記曰赴葬者赴虞者三月而后卒哭則虞與卒哭之間有祭事者亦用剛日其祭無名謂之他者假設言之耳如鄭此言虞禮謂之他此經謂之變其義一也皆據速葬速虞者而言之云其祭祝曰哀薦曰成事雖所行三事虞卒哭及他之下鄭意惟屬於他故引來爲注其依時葬及虞者後去卒哭雖遠其間不復祭崔氏一解云雖依時葬虞後至卒哭仍以剛日接其義恐非也喪服小記云赴葬者據士故云三月而卒哭此經亦據士故云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若大夫以上赴葬赴虞之後爲接祭至常葬之月終虞之祭日乃止其祝亦稱哀薦云成事焉

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期而神之人情。期音基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爲有凶邪之氣在側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未襲也其已襲則止巫去桃茢桃鬼所惡茢萑苕可埽不祥。茢音列徐音例杜預云黍穰也鄭注周禮云苕帚惡烏路反注及下注同凶邪似嗟反下注同萑音完苕大彫反。所以異於生也生人無凶邪。

疏君臨至生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君臨臣喪之禮君謂天子臣喪未襲之前君往臨弔則以巫執桃祝執茢又使小臣執戈所以然者惡其凶邪之氣必惡之者所以異於生人也若往臨生者但有執戈無巫祝執桃茢之事今有巫祝故云異於生也。注君聞至桃茢。正義曰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者昭十五年公羊傳文言而往未襲也是鄭意所加之言也公羊直云去樂卒事鄭必知往者以下云柳莊之卒衛侯不脫祭服而往明其王有大臣之喪亦當然也以聞喪即往故知未襲也云已襲則止巫去桃茢者襲謂死之明日則止巫門外去桃茢祝代巫而入又小臣執戈鄭知然者案喪大記大夫之喪將大斂君往

巫止于門外祝先入又云士喪禮亦如此又士喪禮大斂而往巫止于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
執戈先二人後此皆大斂之時小斂及殯更無文明與大斂同直言巫止無桃茢之文喪大記雖
記諸侯之禮明天子亦然故云已襲則止巫去桃茢也此經所云謂天子禮故鄭注士喪禮引檀
弓云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以惡之所以異於生也皆天子禮也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
巫執茢居前下天子也以此言之知此文據天子禮也鄭注士喪禮云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
巫執茢亦謂未襲以前也若已襲之後茢亦去之與天子同是天子未襲之前臨臣之喪巫祝桃
茢執戈三者並具諸侯臨臣喪未襲之前巫止祝執茢小臣執戈若既襲之後斂殯以來天子與
諸侯同並巫止祝代之無桃茢案士喪禮君弔之時當大斂之節而鄭注云巫祝桃茢執戈天子
禮也使祝代巫執茢諸侯禮也以當大斂之時而解爲未襲前者以士喪禮未襲之前君無親弔
今大斂君來巫止門外故鄭以未襲之前解天子諸侯之異必知襲後無桃茢者案喪大記大斂
唯有巫止之文無桃茢之事故注云此已襲則止巫去桃茢下云荆人使公親襚巫先拂柩時荆
王以襄二十八年十二月死至明年正月則殯來已久得有始行襲禮巫先拂柩者彼云襲者謂
加衣於殯非爲尸加衣故下云拂柩及左傳云祓殯而襚是既殯也公以
楚人無禮於已故公用天子未襲之前君臨臣喪之法以巫祝桃茢也 ○**喪有死之道焉**
言人之死有如鳥獸死之狀鳥獸之死人賤之 **先王之所難言也** 聖人不明說爲人甚惡之○難乃旦反 疏 喪有至言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先王恐
生者惡死者之事言人之喪也有如鳥獸死散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死散之義若言其死散則人之所惡故難言也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
也 朝謂遷柩於廟○朝直遥反注及下皆同 **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
於祖周朝而遂葬 疏 喪之至遂葬○正義曰此一節論殷周死者朝廟之事喪之朝也者謂將葬前以柩朝廟者夫爲人子之禮出必告反必面以盡孝
子之情今此所以車載柩而朝是順死者之孝心也然朝廟之禮每廟皆朝故既夕禮云其二廟
則饌於禰廟下云降柩如初適祖則天子諸侯以下每廟皆一日至遠祖之廟當日朝畢則爲祖
祭至明日設遣奠而行○其哀離其室也者謂死者神靈悲哀弃離其室故至於祖考之廟辭而
後行殷人尚質敬鬼神而遠之死則爲神故云朝而殯於祖廟周則尚文親雖亡殁故猶若存在
不忍便以神事之故殯於路寢及朝廟遂葬夫子不論二代得失皆合當代之禮無所是非以此
言之則周人不殯於廟按僖八年致哀姜左傳云不殯于廟則弗致也則正禮當殯於廟者服氏
云不薨於寢寢謂小寢不殯於廟廟謂殯宮鬼神所在謂之廟鄭康成以
爲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殯於廟杜預以爲不以殯朝廟未詳孰是 ○**孔子謂爲明器**

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神與人異道則不相傷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殆幾也殺人以衛死者曰殉用其器者漸幾於用人○殉辭俊反以人從死曰殉幾音祈又音機下同其曰明器神明之也神明死者異於生人塗車芻靈自古有之芻靈束茅爲人馬謂之靈者神之類○芻初拘反明器之道也言與明器同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殆於用人乎哉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有似於生人孔子善古而非周○俑音勇

疏孔子至乎哉○正義曰此一節皆記者錄孔子之言善古非殷周之事故云孔子謂夏家爲明器者知死喪之道焉以孝子之事親不可闕故備其器物若似生存以鬼神異於人故物不可用孔子既論夏家之事是又言殷代之非故云可哀哉殷之送死者而用生者之祭器不殆於用生人爲殉乎哉殆近也謂近於用乎生人爲殉所以近者以生人食器而供死者似若用生人而殉死人故云近也既言殷代之事將言周代用偶人爲非禮故先言明器芻靈後論偶人之事故言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死者之物還可用塗車芻靈即明器之物一類自古帝王所制而有之此則豈不可爲用故云明器之道也記者記錄孔子之言又說孔子臧否古今得失以其語更端故重言孔子謂古之爲芻靈者善謂周家爲俑者不仁不近於用生人乎哉言近於用生人所以近者謂刻木爲人而自發動與生人無異但無性靈智識故云近此云用人前言用殉殉是已死之人形貌不動與器物相似故言用殉此云用人者謂用生人入壙今俑者形貌發動有類生人故云用人上文云塗車芻靈此不言塗車直云芻靈者以其束茅爲人與俑者相對故不取塗作車也○注俑偶至非周○正義曰謂造作形體偶類人形故史記有土偶人木偶人是也云孔子善古而非周者古謂周以前虞以後故上云虞氏瓦棺始不用薪明虞氏以來始有塗車芻靈言非周者謂周爲俑人如鄭康成之意則周初即用偶人故冢人職言鸞車象人司農注云象人謂以芻爲人康成注引此謂爲俑者不仁是象人即俑人也其餘車馬器物猶爲塗車芻靈故校人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鄭注云言埋之則是馬塗車之芻靈是偶人之外猶有塗車芻靈之制雖或用木無機識發動偶人謂之俑者皇氏云機識發動踊躍故謂之俑也

○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仕焉而已者穆公魯哀公之曾孫○爲于僞反下爲君爲使人皆同與音餘下同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

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言放逐之臣不服舊君也爲兵主來攻伐曰戎首○膝音悉隊本又作墜直媿反

疏穆公至之有○正義曰此一節論不爲舊君著服之事○注仕焉至曾孫○正義曰案喪服齊衰三月章爲舊君凡有三條其一云爲舊君君之母妻傳云仕焉而已者也注云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兼服其母妻其二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注云在外待放已去者傳云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注云妻雖從夫而出古者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長子去可以無服此則大夫身不爲服唯妻與長子爲舊君耳其三爲舊君注云大夫待放未去者傳曰大夫去君埽其宗廟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注云以道去君爲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言爵祿尚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已絕則不服也以此言之凡舊君若年老致仕退歸在國不仕者身爲之服齊衰三月并各服其母妻也若三諫不從待放已去而絕者唯妻與長子服之已則無服若待放未去爵位未絕身及妻子皆爲之服然則去仕他國已絕之後不服舊君而雜記云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則違諸侯之諸侯反服得爲舊君服者雜記所云謂不便其居或辟仇讎有故不得在國者故孟子齊宣王問孟子云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孟子對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送至彼國明其無罪其所往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者得爲舊君反服矣與雜記同鄭注此云仕焉而已者取喪服第一條謂年老致仕在國者鄭必以第一條解之者以穆公所問爲舊君之反服宜問喪服正禮故以第一條致仕者解之其實亦兼三諫未絕及有故出在他國者故下子思云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是也云穆公魯哀公之曾孫者案者案世本云哀公生悼公寧寧生元公嘉嘉生穆公不衍是也○注言放逐之臣不服舊君也○正義曰言放逐之臣者解經中今之君子進人退人不能以禮也如此者不服舊君謂三諫不從去而已絕及不能三諫辟罪逃亡言放者則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是也言逐者則春秋諸侯大夫言出奔是也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悼公魯哀公之子昭子康子之曾孫名强敬子武伯之子名捷○捷在接反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言鄰國皆知吾等不能居公室以臣禮事君也三臣仲孫叔孫季孫也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存時不盡忠喪又不盡禮非也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瘠徐在益反夫音扶食食上如字下音嗣

○衞司徒敬子死司徒官氏公子許之後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

小歛子游出經反哭皆以朋友之禮往而二人異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疏衛司至不經○正義曰此一節論弔者主人改服乃改服之事○注皆以至人異○正義曰此唯云經鄭知是朋友者凡弔者主人成服則客乃服弔經今此隨主人主人始小歛未成服而已便出著經故知有緦之恩隨主人變如五服親也又至小歛出經反哭與子游前裼裘弔朋友同也前子游云帶經故知足朋友此下不云帶知是朋友者凡弔則應弁經環經之屬也此雖不云帶凡單云經則知有帶猶如喪服云苴經檀弓爲師二三子皆經而出及朋友羣居則經皆是包帶之文也○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言禮者敬而已矣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曰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言其大儉偪下非之及墓而反言其既窆則歸不留賓客有事也人臣賜車馬者乃得有遣車遣車之差大夫五諸侯七則天子九諸侯不以命數喪數略也个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雜記曰遣車視牢具○遣弁戰反乘繩證反个古賀反焉於虔反大音泰或他佐反偪音逼本或作逼包伯交反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時齊方奢矯之是也疏曾子至以禮○正義曰此一節論晏子故爲非禮以矯齊之事○有子者孔子弟子有若也聞曾子說晏子知禮故舉晏子不知禮之事以拒曾子也狐裘貴在輕新而晏子一狐裘三十年是儉不知禮也遣車一乘者其父晏桓子是大夫大夫遣車五乘其葬父唯用一乘又是儉失禮也○及墓而反者及墓謂葬時也禮窆後孝子贈幣辭親辭親畢而親情賓客應是送別竟乃反于時晏子窆竟則反賓客並去又是儉失禮也○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者此更舉正禮以證晏子失禮也个謂所包遣奠牲體臂臑也折爲七段五段以七乘五乘遣車載之今晏子略不從禮數是不知也○晏子焉知禮者係失事已竟故此并結晏子焉知禮也○注言其至非之○正義曰大儉解三十年一狐裘并及墓而反也偪下解一乘也下謂其子及凡在巳下者也大夫五乘適子三乘今其父自用一乘則其子更無是偪下也○注及墓至牢具○正義曰經唯云及墓而反鄭知不以及墓而反而云既窆則歸者晏子雖爲儉約不應柩未入壙則歸故云既窆也云不留賓客有事也者案既夕禮乃窆主人哭踊無筭襲贈用制幣玄纁束拜稽顙踊如初卒袒拜賓主婦亦拜賓賓出則拜送藏器於旁加見藏苞筲於旁加杭席覆之加杭木實土三主人拜鄉人乃反哭今晏子既窆贈幣拜稽顙踊訖則還不復拜賓及送賓之事故云不留賓客有事也云人臣賜車馬者乃得有遣車者案士喪禮

無遺車諸侯之士一命曲禮云三賜不及車馬故諸侯之士無遺車也若諸侯大夫雖未三命以其位尊故得有遺車知天子遣車九乘者案雜記諸侯七月而卒哭天子則九月而卒哭今諸侯七乘故知天子九乘也云諸侯不以命數喪數略也者案大行人上公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今揔云七乘是不以命數喪事略也引雜記云遣車視牢具者以證經个與遣車數同故云个是牢具也故雜記注云天子大牢包九个諸侯亦大牢包七个大夫亦大牢包五个士少牢包三个案既夕禮苞牲取下體鄭注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是一牲取三體士少牢二牲則六體也分爲三个一个有二。體然大夫以上皆用大牢牲有三體凡九體大夫九體分爲。十五段三段爲一包凡爲五包諸侯分爲二十一段凡七包天子分爲二十七段凡九包蓋尊者所取三體其肉多卑者雖取三體其肉少鄭又云天子遣奠用馬牲其取个未詳也此遣奠所包皆用左胖以其喪禮反吉士虞禮載左胖也

〇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國昭子齊大夫）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夾羨道爲位夫子孔子也。相息亮反下注同鄉許亮反下皆同俠古洽反一音頰羨徐音賤音義隱云羨車道）曰噫毋（噫不寤之聲毋禁止之辭。噫本又作意同于其反毋音無）曰我喪也斯沾（斯盡也沾讀曰覘覘視也國昭子自謂齊之大家有事人盡視之欲人觀之法其所爲。斯音賜沾依注音覘勑廉反）爾專之賓爲賓焉主爲主焉（專猶司也時子張相）婦人從男子皆西鄉（非也）

疏（國昭至西鄉。）正義曰此一節論葬之在壙男女面位之事。曰噫毋者止子張也子張既相以男子西鄉婦人東鄉而昭子不悟禮意乃曰噫毋得如是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既止子張又自言我居喪也既是齊之大家斯盡也人盡來覘視於我當須更爲別禮豈得以依舊禮專猶同也爾當同此婦人與男子一處若婦女之賓爲賓位焉與男子之賓同處婦女之主爲主位焉與男子之主同處於是昭子家婦人從男子皆西鄉同在主位賓之男子及賓之婦人皆西廂東鄉言非也

〇。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喪夫不夜哭嫌思情性也）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蓋見其有才藝）吾未嘗以就公室（未嘗與到公室觀其行也季氏魯之宗卿敬姜有會見之禮。行下孟反見賢遍反下文不敢見同）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

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內人妻妾。夫音扶下同本亦有無夫字者疏穆伯至矣夫。正義曰此一節論喪夫不夜哭幷母知子賢愚之事。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正義曰斯此也曠猶疏薄也言此子平生爲行必疏薄於賓客朋友之禮故賓客朋友未有感戀爲之出涕者此不哭者謂暫時不哭故上云晝夜哭是也案家語云文伯歜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惡其好內聞也二三婦共祭祀者無加服孔子聞之曰女智莫若婦男智莫若夫公父氏之婦知禮矣與此不同者彼戒婦人而成子之德此論子之惡各舉一邊相包乃具○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褻衣非上服陳之將以斂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爲陳於斯命徹之言四方之賓嚴於舅姑敬姜者康子從祖母。從才用反疏注敬姜者康子從祖母。正義曰案世本悼子紇生平子意如意如生桓子斯斯生康子肥世本又云悼子紇生穆伯靖靖與意如是親兄弟意如是康子祖穆伯是康子祖之兄弟敬姜是穆伯之妻故云康子從祖母也○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喪之踊猶孺子之號慕。去羌呂反號戶刀反子游曰禮有微情者節哭踊有以故興物者衰絰之制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哭踊無節衣服無制。徑古定反禮道則不然與戎狄異人喜則斯陶陶鬱陶也。陶徒刀反陶斯咏咏謳也。咏音詠謳本亦作嘔烏侯反咏斯猶猶當爲搖聲之誤也搖謂身動搖也秦人猶搖聲相近。猶依注作搖音遙近附近之近猶斯舞手舞之舞斯慍慍猶怒也慍斯戚戚憤恚。慍斯戚紆運反此喜怒哀樂相對本或於此句上有舞斯慍一句并注皆衍文憤扶粉反恚一瑞反戚斯歎歎吟息。吟本或作唫魚金反歎斯辟辟拊心。辟婢亦反撫心也辟斯踊矣踊躍。躍羊灼反品節斯斯之謂禮舞踊皆有節乃成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無能心謂之無所復能。惡烏路反倍音佩下同復扶又反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爲使人勿惡也絞衾尸之飾蔞翣棺之牆飾周禮蔞作柳。絞戶交反下音飾蔞音柳翣所甲反始死脯醢之

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將行將葬也葬有遣奠食反虞之祭。食音嗣注同謂虞祭也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為使人勿倍也舍猶廢也。舍音捨注同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訾病也。訾似斯反

疏 有子至訾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子游言制禮有節之事。有子與子游同立見孺子號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言我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何須有節直似孺子慕者其事足矣予欲去此踊節其意久矣斯此也言孝子之情在於此小兒直號慕而已其是也夫但如小兒其事即是何須為哭踊之節子游乃對之曰禮有微情者微殺也言若賢者喪親必致滅性故制使三日而食哭踊有數以殺其內情使之俯就也何胥云哭踊之情必發於內謂之微微者不見也。有以故興物者興起也物謂衰絰也若不肖之屬本無哀情故為衰絰使其覩服思哀起情企及也引由外來故云興物也然衰絰之用一則為孝子至痛之飾二則使不肖之人企。及今止說興物以對微情之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謂直肆已情而徑行之也無哭踊節制乃是戎狄之道。禮道則不然者然猶如是也言中國禮道則不如是夷狄也。人喜則斯陶者為明踊以節而踊由心哀故此以下極言哀樂之本也喜者外竟會心之謂也斯語助也陶者鬱陶者心初悅而未暢之意也言人若外竟會心則懷抱欣悅但始發俄爾則鬱陶未暢故云斯陶也爾雅云鬱陶繇喜也何胥云陶懷喜未暢意也孟子曰鬱陶以思君。陶斯咏者咏歌咏也鬱陶情轉暢故口歌咏之也。咏斯猶者猶搖動身也咏歌不足漸至自搖動身體也猶斯舞者舞起舞也搖身不足乃至起舞足蹈手揚樂之極也。舞斯慍者慍怒也外竟違心之謂也凡喜怒相對哀樂相生故若舞而無節形疲厭倦事與心違故所以怒生怒生由於舞極故云舞斯慍也故曲禮云樂不可極即此謂也何胥云樂終則慍起非始之慍相連繫也。慍斯戚者戚憤恚也怒來戚心故憤恚起也此句對喜斯陶也。戚斯歎者歎吟息也憤恚轉深故因發吟息也此句對陶斯咏。歎斯辟者辟撫心也歎息不泄故至撫心也此句對咏斯猶。辟斯踊矣者撫心不泄乃至跳踊奮擊亦哀之極也此句對猶斯舞也。品節斯斯之謂禮者品階格也節制斷也斯此也此之謂。於。哀樂也若喜而不節自陶至舞俄傾不。慍生若怒而不節從戚至踊踊極則笑故夷狄無禮朝殯夕歌童兒任情倏啼欻笑今若品節此二塗使踊舞有數有數則久長故云此之謂禮如鄭此禮本云舞斯慍者凡有九句首末各四正明哀樂相對中央舞斯慍一句是哀樂相生故一句之中有舞及慍也而鄭諸本亦有無舞斯慍一句者取義不同而鄭又一本云舞斯蹈蹈斯慍益於一句凡有十句當是後人所加耳亦不得對而盧禮本亦有舞斯慍之一句而王禮本又長云人喜則斯循循斯陶既與盧鄭不同亦當新足耳。人死斯惡之矣者以上明辟踊之節以下明

飾喪以奠祭之事人死斯惡之者以人身既死形體腐敗故惡之故倍之以其恐惡之故制絞紟衾設蔞翣以飾之故使人勿惡也以其恐倍之故始死設脯醢之奠以至於葬將行之又設遣奠而行送之既葬反哭設虞祭以食之雖設奠祭未曾見其死者而饗食之也既不饗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此奠祭而不爲者也所以設奠祭者爲使人勿倍其親故也禮意既然不可無節故子之所譏刺於禮有踊節者亦非禮之病害也言哭踊有節正是禮之所宜非禮之病上有若見孺子之慕唯譏哭踊有節不譏絞衾奠祭之事子游秖應荅以辟踊即止今更陳絞衾脯醢之事者以有若之意欲直同孺子生者不節其哀死者不加其飾故子游既言生節哀遂說死者加飾備言禮之節制與夷狄不同也

○吳侵陳斬祀殺厲 祀神位有屋樹者厲疫病吳侵陳以魯哀元年秋。疫音役 師還出竟陳大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 大宰行人官名也夫差吳子光之子盍何不也嘗猶試也夫差修舊怨庶幾其師有善名。還音旋竟音境大音泰注及下文注大宰大師大史大廟大傅皆同嚭普彼反使色吏反夫差音扶下初佳反吳王名闔廬子盍戶臘反 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 獲謂係虜之二毛鬢髮斑白。斑伯山反本又作頒音同 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 欲微切之故其言似若不審然。言殺厲重人。與音餘下及注有此與同 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 所謂獲民臣 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 又微勸之終其意吳楚僭號稱王

疏 吳侵至名乎。正義曰此一節明征伐不合斬祀殺厲之事各依文解之。注吳侵至年秋。正義曰知者案左傳吳伐楚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有田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楚未可棄吳未可從陳懷公遂不從吳子光之召至今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脩舊怨是其事案哀六年吳伐陳鄭知非六年者稱伐不云侵哀元年經雖不見傳云吳侵陳與此文同俱云侵故爲哀元年。夫差至之何。夫差既見陳大宰嚭來謂行人之官名儀曰是夫也多言夫謂大宰嚭言是大宰嚭也博聞強識多有所言盍何不也嘗試也何不試就問焉我脩先君之怨而興此師必有善名在外衆人稱此師也則謂之何欲令行人儀以此辭而問大宰嚭也。注大宰至之子。正義曰據周禮有大宰卿一人又有大小行人故知大宰及行人皆官名此大宰嚭與吳大宰嚭名號同而人異也云夫差吳子光之子者世本及吳世家文也。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此謂以至勝攻至暴

用兵如此若兩軍相敵則不然左傳云雖及胡耇獲則取之大宰嚭特舉古之善以駮吳師之惡○注正言殺厲重人○正義曰以其殺人故重於斬祀若其不殺直拘囚人而已則輕也故穀梁傳云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是侵輕而伐重也○師與有無名乎者既反地歸子其事既善師豈有無善名乎言必有善名也與是語辭○注又微勸之終其意○正義曰上以微切之謂譏斬祀殺厲今復勸之反地歸子故言又也因吳王反地歸子則云師有善名是微勸之也終其意者上譏切斬祀及殺厲是初有其意欲吳哀矜既得吳哀矜則云師有善名是終竟其欲哀矜之意

○顏丁善居喪顏丁魯人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從隨也既憊貌○慨皆愛反憊皮拜反

疏顏丁至而息○正義曰此一節論孝子居喪哀殺有漸之事○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者皇皇猶彷徨如○所求物不得上檀弓云始死充充如有窮謂形貌窮屈亦彷徨求而不得之心彼此各舉其一○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者謂殯後容貌望望焉如有從逐人後行而不及之○上檀弓云既殯瞿瞿如有求而不得與此亦同也但始死據內心所求殯後據外貌所求故此經始死求而不得據內心也上檀弓云既殯求而不得據外貌也○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者上殯後云從而不及似有可及之理既葬慨焉如不及謂不復可及所以文異也上檀弓云既葬皇皇如有望而不至此謂既葬慨焉如不及亦同也此始死皇皇者是皇皇之甚故云如有求而弗得上檀弓云既葬皇皇是輕故云望而不至此既葬則止不說練祥故葬後則慨然上檀弓葬後更說練祥故云練而慨然祥而廓然但親之死亡哀悼在心初則爲甚已後漸輕皆有求而不得望而不及但所據有淺深耳殯後雖據外貌亦猶哀在內心但稍輕耳故鄭注上檀弓云皆哀悼在心之貌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時人君無行三年之喪禮者問有此與怪之也讙喜說也言乃喜說則民臣望其言久○讙音歡說音悅下同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冢宰天官卿貳王事者三年之喪使之聽朝

疏子張至三年○正義曰此一節論世子遭喪冢宰聽政之事○言乃讙者尚書無逸云言乃雍雍讙字相近義得兩通故鄭隨而解之

○知悼子卒未葬悼子晉大夫荀盈魯昭九年卒○知音智下同平公飲酒與羣臣燕平公晉侯彪○彪彼虬反師曠李調侍侍與君飲也燕禮記曰請旅侍臣○李調如字左傳作外嬖嬖叔鼓鐘樂作也燕禮賓入門奏肆夏既獻而樂闋獻君亦如

之。闋古穴反止也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怪之也杜蕢或作屠蒯。蕢古怪反注蒯同屠音徒曰在寢燕於寢杜蕢

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

而出三酌皆罰。曠飲於鴆反下飲斯飲之飲曠飲調飲寡人皆同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

不與爾言曩曏也謂始來入時開謂諫爭有所發起。曩乃黨反曏本又作鄉同許亮反爭爭鬭之爭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

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爲吉事所以自戒懼。子卯不樂如字賈逵云桀以乙卯日死受以甲子日亡故以爲戒鄭同漢書翼奉說則不然張晏云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

日故以爲忌而云夏殷亡日不推湯武以興乎疾日人一反。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言大臣喪重於疾日也雜記曰君於卿大

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比必利反下同。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詔告也大師典奏樂爾飲調何也

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亡君之疾是以飲之也言調貪酒食褻嬖也近臣亦當規君

疾憂。爲于僞反嬖必計反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

也防禁放溢。匕必李反共音供與音預防音房又扶放反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聞義則服杜蕢洗

而揚觶舉爵於君也禮揚作騰揚舉也騰送也揚近得之。觶之豉反字林音支又云酒器近附近之近下聲相近同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

必無廢斯爵也欲後世以爲戒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此爵遂因杜蕢爲名畢獻獻賓與君【疏】

知悼至杜舉。正義曰此一節論君有大臣之喪不得有作樂飲酒之事各依文解之。注悼子

至年卒。正義曰並左傳文下注云平公晉侯彪亦春秋文。注燕禮記曰請旅侍臣。正義曰

案燕禮記云凡公所酬既拜請旅侍臣謂公既酬臣臣受酬者既拜謝公恩請行旅酬於侍臣引

之者證師曠李調是侍飲之臣也鼓鐘鼓猶奏也謂燕奏鐘樂也。注燕禮至如之。正義曰案

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荅拜而樂闋是賓入門奏肆夏既獻而樂

闋燕禮記又云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是獻君亦如之經雖云鼓

鐘燕禮云若舞則勺知非工入升歌下管間歌合樂之後無時奏鐘必以爲賓初入門奏肆夏者以鐘師云以鐘鼓奏九夏故知聞鐘是初奏肆夏也。注杜蕢或作屠蒯。正義曰春秋作屠蒯故云或作屠蒯杜蕢屠蒯聲相近故禮傳不同也。注燕於寢。正義曰燕禮記云燕朝服於寢故知燕於寢也。曰蕢至爾言曩鼎也平公呼蕢而進之呼其名曰蕢曩者汝酌三酌是汝之心或開發於予予望汝有諫是以不與汝言。注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正義曰案尚書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又史記云兵敗紂自焚而死是紂甲子死也案昭十八年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詩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同誅昆吾既乙卯而亡明桀亦以乙卯被放也鄭司農注春秋以爲五行子卯自刑非鄭義也今所不用也。斯其爲子卯也大矣者言悼子喪在堂此比其爲子卯之忌大矣言悼子之喪大於子卯。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者調是君之嬖褻之臣臣當規正君過唯欲行燕會貪求一飲一食忘君違禮之疾而不諫是以飲之。非刀匕是供又敢與知防者蕢言調是君之嬖褻臣也當規正君憂疾言已身是宰夫亦當規正於君若非因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諫之事皇氏云非不也杜蕢言各憂其事宰夫不以刀匕是共乃又敢與諫爭越官侵職是以飲也。注舉爵至得之。正義曰知揚觶是舉爵於君以上云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即云杜蕢洗而揚觶故知舉爵於君案燕禮獻君之後行酬之初媵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南是舉爵於君也揚作騰。者謂燕禮大射凡舉爵皆爲媵此云揚觶鄭云揚舉也燕禮云媵故鄭云媵送也揚騰義得兩通但此云杜舉揚訓爲舉故揚近得之此謂舉爲得也。公謂至杜舉。公謂侍者云我死之後則必無廢棄此爵恒當留之爲後。鑒戒當時在末獻之前故又語侍者云至于今既畢獻之後此所揚之觶是謂之杜舉表明此爵實杜蕢所舉。注畢獻獻賓與君。正義曰知獻君與賓者與。杜蕢此事舉爵在燕禮之初賓主既入得杜蕢之言不可即廢唯獻君與賓燕事則止皇氏以爲至於今謂記録之人至於今爲記之時謂之杜舉春秋。云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案春秋與此小異亦所聞不同或二文互相足也

禮記注疏卷九挍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九 惠棟挍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十二

檀弓下第四

君之適長殤節

大功之殤小從上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小作中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案作中是也正義可證　君之至一乘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及天子中士下士也閩監毛本作天此本天誤大　文王天子大夫監毛本作主衞氏集說同此本主誤王閩本同下文主諸侯之士同

上公饔餼九牢閩監毛本作牢此本誤年　嫡與稱公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與作亦

公之喪節

公之至長杖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君於大夫節

君於至如之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至平生待賓客次舍之處閩監毛本作賓此本賓誤殯　十有二步之嫌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十有作有十

五十無車者節

五十至弔人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所以時不許越疆而弔人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時作特　恐增哀恐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下恐作惡衞氏集說同

季武子寢疾節

明已不與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挍宋本已作己是也衞氏集說同宋監本亦作己　季武至而歌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論季武

子無禮嬌固正之事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無禮作强偺故此著齊衰入大夫之門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無齊字衞氏集說作著衰入大夫之門亦無齊字彼文點字作箴閩本同監本作葴毛本誤葴

大夫弔節

辭猶告也閩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同宋監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監毛本告誤去大夫至受弔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時來弔襚不出閩監本同毛本時誤待與儀禮士喪禮注不合考文引宋板作時及喪家典舍之人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毛本舍誤含當特弔於家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毛本特誤時

妻之昆弟節

妻之至哭之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禮女子適人者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子字重○按重子字是也爲昆弟爲父後者不降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弟下有之字與儀禮喪服合冠尊不居肉袒上衞氏集說同宋本亦同閩監毛本袒下有之字考文云宋板肉作内誤必先免故凡哭哀則踊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必先免作必先去冠而加免非述所哭之由惠棟挍宋本作由衞氏集說同此申本由誤市閩監毛本作事非也祥之哭言思閩監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祥作詳

子張死節

子張至與哉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以其至非之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作以其無服非之

有若之喪節

有若至由左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則惟賓主居右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惟作推衞氏集說作則推賓居右續通解同

齊穀王姬之喪節

齊穀至之服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為齊桓公夫人閩監毛本作桓此本桓作相下非桓桓公夫人者同喪服大功章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喪上有案字案服小記云閩本同惠棟挍宋本案下有喪字此本喪字脫耳監毛本改案作喪非也

晉獻公之喪節

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閩毛本同石經同監本作恆岳本作恒嘉靖本作恒衛氏集說同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儼字闕釋文出嚴然云本亦作儼正義本作儼孺稺也岳本同嘉靖本同閩監毛本稺作穉衛氏集說同釋文出穉也云本又作稚考文引古本作孺猶稺也○按稺稚古今字疏晉獻至君義此節疏在以辱君義之下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云晉獻至君義疏文一則在下節則遠利也之下他志謂私心此五字在起而不私之下惠棟挍宋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閩監毛本移置上以辱君義之下又私字惠棟挍宋本作利宋監本同岳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續通解同稽顙至遠利也惠棟挍宋本無此六字埽除宗廟定社稷惠棟挍宋本作埽除此本埽除誤婦祭閩監毛本誤歸祭按考文但云宋板歸作埽不云祭作除非

帷殯節

帷殯至始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案張逸荅陳鏗云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鏗誤鑑

喪禮節惠棟挍云喪禮節復盡愛節拜稽顙節飯用節銘明旌節奠以節辟踊節袒括節弁経節有敬節歠主人節反哭節反哭之弔節孔子節葬於節既封節既反哭節葬日節是日節殷練節宋本合為一節

喪禮至者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復盡愛之道也節

禮復者升屋北面此本此下與釋文相接處脫一○復盡至義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拜稽顙節

稽顙者觸地無容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嘉靖本者作首考文引古本容作答下有也字按答字非也正義曰孝子拜賓之時惠棟按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飯用米貝節

飯用米貝閩監毛本作貝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貝誤具注疏同正義曰死者既無所知惠棟按宋本無正義曰三字故用米美善焉爾閩監毛本同浦鏜按米下補貝字祝淅米于堂閩監毛本作淅此本淅誤淅祝受米奠于貝北閩監毛本作貝北此本貝北誤具此故士喪禮云稻米一豆閩監毛本作云此本誤元大喪共飯玉含玉閩監毛本如此衛氏集說同此本上玉誤王何休注公羊云閩監毛本如此此本云字誤在公上盧文弨按删云字疑依北宋本大夫以碧閩監毛本碧作璧盧文弨云本書作大夫以碧又禮緯稽命徵閩本同考文引宋板同監本徵誤徵毛本同脫緯字含以貝閩監毛本作以貝此本以貝誤此具

銘明旌也節

神明之精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精作旌宋監本岳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足利本同不可別形貌不見惠棟按宋本岳本宋監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可誤見衛氏集說作不可別謂形貌不見也考文引古本足利本亦作不可別謂重與奠閩監毛本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重與奠也云本作重與奠與考文引古本謂重與奠下有也字正義云故云重與奠也疑正義本與釋文本本同無謂字有也字虞主用桑閩監毛本作用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用誤羽

周主重徹焉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坊本重徹二字倒置案陳澔集說本作徹重誤也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劉叔剛本俱作重徹　銘明至徹焉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作銘明旌也　正義曰按士喪禮惠棟校宋本無上三字　愛之斯錄之矣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無此六字　亦得總焉於明旌之義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作亦得總爲明旌之義　以解節旌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節作銘是也　猶若吉祭木主之道閩監本同毛本木誤本衛氏集說亦作木考文引宋板同　春秋孔悝爲祏主監毛本如此此本悝誤理祏誤祐閩本祏亦誤祐　重與柎相近閩監毛本柎作祔　謂虞祭之末也閩監毛本作祭此本誤際　俱是喪主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喪作桑　祔而作主謂喪主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喪作桑　以卒哭日成事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日作曰　故顯考謂高祖也閩監毛本同浦鏜云故衍字　其主之狀范人云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人作甯

奠以素器節

正義曰奠謂始死至葬之時惠棟校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遂論虞祭之後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論上有廣字衛氏集說同　於主人自盡致孝養之道焉爾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無於字　哀則至以飾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作哀則以素敬則以飾

辟踊節

有筭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毛本筭作算注同疏同　正義曰撫心爲辟惠棟校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袒括髮節

正義曰言袒衣括髮者惠棟校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弁經葛而葬節

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天上有故字衛氏集說冠上有故字皆以意增正義云云天子諸侯變服而葬者是天上無故字也云冠素弁以葛爲環絰者是冠上無故字也　正義曰葬時居喪惠棟挍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故云交神之道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交作接與注合　檀弓定本閩監毛本作定此本定作足

歛主人主婦室老節

正義曰此一節惠棟挍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反哭升堂節

正義曰謂葬窆訖惠棟挍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反哭之弔也節

封當至棺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作封當爲窆窆下棺也　知非既封土爲壙者閩監毛本作土此本土誤士下實土三同

葬於北方節

正義曰上之訓往惠棟挍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既封節

贈以幣送死者於壙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幣下有帛字　既封至虞尸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作既封主人贈無下正義曰三字　主人贈用制幣元纁束帛也閩監毛本同浦鏜云帛衍文按浦鏜云衍文與既夕禮合然疏家正不必拘也

既反哭節

正義曰此謂既窆之後事也 惠棟挍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言以父母形體所託 惠棟挍宋本作託此本誤託閩監毛本作在亦非

案周人尚赤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案作蓋

葬日虞節

其辞蓋曰 閩監毛本辞作辭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 又雜記云內此天子七月而葬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又雜記云四字內作約衛氏集說同 則大夫五虞當八日 閩監本同毛本大誤六考文引宋板作大 大夫以上卒哭者去虞相校兩月 閩監本同毛本校作挍非衛氏集說亦作校無者相二字○按毛本全書皆作挍避所諱也 崔又一解虞後卒之前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卒下有哭字是也

是日也節

虞禮所謂他用剛日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惠棟挍宋本也作者嘉靖本同考文引足利本同 其變至歸也○ 閩監毛本如此此本變誤安也上脫歸字無○惠棟挍宋本無下正義曰三字 卽喪服小記所云赴葬者 惠棟挍宋本作所云衛氏集說同此本所云二字闕閩監毛本作篇云按篇字非也 哀薦日成事 閩監毛本日作曰下哀薦日成事同 他謂不及時而葬者 惠棟挍宋本作謂衛氏集說同此本謂誤用閩監毛本同 至常葬之月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常作當 其視亦稱哀薦云成事焉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云作曰衛氏集說云焉二字無 期而神之人情 惠棟挍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十二終記云凡二十三頁

君臨臣喪節 惠棟挍宋本自此節起至季康子之母死節止爲第十三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十三

爲有凶邪之氣在側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凶耶云下注同 則止巫去桃茢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盧文弨云足利古本巫下有祝字非案正義云祝代巫而入又云巫止于門外祝先入是巫止而祝不止也足利本非盧挍是 君臨至生也 惠棟挍宋本無此字 無巫祝執

桃茢之事閩監毛本作事此本事字闕又云士喪禮亦如此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無士字盧文弨云或是無云字下又士喪禮大斂而往似當作又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荆人使公親襚監毛本作荆此本荆誤茢閩本同

喪有死之道焉節

喪有至言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喪之朝也節

喪之至遂葬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孔子謂爲明器者節

束茅爲人馬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馬作焉宋監本同考文引古本馬下有焉字釋文亦云束茅爲人馬曰芻靈

謂爲俑者不仁石經惠棟挍宋本岳本宋監本嘉靖本閩本同衞氏集說亦作仁監毛本仁誤二殆於用人乎哉閩本同監毛本殆上有不字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有似於生人閩本同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毛本有字脫惠棟挍宋本亦有有字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孔子至乎哉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記者記錄孔子之言閩監毛本下記作既考文引宋板作記衞氏集說無此記字按集說是也謂刻木爲人而自發動惠棟挍宋本亦作而自閩監毛本而自改面目非

穆公問於子思節惠棟挍云穆公節悼公節宋本合爲一節

退人若將隊諸淵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石經隊作墜考文引古本同釋文出將隊云本又作墜穆公至之有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以道去君爲三諫不從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爲作謂與儀禮喪服注合未絕者言爵祿尚有列於朝閩監毛本作未此本未字闕

或辟仇讐惠棟挍宋本作讎此本讎誤雖閩監毛本作難亦非衛氏集說作或辟寇讎 案者案世本云惠棟挍宋本閩監毛本無案者二字是也 謂三諫不從去而已絕閩監毛本作謂此本誤諫

悼公之喪節

母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閩本同石經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毋誤母嘉靖本同

衛司徒敬子死節

衛司至不經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此雖不云帶凡單云經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帶凡單云四字盧文弨云宋本脫四字非也

曾子曰晏子節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三十合作卅 喪數略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喪數作喪禮足利本作喪數禮 曾子至以禮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大儉解三十年一狐裘閩本同監毛本年一二字下誤倒考文引宋板作年一 謂其子及凡在巳下者也閩監本同毛本及誤反考文引宋板作及 藏苞筲於旁加杭席覆之閩監本同毛本旁下有加折卻之四字盧文弨云宋本無此四字毛有之是也又閩監毛本杭皆作抗亦是也衛氏集說同下加杭木實土同 乃得有遺車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者字 一个有二體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二下有个字

國昭子之母死節

夾羨道爲位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本夾作俠 專猶司也惠棟挍宋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司誤同岳本同浦鏜云司誤同疏內亦誤同從六經正誤挍 國昭至西鄉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專猶同也監毛本同閩本猶字闕惠棟挍宋本同作司盧文弨云下爾當同此同亦

當作同

穆伯之喪節　惠棟挍云穆伯節季康子節宋本合爲一節

嫌思情性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思作私性作勝　內人妻妾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妾下有也字惠棟挍宋本妾作室盧文弨云宋板古本俱作妻室不必從　穆伯至矣夫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女智莫若　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若下有婦字案今家語本亦作女智莫若婦

季康子之母死節

褻衣非上服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足利本上作正　悼子紀生平子意如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紀作紇

有子與子游立節

陶鬱陶也　閩本同監毛本欝作鬱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疏同

舞斯慍慍斯戚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慍斯戚云此喜怒哀樂相對本或於此句上有舞斯慍一句并注皆衍文正義本有舞斯慍一句并注其所稱鄭此禮本鄭又一本盧禮本王禮本綜論最爲詳覈惠棟九經古義但据釋文而不及正義疎矣　哭踊之情必發於內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必作心續通解同　怒來戚心故憤恚起也　惠棟挍宋本亦作戚閩監毛本戚作觸　此之謂於哀樂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謂下有禮生二字續通解同　俄傾不慍生　閩本同監毛本不作而衞氏集說傾不作頃而是也考文引宋板同　朝殞夕歌　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殞作殯衞氏集說同　明飾喪以奠祭之事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以作及衞氏集說同　故使人勿惡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故作欲衞氏集說同　又設遣奠而行送之　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遺誤遺衞氏集說無行字　故子游既言生節哀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生下有者字衞氏集說同

吳侵陳節

陳大宰嚭使於師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嚭作䪼下同　盍嘗問焉閩監本同嘉靖本嘗作嘗衛氏集說同毛本作嘗石經作嘗岳本同注同

獲謂係虜之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係作繫　正言殺厲重人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正作止人下有也字　吳

侵至名乎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雖及胡耇獲則取之閩本作耇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此本耇誤者字閩毛本同　直拘囚人而已則

輕也惠棟挍宋本作則此本則字闕閩本同監毛本作故非　芚人民毆牛馬曰侵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毆作敺

顏丁善居喪節

既僊貌閩本同監毛本既作慨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　顏丁至而息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如所求物不得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如下有有字　亦彷徨求而不得之心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心作意　行而不及之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之下有貌字

子張問曰節

則民臣望其言久惠棟挍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亦作言閩監毛本言誤長

仲尼曰閩監毛本作尼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尼作𡰥案上尼父字不作𡰥此歧出　子張至三年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知悼子卒節

禮揚作騰宋監本岳本嘉靖本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騰作媵衛氏集說同下騰送也同段玉裁云說文倂送也倂即媵字騰非是　知悼至杜蕢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揚作騰者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騰作媵是也下揚騰義得兩通同餘俱不作騰　爲後鑒戒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後下有世字續通解同

與杜蕢此事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與作以　春秋云晉侯飲酒樂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秋下有傳字　服以旌禮禮以行事

閩監毛本如此
此本脫一禮字

大清嘉慶二十年重栞宋本依文選樓藏本校

禮記注疏卷九挍勘記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　三十四
作者＝阮九审定
页数＝158
SS号＝12374810
DX号＝
出版日期＝
出版社＝